

國聞週報

第十二卷 第三十期

民國二十四年八月五日出版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為總包立券之新聞紙）

（本報業於民國二十一年十月十三日呈請登記）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本報廣告價目表

面積＼地位	後封面	前後內封面	正文前後	普通
全頁	每期四十元	每期四十元	每期廿六元	每期二十元
半頁	每期廿一元	每期廿一元	每期十四元	每期十二元
四分之一	每期十一元	每期十一元	每期八元	每期七元
八分之一	每期六元	每期六元	每期五元	每期四元

（一）廣告概用白紙黑字印刷如用彩印每加一色照廣告費之全數加四分之一（此於限全頁一期）（二）廣告所用圖板由本報代製亦可惟製版費則須另算（三）廣告刊費須一次付足如訂立長期合同亦可分月交付（四）本報每逢星期日出版廣告底稿至遲須於星期三送到（五）廣告文字中西均可惟底稿須用楷書謄寫以免錯誤（六）凡在登載廣告期內贈閱本報一份

報費郵費表

每週一冊	每月四冊	一季十三冊	半年廿五冊	全年五十冊
一角五分	五角五分	一元五角	二元六角	五元

以上爲報費必須依照所訂期數將報費及左列郵費合併寄來始能照訂尚希注意

郵遞費	每週一冊	每月四冊	每季十三冊	半年廿五冊	全年五十冊
本埠	半分	二分	六分五釐	一角二分五	二角五分
國內及日本	一分	四分	一角三分	二角五分	五角
歐美南洋	一角五分	六角	一元九角五	三元七角五	七元五角
香港澳門	六分	二角四分	七角八	一元五角	三元
新疆	四分五釐	一角八分	五角八分五	一元一角二分五	二元二角五
掛號	九分	三角六分	一元一角七	二元二角五	四元五角
快郵	一角三分	五角二分	一元六角九	三元二角五	六元五角
航空	四角五分	一元八角	五元八角五	十一元二角五	廿二元五角

——讀者注意——

一、報費郵費，概須直寄本報總發行部，空函恕不答覆。

一、無論新訂與續訂，均須註明起期，或將原訂單附來，否則即自接信之最近一期起，如遇重複，概不負責，訂單開出，概不『退款』『改期』『換訂』『改購』。

一、如不照定價表寄款，則即按來款分收報費與郵費十期內每冊按一月價收二十期內按一季算四十五期內按半年價算，四十五期外按全年算。

一、如在本市改寄外埠照章每本須另補郵費半分，甲戶改乙戶須有甲戶之正式轉讓書，或原訂單。

一、在特價期間訂閱者，如在非特價期內續訂，仍須照原價，在特價期前續訂或新訂，不能再改爲特價。

一、寄款以天津通用者爲限，郵票九五折算，限省分用者不收，外國郵票不收。

編輯者　天津國聞週報社

印刷者　天津大公報社

總發行所　天津國聞週報社

住址天津法租界三十號路　電話三一三二八　三〇五五五　電報掛號五三九一

分發行所

上海　九江路三十一號大公報分館

南京　成賢街大公報分館

北平　宣內絨線胡同（六部街南口）電話南局四〇二〇號

湖北分館　漢口特三區金城里六號　電話四一一八三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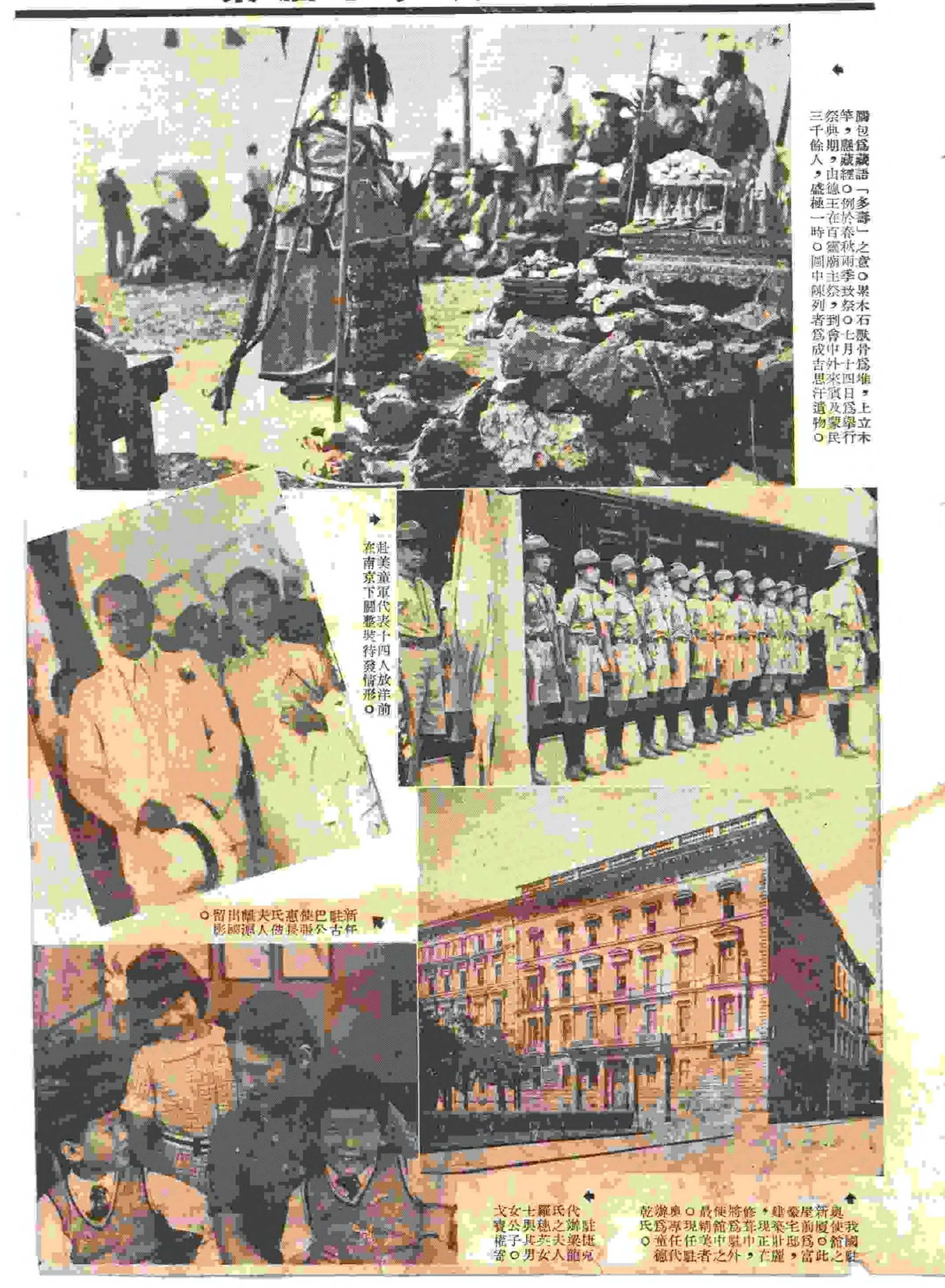
開封　南書店街大公報分館

武昌　大公報分館

太原　大公報分館

成都　大公報分館

南昌　大公報分館



腦包爲藏語「多壽」之意○累木石獸骨爲堆，上立木竿，懸藏經○例於春秋兩季致祭○七月十四日爲舉行祭典期，由德王在百靈廟主祭，到會中外來賓及蒙民三千餘人，盛極一時○圖中陳列者爲成吉思汗遺物○

赴美童軍代表十四人放洋前在南京下關整裝待發情形○

新任駐古巴公使張惠長氏偕夫人離滬出國留影○

我國駐奧使館之新廈○此屋前爲富豪宅邸，建築壯麗，現正在修葺中，將爲駐外使館中之最精美者○現任駐奧專任代辦爲董德乾氏○

駐捷克代辦梁龍氏之夫人羅秘英女士與其男女公子○文寶權寄


西班牙小姐
Alicia Navarro


捷克小姐
Trude Bohn


挪威小姐
Gerd Lowlie


突尼西亞小姐
Georgette Temmos


匈牙利小姐
Maria Nagy


英國小姐
Muriel Oxford


比利時小姐
Stephanie Boumans


法蘭西小姐
Gisèle Préville


荷蘭小姐
Stella Elte


萊茵小姐
Elizabeth Pitz


義大利小姐
V. Panzarasa


希臘小姐
Nicky Papadopoulo


丹麥小姐
E. Oerregaard


俄國小姐
Gorbatovsky


匈牙利小姐
Eva Feher

歐洲賽美會於七月六日在英國 Torquay 舉行，由法人 M. Maurice de Waleffe 任評判長。西班牙小姐當選為本年歐洲女王。按各國參加競選者於六月三十九日抵英，在巴黎曾受熱烈歡迎。英國小姐特往波黎市，迎諸美過英云。

一周簡評

六中全會有期

任到何時，外患不比內憂可怕。因爲應付國難的總前提，是要自己無紛糾有力量。所以政治之穩定與有能是目前緊急的需要。

自從汪先生病後，中央政局，實際上陷於沈悶。雖然代理有人，諸事不免停頓。蔣先生依然遠在四川。

本星期四，中常會決定九月二十日召集六中全會，此爲政局開朗之第一個表示，一切重大問題屆時當有所解決。

現在不作預言式的任何推測，但可以這樣說：此次中全會勢須負責解決若干問題。對日之整個態度，與今年十一月應行召集之黨全代大會的籌備，因而關聯到國民代表大會的問題，六中全會，都負有解決的責任。至於院部長等等是否有局部改組，還是次要之事。蔣先生迄現在尙無回京消息，但逆料一切大計，趕中全會開會之前，大概要有所內定。

中日問題

中日問題，這一星期在表面上比較沈靜。

但並不是日本停止工作，目前大勢可分兩層說：（一）關於北方：日本軍人似乎分爲軍事的經濟的兩方面看。所謂軍事的，其主要對象，號稱防俄，好像從對外蒙入手，因而對內蒙甚注意。現在沒有甚麼大規模的問題，但彼所認爲初步需要的事，在各方面却着手中。所謂經濟的，則目前主要指河北，但近時所傳，都是些擬議，甚者或只是日本報紙的揣摩。眞相是一切總在初步研究，尙說不到設計與提案。誰辦？辦甚麼？資本何出？向中國怎樣交涉？現在都無眉目。此外有一單獨進行中之問題，是關於航空的交涉，其內容還不明。（二）關於全局則日方計畫似注重勸誘中國政府締一政治的協約，是則其內容勢必要牽連到「滿洲國」的問題。這種交涉，現在可說是尙未開始，但一年月內，大概要開始。

我們政府怎麼樣呢？就本星期說，關於北方的一些問題，大概並無新的布置，對於各地方當局者，也無所指示。至關於全局者，現時蔣大使還在四川，而何部長日前曾到上海，研究當然未停，決定却不知道。惟可以想像者，政府當局對於凡不損害領土主權，不妨礙中國立國基礎太甚的日本任何提議，都願意談，若超過此界限的，恐怕任何壓力也無用。

我想一個月之後，大概可以看出時局的眉目；如本星期的沈悶，恐怕還要繼續一些時。

剿匪問題

本週剿匪形勢，有兩個要點，其一：是四川朱毛徐之大股，從茂縣從懋功，往西往北退，四川剿匪已占確定的勝利，不過匪之企圖，尙不盡明，看大勢像要走青海，但甘青邊界，都尙未發見，現在推斷，其大股還在黑河上游與金川流域之窮山荒野，假若志在青海也是極端艱困的行軍。總之該方面之軍事問題，在實質上已不算重要。其二：最近大家的視線，趨重陝西之剿匪，本週西安特開軍事會議，張漢卿先

生主持其事，現在會議已完。閻百川先生接着兩次在太原紀念週，講陝北亂事的嚴重，並發表他的根本防共在於解決土地問題之主張。

陝北的嚴重，是春天以來之事，本週並無新的惡化。現在赴援的晉軍，正在開拔，豫料晉軍以外大概還要加兵。至於徐東海一股不多日前竄到西安數十里外，經追擊後，又退入南山，那方面軍隊之多，遠過陝北，不知何以徐東海猖獗如是。

各方面的肅清，都是棘手的，大勢所趨，軍事重心，由西南漸移於西北，西安成都新闢航空線，這是西北西南打成一片之象徵。

水災重大

今夏水災的重大，據調查報告實際上更超過民國二十年。

本週江水日退，防水工作，告一段落，但救災的需要，更刻刻加增。專就湖北說，急需賑款，至少五百萬，現在所得的，不及十分之一。南京開會，可以分配救災之款，總共只有二百萬元，社會募賑，成績極有限，本週各地略有籌畫，但聲勢異常之微。

黃水一時略落，但又漲高，大概冀豫潰決可免，而蘇北魯南的已成之災，在本週末不惟無確切救濟方法，反因蘇北築堤堵水，使蘇魯地方人民生了爭執。

此次水災所業已加諸各地人命財產上的打擊，固然慘重無倫，而救濟幸存的災民，以及恢復災區，更需要偉大的巨款。全國各界總應掙扎救援，豈能袖手坐看嗎？（一記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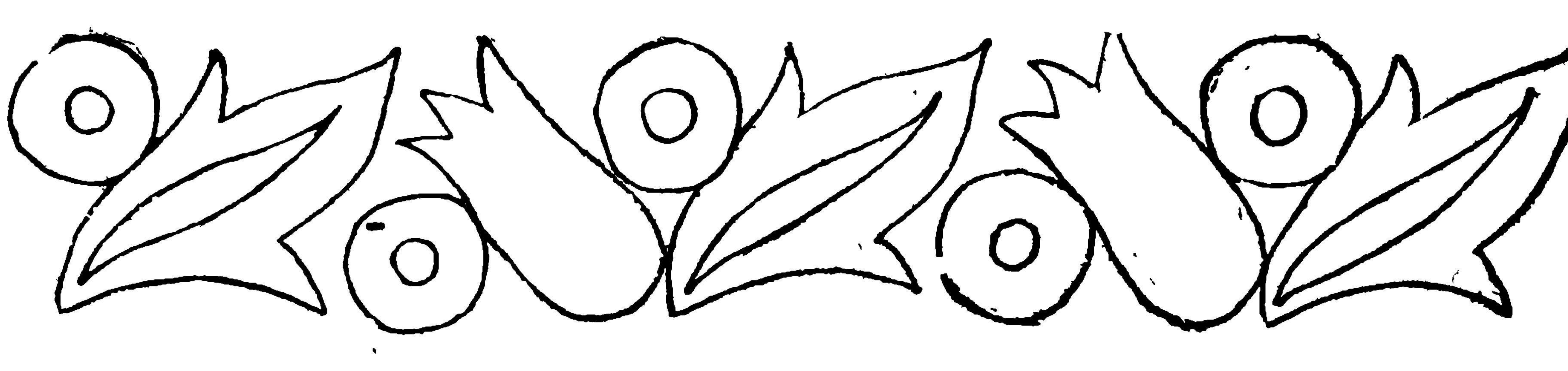
國聯討論義亞糾紛

國聯行政院會於三十一日起開會，討論義亞糾紛，在本期付印時，結果尙未明瞭。大致的趨向，英法代表頗欲將此問題，在國聯會以外，進行調解，藉以避免國聯遭遇危機。但是所提辦法，能否得各關係方面的同意，是很難說的。在國聯開會的前夕，義國聲勢洶洶，一方固屬示威，但在東非屯集大兵，曠日持久，終非了局，那末戰事到底是恐難倖免的了。

我們要知道，現在國聯開會所決定的是國聯本身的存亡問題，不是亞比西尼亞的存亡問題。亞國的命運握在他的自己手裏。照歐洲政治家的眼光，果能保全國聯，犧牲個把非洲的半開化國家有何干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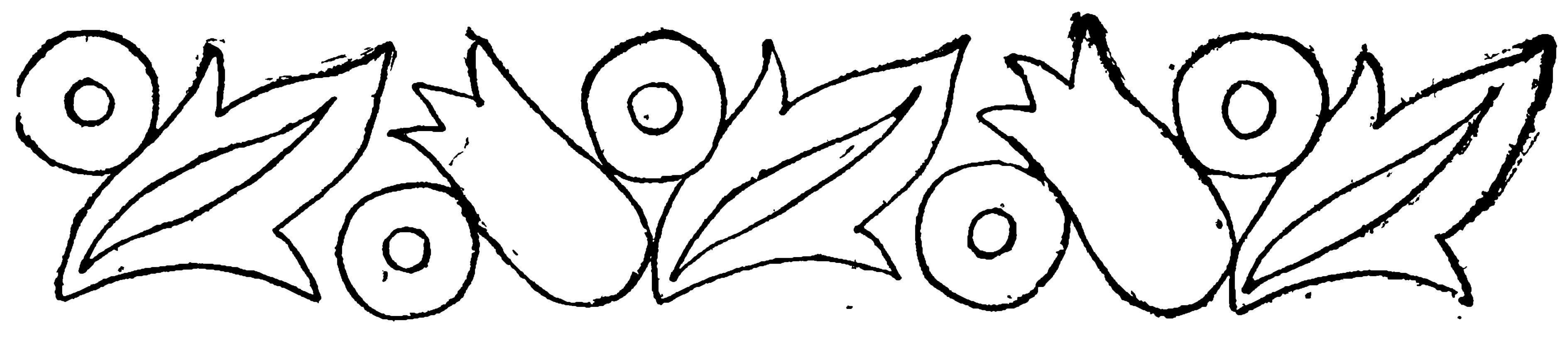
海軍競築

本週英海軍一萬五千萬鎊的龐大造艦案發表，同時美海長宣布將興修太平洋各島的軍備，擴軍聲浪囂然盈耳。我們現在要明瞭的，就是列强的擴軍聲浪，是爲達到某種目的的方法，抑係以此爲最後的目的？如以紙上的程序，而能達到縮軍的目的，那末結果當可與華盛頓會議媲美。否則歐戰前英德海權競爭的結局，就是最近的一個顯明榜樣了。何去何從，其中關係的微妙，實在間不容髮！（素）



國聞週報

第十二卷第三十期目錄
民國二十四年八月五日出版



西化問題的尾聲

佛泉

關于怎樣接受西洋文化的問題，幾月來全國報紙雜誌沒有不參加討論的。結果，我們可以說，是中國文化本位說受了很大的創傷，而同情澈底西化的佔了優勢。死老虎是用不着再打了。我們現在祇對全盤西化問題的含混意念，再稍加分析，藉以對我所主張的從根本處西化的觀點更做一番說明。所以這便算討論西化問題的尾聲了。

本來「全盤」兩字也不是沒有人偶然用過。不過堅持這兩個字，而給這兩字以確定的意義的，自然要歸功於陳序經教授。我對陳先生的觀點在大體上是很同情的。不過我的主張與陳先生的微有區別。這我在拙著「西化問題之批判」（載本周報十二卷十二期）一文內已有解說。我是主張從根本處西化的。我以為西洋文化背後有一種精神，有了這種精神做泉源，於是五光十色的西方文明的表象才發長出來，才放射出來。牠這種精神，吾無確當名詞以名之，姑名之為希臘的精神，或統稱之為西方的頭腦。我以為我們學西洋人，應當向這一方面着眼，應當努力達到這一點。另外有許多人主張，「澈底」西化，或「儘量」西化。還有人主張西化不如稱為「世界化」，或「現代化」。

主張「全盤」西化的陳序經先生卻是非常之認眞。凡他認為稍與他不同的，他全不肯馬馬虎虎收為同志。胡適之先生和我都明白表示非常贊助他的主張，但他總以為我們還不够澈底。陳先生的這種實事求是，不肯調和的態度，本是人人應該有的。不過我以為這要看所討論的對象是甚麼。所討論的對象有的容我們取確鑿的態度，有的非要我們取確鑿的態度不可，但也有的不容我們過于認眞，必欲認眞，反有流弊可生。我想凡屬於各種社會科學，或人稱為假科學的（Pseudo-sciences），大概都不能完全藉着確鑿的數學語言來解釋。即在自然科學的本範圍內，有的如動物學，植物學，醫學，或心理學等科目，也求不到最高度的確鑿。這是因為有許多的題材，愈想向牠求確鑿，反得不到確鑿，如必欲表以確鑿的名詞，反易因之曲解了不確鑿的事實。所以在這時所應取的確鑿態度是：不能求確鑿的便老實不冒充確鑿。比

如舊的物理學因爲信機械論過甚，所以對測量的確鑿向不發生問題。晚近因爲測算的方法進步，知道欲對某一些事理求絕對確鑿爲不可能，於是才用概然律(Law of Probability)來代替。這在物理學上是很大的一種進步。關於許多人事問題，老實說，是不能勉强求高度確鑿性的。晚近社會科學常利用統計。用數學計算時，固須從定法；得到的結數，也是確定不爽。不過我們不能因之忘記最初供爲計算的原料却並不確鑿。往往有人過信這種由不確定的原料中得到的確定數目。這也是一種病症。

譬如關於文化問題，我想大概就不是用數學語言可以表示的。何謂文化？牠的定義恐不容易下。何謂西洋文化？定義恐更難捉摸。若祗抽象地解釋這個名詞，則必與不解釋相差無幾。如縷述內包的細目，則我們可以見到這些細目不但是複雜交織的，並且是變化倏忽的。你手到處，牠已經改了頭面。牠永是從你這裏逃開的。胡適之先生前曾指出中國思想界的通病在濫用空洞的名詞。他的話非常之確當。有許多名詞空大得幾乎不再有任何意義。如仁，義，忠，恕，一類的名詞，含義究如何，便不易回答。但是人類的思想是離不開這一類的名詞的。語言文字也是全仗着這種名詞。譬如我們用一個「筆」字，這「筆」字就是類名。祇有你指定我手裏所持的「筆」，那才是指到一件比較特殊的什物。但是如果你起始去描寫牠，你用任何字，任何字便都是有共性的，「這」，「紅」，「硬」等字都是如此。了解這一點是很重要的。因爲我們如曉得這一點，便可以避免胡適之先生所指出的思想上的通病。抽象的名詞是總要用的，但不能將抽象的名詞當做具體的事物。陳序經教授談西化問題，因爲他太想求確鑿，似乎就犯了以名詞來代替實物的弊病。他似乎將文化看成了石頭，說道，我們非由這塊豬的石頭，搖身一變成爲那塊堅而白的石頭不可。忘記了文化一名詞不是這樣具體的。如兄弟常用西方頭腦，和東方頭腦等名詞，便不敢將牠看成兩個有鼻有眼的活怪物。我不是說這樣的名詞是無物可代表，但牠到底代表甚麽，我却不能用手一一指出來。因爲這類的名詞總是抽象的。我祗能說我們欲想適應西化，就大體上講，應該向那一方面努力。因爲關于文化的這一類名詞，如愈將牠看得具體，外表似乎愈確鑿，但實際上却愈是曲解了不能確鑿的對象。

我們拋開「文化」，再論「全盤」。

論到「全盤」，我們可以見到上面所提出的困難更多。第一我們先要問「全盤」西化可以當做目的嗎？試問達到怎樣程度才算「全盤」？胡適之先生說「嚴格說來，全盤含有

百分之一百的意義，而百分之九十九還算不得全盤」。陳序經先生雖一面「只想指出在所謂百分之九十九或九十五的情形之下，還可以叫做「全盤」，」但至終他「相信百分之一百的全盤西化，不但有可能性，而且是一個較爲完善較少危險文化的出路。」（見他的「全盤西化的辯護」，載獨立評論第一六〇號）胡先生是來反問，陳先生卻拿百分數問題眞當煞有介事。我以爲陳先生用這百分之百或百分之九十五的譬喻，應該好好先鄭重聲明那是個「譬喻」，並祇是個「譬喻」而已。嚴格說來，我不知道，西化的程度問題，怎樣能用數目字來表示。怎樣能像讀寒暑表似地決定西化程度已到百分之百，或已到百分之九十五？請問確鑿的客觀標準在那裏？所以如用「全盤」兩字，非要注重牠的數學的確鑿性不可時，那便也祇變成了一種比喻。若所用的是譬喻，而竟忘其爲譬喻，則不啻指海市蜃樓爲實現矣。但「全盤」如不含有百分之百的數學意義，則依陳先生的觀點看來，便不如不用這兩字爲是。此外我們再用不着提出文化惰性，自然折衷等問題來，如提出這些問題則更將使「全盤」論遇到窒碍。總之，若以爲一個文化吸收另一文化，到後來可以變得如同兩塊方石一樣，除了空間不同外，處處都相似，恐是不可能的。

其次，我們要問「全盤」能否當做接受西洋文化的出發點。我想在這裏如果堅持「全盤」兩字也是不可能的。在一個社會起始接受另一文化的時候，總是一樣一樣，或幾樣幾樣地接收，而決不會spontaneously 與 simultaneously 整個都機械地接收過來。這祇有藉着奇蹟方能達到。這個問題與文化是整個的還是可分的問題是有聯帶關係的。主張全盤西化的，當然同時主張文化不可割離。文化在許多方面有有機性，這沒有問題。比如穿和服駕飛機，我想總不大方便。再如組織現代有效率的公司，而同時相信我們老牌的「有飯大家吃」主義，我想這買賣也定做不長。不過若把這有機性看得太機械化的時候，或竟將牠看成一個活的有機體（由organic 的變而爲organismic 的）時，那麽流弊就要來了。陳先生主張「全盤」西化，當然要反對調和，還要反對選擇；不但如此，甚至要反對實際的，已有的，正在進行中的調和與選擇。我所以說他的態度太過，就是因爲他否認事實。我所以說「全盤」不能當做出發點，就是因爲「全盤」沒有實際被人採用爲西化的方法的可能。

然則「全盤」西化既不足以當做出發點，又是不能完全達到的目標，君何以很同情這種主張呢？對於這個問題，我祇能這樣答：「全盤」的主張，代表一種態度，一種要求，一種情調。這種理論是對調和中西論的有力反應，所以在大體上，是值得人同情的。若主張這種論調的，必欲對這種不容十分確鑿的文化問題求確鑿，必欲對不容數學語言來解釋的對象做這種解釋，那我祇有提醒他所用的方法，是不能用在這裏的！我不是要人馬虎，但我要人認清自己所討論的對象是怎樣的。假充確鑿，强求確鑿，正是不確鑿，正是研究

社會科學的所極應避免的。

我所主張的從根本處西化便沒有上述的缺欠。我在這裏祇指明我們應該努力的方向。我以為學得希臘的精神比學西人任何技藝都重要。在這一方面，我以為應儘力學得像西人。在這一單位上，我們不能先求妥協，我們應澈底西化。在這種基本問題之外，有許多皮相問題，我們便可以不再管牠。

我這樣主張對接受西洋文化時應選到入手的基本要點，是因為我見到在既往西化過程中，本也有選擇的。不過這種選擇是無意識的，是未經過研究，未經過批判的。我們今後應避免這種無目的的西化，而要設法找到一條可以貫通的康莊大道。陳序經先生不主張選擇，則他祇有兩種對策，一是要樣樣，人人，處處，都整個一齊西化起來——這已如上面所指出為不可能的路；一是祇有聽現在盲目的西化程序向前自然演進，如故意推動某一項，或阻止某一項，便亦等于有了選擇——容現狀自然演進，我想也不該是陳先生所喜歡的。陳先生所以屢次反對我們主張在接受西洋文化時有所取捨，便因為取捨不是一件容易事，長短有時不易判斷，且各人有各的標準，難求到客觀的同意。不過陳先生也未免太看輕了理智的研究與分析，太看輕了社會科學有發現前因後果的可能。並且我這樣主張從根本處入手，雖然是一種抉別，但與旁人主張取長補短的調和論也正未可同日語。第一，我承認在主要的文化單位上，我們沒有什麼長處可以補西洋的短處；我們的短處也許一時不易為人家的長處戰勝，這是因為避不開的惰性，這有時是無可奈何的，而非我們故意希望牠們這樣調和，或進而希望甚麼新的創造，凌駕乎西人之上。第二，我這種選擇論，是指明了一條西化的途徑，指清應從那裏入手，解決的是西化過程中時間上先後的問題，這與調和中西長短說也是不相干的。第三，我所主張的，已如我前文所詳述，是橫的並存論，而不是各單位的縱的妥協論；譬如就思索方法單位來講，我們學了西人的縝密的邏輯，却在裝束單位方面，仍然可以不燙頭髮；這種說法也與體用的調和論或創造論有區別的。

至於關於我的從根本處西化的主張的詳細論證，則祇有在我三四年來論文化和論教育的論文中去找。這裏不許我重複過多。有一位盧觀偉先生他對我的主張有一段綜述（見「趨於全盤西化的共同信仰」一文，載全盤西化言論續集），讀者也可以參考。

我們這樣批評陳序經教授的全盤西化論，却不要忘了他這次堅決主張全盤西化的功績。若不是他取這樣極端的態度，在廣州在北方都不會引起這樣熱鬧的爭論；也不會把由讀經出發，而文化統制，而文化建設的運動，被大家一盆涼水潑上去，澆得再也抬不起頭來；也不會這樣確定了我們澈底西化，永不再猶豫的態度！矯枉往往過正，但牠的影響不能抹煞。

（七月三十一日）

華僑移殖南洋時代考

廖綱魯

英人常自豪曰：「日光到處，皆有英人，」實則我中華民族足跡，早已先英人而遍五洲，海水到處，殆無不有華人，其生息於國外者，數逾千萬。矧彼等之赴海外，並非政府鼓勵，乃自動的以冒百死，涉重洋，一反安土重遷之習，而造成今日偉大之勢力，此吾族未始不足以此自豪也。英人（Swetterham）曾曰，「南洋之有今日，乃華僑之所賜」良非過譽。

中國與南洋的交通，中西學者，都遠溯在周秦以上。菲律濱大學歷史敎授克來云：「西歷紀元前，當中國周秦時，菲人已與中國人來往，菲政府，且屢致貢於中國，中國以天朝自居，亦償以爵位及珍物，此政治上之關係也。中國商人，常至菲島貿易，綢米等物，歷三月至五月而返，此商業上之關係也。」克氏又舉証明多端：「一曰血統有關，二曰風俗禮節相髣髴，三曰農具相同，四曰宗敎儀式，亦與中國相同，可見菲律濱與中國早已有關係云。」任壽華南洋通志謂：「南洋志略序文注中，言鯀妻生士敬，士敬生子昌炎融，驩頭人面，鳥喙有翼，食海中魚，杖翼而行，國於南海。爪亞（爪哇）演劇，古事皆人面而鳥喙，兩手長及地，杖而行，亦略能飛。華史古帝王蛇身牛首，人類之始，不謂無因，又證以爪人黑髮黃面，帷裳蓬戶，席地手食，刈禾截重諸俗，皆中華三代之制。爲鯀之後，亦信史也。」考古家溫斯登博士於一九三三年七月，在南洋檳城講演吉打（kedak）及威爾斯萊省（Province Wellesley）之古史，謂據彼發現之結果，當耶穌紀元前四千年暹羅人之祖宗，係住在上海與廣州間，而馬來人之祖宗，則居於中國南部，巴布亞人種則繁殖於華南各省，及印度支那之北部，彼時純正的中國人，係在黃河流域出沒，中國子孫，日就繁殖把近鄰的暹羅，馬來，巴布亞各種人都漸漸的驅迫南下，因此暹羅人爲自身地位計，更迫馬來人南下，而馬來人又迫巴布亞人南下云。（詳見華僑半月刊第二十九期） 據馬來人歷史學家蘇里亞特拉氏說，馬來人是華人的後裔，當二千五百年以前的時候，東印度羣島上的人民很少，只有生番住着，後來華人由安南航海來爪哇島，

聚居於海濱一帶，生番因智力不及華人，便徙入深山中，生活一天比一天困難，人口一天比一天減少，而華人南渡的也日多，且皆爲男子，後與生番女子結婚，產生的混血兒就是現今的棕色人種。又據猶太敎士，馬來人是馬援的兵士，娶了安南女子生出來的後裔，荷蘭歷史家某亦同有此說，（南洋研究第二卷第五號） 又拉伯克里支那太古文明西原論謂：「當周威烈王時，東西貿易，操於印人之手，印人大都由馬六甲海峽經蘇門答臘及爪哇之南以來中國」（見羽溪了諦西域之佛敎轉引）以上諸說不類於神話，即多屬臆說，而無確切之證據，未可據爲典要。

× × × × ×

不過，我們可以相信而有徵的，在西漢武帝時，南洋諸國，的確已與中國交通了。漢書地理志，「自日南，障塞，徐聞，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國。又船行可四月，有邑盧沒國。又船行可二十餘日，有諶離國。步行可十餘日，有夫甘都盧國，自夫甘都盧國，船行可二月餘，有黃支國，民族略與珠厓相類。其州廣大，戶口多，多異物，自武帝以來皆獻見。有譯長屬黃門，與應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離，奇石異物，齎黃金雜繒而往。所至國，皆稟食爲耦，蠻夷賈船轉送致之，亦利交易。剽殺之，又苦逢風波溺死，不者數年來還。……平帝元始中（西元一至五年）王莽輔政，欲耀武德，厚遺黃支王，令遣使獻生犀牛，自黃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八月（按南雍本閩本，皆作二月）黃支之南，有已程不國，漢之譯使，自此還矣」。這是我國典籍記載南洋最古不過的史實。

按都元國在今法屬安南，土名曾安鋪，安南舊名沱瀼，地圖西文作 Touran ，古代殘城，尚有遺跡存在。新唐書南蠻傳眞臘條，下之乾沱洹，亦即此地也。邑盧沒國在今法屬東埔塞西岸，由 Kamput 地角起至東埔寨角止。夫甘都盧國在今暹羅屬克拉地峽。諶離國在今何地，雖不可考，然以「步行可十餘日有夫甘都盧國」一語證之，則可斷定在馬來半島的東岸無疑，以音擬之，或即今帳蓬 Champon 。黃支國在南印境內 Conjeveram 附近。皮宗大抵在馬六甲海峽內，或馬來半島西岸沿岸。（詳見溫雄飛南洋華僑通史）

從上面看來，漢時南洋一帶，漢朝的譯使，都曾到過諸國在武帝以後，皆來獻見，我國人士，也常常前往貿易，而且所至備受優禮。迨後因書缺有間，遂致南洋的狀況不可詳致。三國時，孫權遣宣化從事朱應，中郎康泰，通海南諸國，所經有百數十國，因立傳記，（見梁書諸夷傳）所著有吳時外國傳，扶南傳，惜乎這些珍品，久已佚亡，無從稽考，今

向達雖有輯本，御覽雖可略見，然要不過東鱗西爪而已。所以我們對於南洋當時的情況，及華僑移殖的史跡，終不免有一知半解之憾！

× × × × ×

晉代有僧法顯於東晉興隆三年，（西曆三九九年）往印度，至義熙十二年，（西曆四一六年）始歸，其歸途由印度附商舶到師子國，（今錫蘭島）留二年，復乘舶返廣州，遇風漂泊九十日至一國名耶婆提（今蘇門答臘島）其國外道婆羅門興盛，佛法不足名。停五月，又附別的商舶，才抵長廣郡牢山登陸。（詳見法顯佛國記）由這一段記載，我們可以看出：第一，當五世紀初年（義熙十二年為西元四一六年）南洋商業，漸趨興盛，並且有能儲多人糧食水漿，經八十餘日而不竭的大船，為交通上之利器，第二，我國與南洋貿易，逐漸密切，商人於南洋地理，亦甚熟悉，第三，晉代我國與南洋貿易，多以廣州為市場，第四，當晉代時，南洋諸邦，尚多信奉婆羅門教，第五，中印僧徒往來，恒經南洋。

師子國據丁謙考證，即今錫蘭島。耶婆提據Beal: Buddhist Records of the Wernworld 即是爪哇，古名Jara Dripa法顯於義熙十年過此，是為我國人士身到爪哇最初見於記載的。（丁謙漢書地理考證）實則中印交通，蘇門答臘，爪哇皆為必經之道，在春秋戰國時即已熟用，據拉克伯里Terrien de Lacnperie: Western Origin of the Chinese Civilization P. 386 說：「在西歷紀元前四二五——三七五年間，周威烈王時，由古代巴倫人所佔之愛瑟洛（Evythroed）以達中國東海岸之海上貿易，既完全操於印度航海者之手。印度人大都由馬六甲海峽經蘇門答臘及爪哇之南，以來中國海岸，而輸入印度印洋與波 斯灣之真珠等物 。」（自羽溪了諦西域之佛教轉引）此說頗可與漢書地理志互相印証。並可見我國人士之到爪哇，早遠在法顯以前了。

× × × × ×

劉宋時，南洋慕化，阿羅單國，闍婆婆達國，干陀利國，先後於元嘉（西元四二四——四五三）孝建（西元四五四——四五六）年間，奉表入貢。阿羅單國治闍婆州（見宋書）與闍婆婆達國，同在今爪哇地。干陀利即後世所稱三佛齊（見明史）在今蘇門答臘東南境（宋元諸書所稱三佛齊，即室利佛逝之音轉，唐時有新舊室利戶逝之分，舊室利佛逝即浡林邦（Palimbang）「新室利佛逝即詹卑，詳藤田豐八島夷志略校註）是則劉宋勢力，幾乎遍被南洋全境了。（詳見宋書蠻夷傳）此後屢遣使來貢獻，二十六年（西元四四九年）太祖遣使策命之曰：「惟汝慕義欵化，效誠荒遐，恩之所洽，殊遠

必覲，用敦典章，顯玆策授，爾其輕奉凝命，永固厥職，可不愼歟！」這又是中國帝王策命南洋諸國的開始，也是我國殖民史上光榮之頁的新紀元。

元嘉十二年（西元四三五年）闍婆婆達國王師黎婆達陀阿羅跋摩，又遣使奉表（表文見宋書蠻夷傳）據文獻通考，宋孝武帝時，在南海洲上的干陀利國，其王釋婆羅郡鄰陀也遣長使竺留施献金銀寶器。（與梁書諸夷傳略同）到了梁代，馬來半島上的頓遜國，丹丹國及蘇門答臘諸國，也都來入貢。婆羅洲在這時也開始通中國了。而馬來半島上的柔佛部，更爲當時貿易的中心。到隋朝大業十二年（西元六一六年）婆羅洲上的婆利國王姓利利邪那名護濫拉婆的，亦遣使朝貢，（見隋書蠻夷傳）馬來半島東北岸有赤土國，（據丁謙考證在巴大年吉蘭丹，丁家奴等部地）爲前籍所未見的，自是也來通中國。這不能不算是隋代一大事業。大業三年主事常駿王君政等請使赤土。（隋書四夷傳）帝大悅，遣齎物五千段，以賜赤土王，至則備受優禮。追還，又上表文，帝益悅。（詳通考隋書略同）

以上所述，爲隋代以前我國與南洋交通的關係並可窺見日臻繁盛與密切，不過我國史乘大都注意朝貢，而忽略於我國人士在南洋的貿易，移住，等事。即是法顯的佛國記，也只重在求法的經過，而於華僑在南洋的事跡，也沒有詳細的記載，然而細考我國古籍，則我國僑民移殖南洋的事蹟，也有許多蛛絲馬跡可尋的地方。如漢書地理志所載：「剽殺人，又苦風波溺死，不者數年來還。……」是則我國人士前往南洋的，即或幸免於風波盜賊的危險，也往往要數年才能夠歸來呢。我們於此可以想見在這數年歲月當中，不一定就完全是消磨在風波往返中，一定更還有居留的事實。并且文獻通考卷三三二闍婆條下有云：「中國賈人至者待以賓館，飲食豐潔」。據丁謙考證闍婆洲在今爪哇地。爪哇既有中國賓館，則距中國較近的蘇門答臘，馬來半島等地，想來一定有中國賓館的。至於中國對南洋貿易，也有一特點，即是往往藉朝貢而行（詳見武堉幹中國國際貿易史）大抵南洋羣島諸國，始而震於中國的國威才來朝貢的，既而見對華貿易頗能獲利，所以竟又有冒朝貢之名而行貿易之實的。（詳溫雄飛南洋華僑通史十二頁）彼能來，我亦能往；而且在這時航海的技術也愈進步，船舶的數目，也愈增多，因爲這個原故，我國南下的人士，當然爲數不少了。并且憑着國威，所到諸國，備受優禮，因而樂不思蜀者，難免不有其人，而殖民的事實，當亦隨之發生。所以我們在史籍上，雖然只見着朝貢的記載，但於僑民移殖的事實，我們就可從旁推想了。

× × × × ×

照上面的情形看來，我們在前面已經說過，如果要明確的斷定華僑一定是在某一個時期移殖於南洋的，那是「談何容易」的事！如果我們定要勉強的斷定，那就只有斷自唐代才比較確當。而且也可以說在唐代以前，大抵海外貿易的華人，多屬行商走販的性質，有利則留，無利則徙，實則還沒有成爲具有長久居住性的華僑。到了唐代，一方面，因商賈往來，日益頻繁，航路較往昔更爲熟悉；同時更知道南洋是財利之淵藪，衆可以爲樂土，一方面，又因爲黃巢作亂，交州廣州，特別茶毒得厲害，於是交廣兩州避難的人士，便大量的南遷，而華僑移殖南洋的史實，才正式的見諸記載，最顯著的是晉僧法顯，及唐僧義淨，無行等四十三人，由海道經南洋往印度，(詳見南海寄歸傳，高僧傳諸書)這可見海上交通的便利與繁盛了，同時更可證明在這時華僑遷赴南洋的已經接踵不絕了，不然海上東西往來的船舶，當無爲此四十餘僧專設的道理。顏斯踪所著南洋蠡測一書，謂新忌利坡(即新加坡)有唐人墓，東西洋考謂爪哇國人分三種，即唐人，土人，西番賈胡。這可爲唐代人士移殖南洋的一證。五代時阿拉伯人馬素提 Masudi 所著黃金牧地Les Prairiesd or 一書，謂：「渠於九四三年(石晉天福八年)在蘇門答臘，見其地有華人甚多，從事耕牧，而尤以巴琳旁(Palembang 即三佛齊，現今巨港)區域爲多，蓋避其國中黃巢之亂而至者」。這可爲唐代人士移殖南洋的又一證。又「唐」「番」原爲對待語，唐人已成爲習慣，我華僑在南洋的，自稱曰唐人，稱中國曰唐山稱中國語曰唐語，舉凡中國的一切，莫不冠以一「唐」字，即彼邦人士稱之，亦莫不皆然，稱彼邦人則曰番人，這種口語，純粹是受了唐代慣用的遺傳，直到現在，南洋各地，甚至歐美，凡有華僑足跡的地方，都有唐人街，唐人等之稱謂，這不是唐代人士移殖南洋的又一個很有力的證明嗎？苟非然者，何以又不溯而上之，稱曰晉人漢人……或退而下之，稱曰宋人元人明人……呢？

末了，總括一句，我以爲：「謂唐代爲我華僑移殖南洋開始顯著的時期則可；謂我華僑移殖南洋開始於唐代則不當」。——雖則有許多致據與明証。

於僑委會

雷琴

汝泉

明徐樹丕識小錄引項安世家說云：伏羲作琴，長三尺六寸六分，象三百六十日也；廣六寸，象六合也；前廣後狹，象尊卑也；上圓下方，法天地也。五絃宮也，大絃君也，小絃臣也。文王加二絃，合君臣之思也。又揚雄琴清英曰：舜彈五絃而天下化；堯加二絃，以合君臣之思。以是知琴之制度，在樂器中意義爲最深，而其製工則以雷斷者爲優。

江庸趨庭隨筆引張端義貴耳集歐陽永叔論琴帖云：爲夷陵令時得琴一張於河南劉几，蓋常琴。後作舍人，又得一琴乃張粵琴也。後作學士，又得一琴，則雷琴也。意謂官愈高，而所得之琴愈佳也。雷琴者，雷威所斷，頗爲世所寶重。宋姚寬西溪叢語云：趙彥安獲一琴，斷文奇古，真蛇蚹也。聲韻雄遠。中題云「霧中山」三字，人莫曉也。後得蜀郡草堂閒話，中載云：雷氏斷琴，多在峨眉，無爲，霧中三山，方知爲雷琴矣。

雷氏乃唐時斷琴專家，曾自題所斷一琴云：「唐大歷三年仲夏十二日西蜀雷威於雜花亭合」。由此可略知雷氏身世。雷琴除自題字以識斷製時地外，中有名家題贊者亦頗多，或狀其聲，或稱其技術之絕，各有古趣。西溪叢語所記甚夥。狀其聲者，洛中董氏雷琴中題云：「山虛水深，萬籟蕭蕭；古無人蹤，惟石嶕嶢」贊其神韻奇詭，瀰漫空際，雖師曠之聰，亦有「此何聲也胡爲乎來哉」之感？此琴外漆下又隱有朱書云：「洛水多清泚，嵩高有白雲。聖朝容隱逸，時得詠南薰」。詩見宋之問集。又姚伯聲云：昔至澠邑，獲一古琴，中題云：「合雅大樂，成文正音；徽絃一泛，山水俱深」較之前所題者，微嫌其泛。此琴亦雷威斷，歐陽詢書，陝郊處士魏野家藏，後歸澠人溫氏。魏野亦有詩云：「棋退難饒客，琴生却問兒，聲又過忘味」聲過「忘味」，則超第一矣。

稱其技者，則滕達道所蓄雷威琴中題云：「石山孫枝，樣剪伏羲。將扶大隱永契神機」。徐浩書字，頗類石經。又李巽伯云：先公得雷威琴，錢氏物也。中題云：「嶧陽孫枝，匠成雅器；一聽秋堂，三月忘味」故號「忘味」云。爲當代第一。此詩則兼贊其聲者也。

斷琴雖重技術，亦貴識材。焦尾無論矣。如攜李僧智和蓄一琴，上題云：「南溟夷島產木，有堅如石，文橫銀屑者，夷名曰伽陀羅。余愛其堅，又貴其異，遂用作此。」臨岳製。五行，行七字。下橫四字，李陽冰書。相傳蔡叔羽以五萬錢得之，雖所傳非實，其價值之大，亦由此可見。

琴在中國古樂器中最稱高雅。古之專於製琴者，亦代有其人。降至今日，雖兼有雅愛斯道者，而以古琴爲尙，製琴者幾如廣陵散，難於普遍推廣，致一般人無力研習，而爲「大正琴」即大正發相之「中山琴」所代替。大正琴不特爲經濟侵略工具之一，且具有文化侵略性。國人不察，乃利其價賤而爭購之，良可慨也。

未來主義論

孫席珍

一　未來主義的特徵

二十世紀歐洲文壇上第一件大事情，是未來主義（Futurisme）的產生。當牠以反藝術至上主義的形式轟然出現的時候，正像一顆炸彈爆裂了一般，頓時散播着各色各樣的火花，幾乎把世人的視線都淆亂了。

這運動於一九〇八年發生於意大利的米蘭（Milan）。便在那年，馬里內諦（Filippo Tommaso Marinetti）的一部爲了反對唯美主義而作的小說「未來主義者馬法加」（La futuriste Marphaka）被禁止發賣，米蘭當局且以妨碍公安罪將作者拘捕。當時這莫須有的文字獄很引起了社會上的廣大的不平。審判的那天，羣衆自發地舉行了示威運動，爲馬里內諦表示抗議；老批評家加善亞那（Lugui Capuana）也爲了主持公道而竭力替他辯護。結果馬里內諦終於被判得釋了。當他被他的朋友們簇擁着步出法庭的時候，羣衆高呼「未來主義萬歲」的口號。這是未來主義的第一砲。次年二月二十日，馬里內諦和他的朋友們便以未來派自居，聯名在巴黎「非加羅」報（Figaro）上發表了宣言，於是這炫奇古怪的未來主義便在文壇上佔據了一角，而且即刻用了橫厲無前的氣槪向各方面開始衝擊了。

從表面上說，未來主義是爲了反對「美」和「古代」而起的運動。原來十九世紀末的意大利文壇，是被唯美主義所獨覇的。唯美主義者一方面打倒了已爲人們所厭棄的專寫醜惡的自然主義，一方面揭起「我們過去的光榮，我們意大利的歷史的光榮」的旗幟，用美麗的文情創造了懷慕過去，崇拜民族光榮的作品，一時也頗風行。但他們除了盲目地愛美與好古之外，並沒有深湛的哲學根據。他們反對自然主義，因爲自然主義侷促於現實，不能移動一步；可是他們一頭衝入過去，便與現實人生相隔離，結果甚至於半步也不能移動。未來主義的勃興，便是爲了反抗這盲目地愛美與好古的唯美主義。但這還只是皮相的觀察。我們若更進一步去看，便知道這個陡然而來的轉向，原因並不怎麼簡單，因爲牠是完

全與爛熱期的布爾喬亞心理相適應的。

世界大戰的前夜，資本主義已經發展到了臃腫不堪的地步。物質生活的變化與矛盾，使那些專門努力於個人的消極生活和形而上學生活的人們不得不從自己的蟄居裏走出，在新的社會情勢之中探求着自己的新的場所了。他們一和現實對面以後，首先便看見了機械已經征服空間和時間，機械已經成了世界的主宰。他們驚詫於這種新的生產形態之妖術，更進一步便有運用這種妖術支配這種妖術的企圖。意大利原是個產業落後的國家，當人們將自己和先進國家一比較而感到相形見絀的時候，一種急起直追的想望便遽然充塞了胸膛；他們的懷慕古代美的心理也立刻被認識現代的情緒所制服了。於是他們馬上猛烈地唾棄過去的一切，無情地痛罵過去那些頹廢的迂緩的殘渣，而歇斯底里地狂叫起來：「緊張起來呵，努力地創造新的生活之本質罷！」但要實現這口號，必須先獲得新的生產形式；生產形式既然須要改變，藝術當然也要改變的。這樣，未來主義便應運而生了。

馬里內諦在宣言上說：「最近科學上種種發明使人的感受性非常發達，在實際上不能不用新的感情以代替舊的感情了。新的感情必定要用新的表現形式來表現。」這便是未來主義。又說：「自從偉大的科學發見出世以來，人的感覺已完全更新，未來派的基礎便建設在這上面。」那是說得更明白了。

發展新的生活的主要條件是科學和技術，而科學技術的最大特徵是運動性的增强和加速，於是他們必須將生活方式由封建的靜學移向動力主義（Dynamisme）去。他們以爲世界上的一切，都以動的感覺（Sensation dynamique）爲中心，現代的生活，都有一個迅速的旋律，因此高叫「世界之光只靠一個新的速度美而展開。」他們喜歡各種騷動和衝突，痛恨沉靜和停滯，他們要贊美一切激動性的生活，要尋求動的性質爲創作的對象，都是基於這個理由。馬里內諦說：「一輛疾馳的汽車，要比撒摩特拉斯的勝利女神像（La Victorie de Samothrace）美麗得多。」這確是由衷之言，因爲據他們看來，一輛疾馳的汽車裏面含有活力和生命之奔騰，那纔是最高的藝術境界。

因爲一切都以動的感覺爲中心，時間的觀念便被看得非常重要；他們主張打破空間的羈絆，把一切觀點都放在時間上，便是爲此。在這里，他們於是和柏格森(Bergson)的「時間綿延說」發生了連繫。未來派畫家塞維利尼（Gino Severini)論動的感覺，幾乎完全接受柏格森的「記憶即感覺」的信條。他們以爲，一切物象，決不能單獨存在，而是以

常變的關係相互存在的，所以記憶與印象並存。未來主義的作品，往往蔑視空間的關係，把遠近內外各種紊亂的印象雜陳出來，也便是爲着這個緣故。

速力和動力的象徵是機械，故表見於未來派的狂熱的精神中者，有的是機械的贊美。馬里內諦說：「新藝術的誕生，是面着新的趣味的。人生的美，是沿着機械的作用，色彩和行動線的美而發展的。」又說：「人類若能聰明地支配機械，便可以從奴隸的選手中解放出來，而成爲自由者。藉着這種機關，人類將在他的服務裏獲得世界的能力。」這是說明他們不但把機械看做人生之美的構成的目標，並且把牠看成了人類的解放者。未來派第一次宣言裏說：「我們要歌唱電氣的强烈的光下的兵工廠與造船所的夜之顫動，噴烟冒霧的火車站，用煤烟的繩索懸挂於雲端的工廠，冒險的郵船，機關車和飛機的迅捷的飛行。明確而整潔的機械理想不可抵抗地吸引了我們。那些齒輪鍊爭了我們的眼睛，去了不確定的神秘。」這正是他們的最誠實的表白。

機械就是現實，所以他們要反對因襲；機械沒有心臟，所以他們要打倒傷感性。他們聲言要殺掉月光而代之以電氣，也是同樣的理由，因爲月光是古舊的消極的感傷的象徵，唯有機械力的電氣的光輝纔是强有力的現代文化的標記。

但那充滿了機械的喧響和電氣的沸騰的是什麼地方呢？、那無疑的是「一切都在奔流，一切都在活動，人物和印象都飛跑似的從旁邊過去」的現代工商業都市。現代都市的騷擾生活是未來派靈感的泉源。像威尼斯那樣古雅的勝地，他們認爲是「腐爛的死城」，非根本把牠炸毀不可。而未來主義運動之所以發生於意大利商業中心米蘭的緣故，也可以在這里得着解答了。

二　未來主義的詩歌

未來主義的詩歌，在形式上可分爲二：一種是自由詩，另一種是自由語。

起初他們是主張作自由詩的。當未來主義運動尚未正式發生以前，馬里內諦和他的朋友們印行「詩刊」(Poesia)，便是意大利提倡自由詩的大本營。他們力主舊詩的法則之破壞，而採用率直的文字和强烈的音響來表現灼熱的思想和情緒。例如馬里內諦的「汽車」(Automobile)一詩中云：

一種鋼鐵的强烈無比的神明，
苦惱地踏着空間而走的汽車，
繫於軌齒之上而走的汽車呀！

但馬里內諦的詩大多是用法文寫的，最初把這種詩式移

入意大利的，乃是他的弟子布紀（Paolo Buzzi）。而巴拉綏西（Aldo Palazzischi）則又熱心地嘗試擬音的詩，想把實在的音響表現出來。例如：

病的噴泉（Fontaner Malate）

Clof, Clop Cloh,	咕嚕夫，咕嚕殼，咕嚕諾，
Cloffette	咕嚕弗得，
Cloppetta,	咕嚕白得，
Clocckette,	咕嚕蓋得，
Ch ch ch ……,	嗤　嗤　嗤……
E'giunel	在庭中
Cortilte	靜靜的
Fontaner	病的
Malate	噴泉。

後來，他們又覺得要表現現代人的生活感覺，連自由詩也嫌過於窮屈，不夠應用了。於是他們進而主張以自由語來代替自由詩。馬里內諦說：「坐在揮發油的油桶上，乘着飛機的時候，我突然感到了從荷馬承繼來的舊式章法之笨不可言地不中用。把言詞從拉丁的斷句的牢獄裏拉出來而讓牠們自由，是絕對必要的。」因此，「曾經有過一千個存在理由的自由詩，現在是被賦予爲自由語所替代的命運了。」

那麼，所謂自由語，究竟是怎樣一種東西呢？回答是：

第一，要用簡單的警句（Catch-phrase）口調，因爲「僅用一頁就能充分表現時而用一百頁，那是愚劣的。」爲了更深一層地說明簡略法的必要，他們在關於詩的宣言裏說：「我們必須用簡略的方法來作詩，那不僅是由於支配我們的速率而來，並且是由於詩人與民衆之間的永恒的關係……這種關係在兩個舊友之間也存在，他們只消一言一動一瞬，便能互相了解。」

用語既然要力求經濟，當然要力避冗長的描寫法，而代之以記錄體的文字，於是自由語的第二個特徵，便是擬音法的採用。宣言裏說：「音響乃是因行動着的固形物體和流質和瓦斯體的衝突而生的東西，所以再現音響的擬音法，必然是詩的最力動的形式之一。」因爲，據他們說，擬音法不但能使表現經濟而正確，並且「能以實在的粗質和素材使抒情的表現更爲生動，可以給我們造出不同的旋律之非常圓潤的結合。」如馬里內諦寫汽船的汽笛而突然sss，其反響爲ffff；又如西摩內諦（Simonetti）寫火車的行進竟完全用 tlik-talak, tik e tlak, glik glak, lik lak lik lak, fiiiii 等等的音合成，都是很好的例。

自由語的第三個特徵是數的感覺性，因爲科學和技術所要求的是正確，所以藝術的領域也有正確的要求，而數的感

覺性便成爲必要的手段了。未來派作家尋歡用數目字和數學記號作詩，便是爲此。例如馬里內諦的描寫戰爭的詩集「桑通通」(Zang-tumb-tumb) 裏，有下面似的詩句·

地平線——最明亮的太陽的光＋5個三角形＋3個菱角形＋5個山岡的斷片＋50個烟柱＋23個砲火

空氣＝彈丸＋火山石＋$\frac{3}{100}$惡臭＋50分的香

500山谷＋180木桶＋120 大鏈絞刑雰圍氣 15,000＋150土耳其人 在休爾加高處波狀形的小陘上的16個戰士的勝利

第四，「自由語便是從煩瑣的規則裏解放出來的言詞，」，所以他們又要提倡無綫索的想像。未來派詩的宣言裏說：「試想像你們的友人，於經過了緊張的生活之後，到你這兒來講述他自己的印象的時候，你知道這人完全無心地做了些什麽嗎？他一定亂暴地破壞了文句章法，無視句逗與形容詞，直接地從自己的視聽嗅覺裏，向你們的神經作暴風般的投擲的罷。」這樣，便非提倡無綫索的想像不可了。「無綫索的想像是說印象與類比的絕對自由，不依文法的連絡用不連續的言語來表現的。」

但怎樣來破壞文法呢？那必須把形容詞副詞等妨碍詩人心靈解放的東西取消，動詞採用不定形，或竟僅留名詞。爲什麽？因爲形容詞和動力主義的見解不合，並且牠過於刻畫，慣會成直覺的障礙，而「直覺乃是實體的一個極簡單的定義」；所以「爲了使裸體的名詞保持牠本質上的色彩起見，形容詞是應該廢止的。」但話雖這樣說，實際上形容詞並不全被擯斥，他們有時還用牠來表示某種緊張的調子和雰圍氣，只有副詞和接續詞，却眞的被根本取消，因此標點當然也跟着被廢除了。至於動詞用不定形，他們以爲是在强列的動態表現中所必須採用的手段，因爲「不定形動詞就等於行動之神經，唯有牠纔能給人以生命之持續感，纔能表現生命之直觀的彈力性。」

自由語的第五個特徵，是印制術的革命。爲了表示變動與叛逆，爲了使爆發激昂的文體得以展開，他們要在同一篇頁裏面，用三四套不同的顏色，如必要時更可以用二十種不同的字體。這是印刷方法的繪畫化。未來派詩人寫「戀愛」(amore) 一字，可以把每個字都寫十次，而寫成aaaaaaaaaammmmmmmmmmooooooooooorrrrrrrrrreeeeeeeeee，中間時高時低，表示戀愛的波動和戀愛時的一種不安的感情；西摩內諦的「火車的進行」(Treno in Corsa) 一詩，更完全仿照列車行進的形式排印出來，這里因爲製版不便，恕不將原詩引錄了。

總之，「詩人爲了恢復眞正的情緒，無須乎使用舊的論

理，而不可不做一個產生自人生之激烈的突發的形形式式中的賦得活的詩的能力之說話者。他應該把為的文章構造法破壞，置句逗和形容詞於不顧，而於一瞬間構成句子，敏速地說出他的印象來。詩人，非以完全自由的表現，述說他自己的印象不可。」這是馬里內蒂的話，意思便是：唯有根本放棄傳統的修飾的技巧，纔能像電報似的道出人生之解剖的深意來。這也便是自由語的最扼要的解釋了。

但是嚴格地說起來，純粹的未來派詩人，自由語的作者，除了馬里內蒂以外，幾乎沒有別個。索非其（Ardengo Soffici）在他的 Bif §zf +18 詩集裏，雖有幾首用自由語來寫，但只有幾首，其餘都沒有未來主義的色彩；哥伏尼（Corrado Govoni）和佛爾哥來（Luciano Folgore）的詩都未嘗遵守未來主義的原則；布紀在「飛機」（Aeroplanes）一詩裏雖然顯得和馬里內蒂一樣，但也常常別創格調；巴拉綏西的詩，形式上雖是擬音的，內容卻含有神秘虛幻的氣分，也早已超過未來主義的範圍了。

三　未來主義的演劇

未來主義對於演劇，也主張要有一番革命。首先他們要打倒一切舊有的規律， 破壞舊式的劇場， 反對舊式的演員，而以雜耍場（Cafés-chantants）及流動轉換的賣藝者（Acrobat）來代替。因為，他們以為，只有雜耍場纔能夠「喚起行動，英雄主義，自由生活以及本能與直覺之力」，只有賣藝者纔是「陶養於急速的人事中」的。

但是後來他們又覺得這些村俗的玩藝還不能認為十分健全，所以要想把牠改為「肉體的記錄與驚愕的演劇」，於是纔有綜合劇（Drame Synthétique）的創造與變化劇場（Variété Théâtre）的建設。

所謂變化劇場，其實只是一個胡鬧的場所。在那裏邊，舞台裝置和佈景都極其自由，化裝也不必求其合理，演員可以任意塗上種種刺目的顏色，例如綠的髮，紫的臂，藍的胸脯等，表演也絕對自由，而且連潛意識界的發現也可以表現於舞台上。為了「要給觀衆以滑稽的效力，色情的鼓動和想像的驚異」，他們主張作家演員與觀衆的大合作。這合作「必須發揮全部的愚蠢與荒唐，使智慧麻痺而令人發狂」，所以觀衆必須與演員合唱，辨駁，笑謔，而且提倡吸烟，以便用烟霧混合客座和舞台空氣。為了博取一笑，他們可以把膠水塗在客座上，使那些貴婦人和紳士們坐下以後再也站不起來；又可以偷偷地向觀衆撒些胡椒粉，使他們接二連三地打嚏，顯出涕泗交流的狼狽相來。他們又故意把同一坐位賣

給好幾個人，好讓人們因爭坐位而引起騷動，增加胡鬧的樂趣。

這樣一個所在，誰也會覺得牠莫名其妙罷，但他們却反要以此自詡。在馬里內諦，錫提米利(Emilio Settimelli)和卡羅(Bruno Carro)三位合作的關於演劇的宣言裏說：「這種劇場是一所教練誠實的學校，尤其是對於男性，因爲這提高了他的貪慾的本能，而且剝下了女性的浪漫的幻想的面網——牠已經束縛了她們那麽久。同時又引起婦女的可讚美的獸性，因而將性慾再建於原始的基礎上。這種劇場又是一所英雄主義的學校，牠要設法刺激人們去打破各種競技的舊紀錄。這又是一所詐術的學校，騷擾和大腦之總滙的學校，因爲有小丑，無賴漢以及其餘一流角色；這里的一次跳舞抵得過外交家對於摩洛哥和剛果的一場爭論，至少等於你研究了三年的國際政治。」這正是他們的最得意的供狀。

變化劇場裏所演的劇，便是綜合劇。爲了蔑視古典並且要設法汚辱古典，他們有時故意把古代希臘拉丁和十七八世紀法國的古悲劇顚倒錯亂地混合起來，再把牠縮短成爲一幕，然後在變化劇場裏演出，但那並不是綜合劇。馬里內諦的「騷擾皇帝」(Il Re Baldoria)，描寫瘋狂的吃人故事，雖然可以稱爲綜合劇了，可是又稍稍牠長一點。在他們的關於演劇的宣言裏說：「我們不可不作一場二場就完或兩三分鐘就完的劇，以代千篇一律的喜劇，或非演兩三小時不完的悲劇，或最後熱鬧地叫嚷一陣然後閉幕的笑劇。」因爲據說他們要矯正那種表現心理之全部過程的長劇的迂緩性，所以只須把劇的事實暴露在觀衆眼前就成了。因此未來派的綜合劇無不力求其短，竟有短至四五行者。

茲舉一個最典型的劇本爲例：

鎗聲(Deton Zione)　Cangiullo作

全現代劇綜合。

登場人物：一粒子彈。

沒有行人的一個寒夜的街上。

暫時靜默。手鎗發射的聲音。(幕下。)

四　未來主義的繪畫

未來主義關於繪畫的宣言，由塞維里尼及波丘尼(Umberto Boccioni)等所作，其中最主要的一點，是在於提出了現代生活的力學感覺。「一切都在動，一切都在移轉，一切都在迅速的變化。印象決不在我們面前停留，牠是不絕地閃現，不絕地消失。因爲映於網膜上的形象不動，對象便增加着，象忙亂的波動似的，前推後擁地追逐着。」所以「空間已

經不再存在」，一切惟以時間為主，而畫一匹奔馬，便可以有二十隻馬足了。

畫家既以為物象決不能單獨存在，當然須把從生活中所受的印象之同時性的種種姿態提供出來。宜雷奧說：「和你們談着話的人的臉上，你們不是忽然會看見走過街之遠處的馬嗎？公共汽車開到房子邊，便在房子邊動着，但是公共汽車和房子却是不能合而為一的。」這樣，他們便主張把這些記憶與感覺之總和同時表現於畫面，所以他們常在同一幅畫上，描寫了許多毫不相關的物象。

動的感覺的表現法是依據於運動與光。運動與光把物象的定形破壞了，這破壞了的物象便被分解成許多的面與線。又因為運動是連續的，唯有這些面與線纔能暗示一種運動的無限的進行。所以他們不贊成用立體方式作畫，因為那是表示靜的，當受非難與否定；他們必須在線條與色彩上表現現代的力學。於是他們可以隨便畫幾條交錯的線，便算是表現街上的雜沓的景象了。

以上是未來派對於繪畫的初期主張，到一九二一年未來派消沈期中，馬里內諦便轉換了方向，創造出[illegible]觸覺畫來，別稱為觸感主義(Taktilisme)。

從前貝倫遜(Bernard Berenson)主張繪畫應有觸覺的價值，意思是說無論什麼畫都要能夠使觀者起一種接觸實物的感想。但觸感主義並不如此，因為這不是依仗想像力的，只是製成一種凸形的藝術作品，叫人直接用觸覺去鑒賞罷了。

本來，觸覺和視覺聽覺一樣，也可以求得審美的快樂，例如以手觸天鵝絨或大理石，都可以得到快感。但那是實物的觸覺，並不是藝術。

總之，觸感主義是直接用觸覺去鑒賞的藝術，是要使鑒賞者以觸覺去感知作品中所表現的美的。例如作一幅畫，畫題是「法蘭西」，可以先取幾方寸的綢子，粘在畫幅上，用手一摸，便可以感到拉丁民族的活潑和漂亮；又貼上一條薄銀片，就算是塞納河；此外都市鄉村和鐵道等，都可以用布片毛髮等表現出來。所以這種畫是極難領略的，只有神經過敏的人，在成了習慣之後，也許可以領略到一點。

因為觸覺畫太不容易普徧，於是最近未來主義的繪畫又有了一個新的轉向，這便是所謂空中繪畫。自從意大利航空部長派遣了一隊飛機到大西洋去了以後，未來派畫家都感覺有聯合起來另尋新的境界的必要，一個新的幻象從航空中產生出來，於是他們倡導所謂空中繪畫了。

馬里內諦在最近未來派繪畫展覽會中說：「未來派畫家

今後的努力，是要離棄了大地，更換視線於天際；不晝那些靜止的東西，不要追求那永遠在優雅與調和中的感覺，而要創造能夠達出空中的感覺，表出空中生活之可塑性的力學的繪畫。」

因此，如今意大利已有不少天空中的畫家，他們在幾千米達的高度中追尋着一條細線一般的河流，手鏡一般的湖沼，而變化極多地應用鮮明的色彩，把牠描畫出來。這時地面上所有的一切都已變了形，已不是我們平常所見那樣精奇巧妙；在他們的畫面上，大自然似乎已經喪失了牠的固有的真相了。

五　未來主義的音樂與跳舞

音樂方面，未來主義無視了調和與旋律，倡導所謂騷擾音樂（Bruitisme）。他們以爲，音樂該是複響音（Polyphine），該是極度的躍動與騷音之混合（Cocktail），因爲只有這騷音，纔能表現出近代的機械生活。

在盧索洛（Luidji Russolo）和昔拉推羅（Brill Platello）合寫的未來派音樂宣言裏說：「音樂藝術爲了想以優美與調和來娛樂我們的聽覺，曾經探求了透明的純粹性與甜密性。但現在的音樂，則探求着最雜亂的最怪異的音之混合。」於是不成腔調的不規則的騷音，便成爲他們的「秘藏着的無限的驚異」了。

嚴格地說起來，這種主張其實並不是始於未來派。現代俄國音樂家斯克里賓（A. N. Scriabin），在他們以前便發表過相同的意見：以爲人生和現實便是運動和行爲，運動生騷音，騷音便是人生和自然的音樂。所以未來主義的音樂，實際上只是斯克里賓的主張之繼續罷了。

未來主義的畫家兼曲譜家盧索洛，爲了要表示「電車汽車之喧囂的萃集」，曾經創作了一支新曲，在米蘭公演過。那是用打字機，錫罐，小兒玩具和鍋蓋等合奏的，名爲「都會之覺醒」（L'vielle de la Capital）。這樂曲的演奏雖使聽衆感到刺耳的不愉快，但確曾引起了樂壇的極大的注意。

未來派對於跳舞，恰和對於音樂一樣，主張以極度的動爲原則。由馬里內諦署名發表的未來派跳舞宣言裏，說應躍該把未來主義的藝術原則，應用到跳舞上去。宣言起首講跳舞藝術的徑路，然後又闡明未來派的立場。大意說：在原始時代，人類對於宇宙懷不可知和不可測的恐怖，在跳舞術中表現出來，所以野蠻人的跳舞，以模擬天象的居多。以後人類文化漸進，於是舞術漸漸能夠表現人體之自發的動作了。未來派是竭力贊揚物質文明的藝術家，機械文明是物

質文明的要素，所以未來派以為文明人的跳舞所應該模擬的，便是這一種動作。

例如未來派有一種機關車舞，是模仿機關車的動作的，舞時演員為汽笛或烟囱所包圍，以鐵道或車站為背景，像機關車似的廻旋轉動。又有一種飛行舞，是模仿航空的動作的；舞時在地上鋪一張大地圖，上面張一幅蔚藍的大幕代表天色；跳舞的人在胸前掛一個推進機，頭上頂一具單葉飛機的雛型，一邊跳着一邊報告飛行的高度；場上更佈出山景，跳者須從山上跳過去；有時還用電力在室中放出電火，表示閃電的景象。

總之，從前的跳舞藝術以溫柔沈靜調和勻稱為特徵，未來主義的跳舞則以暴烈躁動顛倒錯亂為主旨。當歐洲正流行着華爾茲(Waltz)，唐戈（Tango）和桑太飛（Santafe）等優美的舞術的時候，未來派却倡言跳舞該是「迅速野蠻與可驚的律動」，所以未來主義的跳舞，有怪誕派跳舞（La Danse Grotesque）之稱。

六　未來主義的生活態度

未來主義者既以為世界上的一切都以動的感覺為中心，因此他們便從時代之力學的性質裏，發見人們必須把生活從消極裏拉開。他們反對溫文爾雅，主張暴烈急進；反對冷靜，主張熱烈；反對紆緩遲鈍，主張直截痛快；嫌惡感傷悲觀，贊美健康樂觀；排棄沈思因循，稱揚冒險飛躍。他們說，人們應當有堅强的自信力，為了滿足自己的慾望與野心，必須不顧一切地向前邁進，因為世界上只有具備了這種誇大的自負的英雄主義的態度的人，纔能走到成功的路。

積極性使他們否認過去，毀滅傳統，清算舊有的意識，而肯定了現在。他們「怕舊，怕陳腐。愛新，愛希奇。」他們「要搗毀博物院，封閉圖書館，威尼斯應該炸成粉碎，意大利的一切古蹟都應該剷平。」他們「要和那些以道德和邏輯為護身符的卑鄙怯弱的學院派紳士奮鬥。」因為那些學院派紳士把守着藝術的殿堂，不讓人們越雷池一步，於是他們「要毀滅藝術的莊嚴神聖嚴肅和典雅」，給那些紳士們一個致命傷，使那些紳士們再也抬不起頭來。

肯定現在便要喜悅着生，因此未來主義者決不會像世紀末的頹廢青年一樣地唱着憂傷苦悶的曲調，而高叫了「緊張起來」的口號，要大家盡量地來享樂這熱病似的人生中所有的一剎那。在他們看來，人生根本是一個大競技，一場大玩笑；人們要享樂人生，便應該遊戲人生。於是他們揚言道：醫院裏的病人應該穿奇怪的化裝服，臉上塗各種顏色的粉，

以引起同院病人的笑樂；送殯的人應該做成假面遊行隊；禮拜堂應該改為咖啡館或土耳其浴場。總之，他們不容許世界上有悲哀的存在，如果遇着悲哀的事，便該立刻用快樂去制止牠。

在這種遊戲的狂熱之中，戀愛當然失掉了牠的絕對的價值。他們要用肉慾來代替戀愛。一位法國籍的未來主義女作家桑普昂(Sant Puon)在肉慾的未來主義宣言裏說：「抽去了生活之一切道德的概念，理解為生活之力學的本質要素，則肉慾便是力……正如精神在作着創造一樣，肉慾也在作着創造的……肉慾鍛鍊精力，解脫人類的束縛……必須從肉慾中製造出藝術作品來。肉慾——乃是力。」

既然肉慾是力，必然要趨向於男性的贊美和女性的侮蔑——因為男性是進攻的，强暴的，而女性則是保守的，溫雅的。但他們也並不完全否定了女性，他們理想中的女性，是和男性一樣有力的人。桑普昂在女性之未來主義的宣言中高叫道：「女性——是征服弱者的破壞者，是比男性更能峻嚴戰爭的戰士。……好久以來，把女性推向道德與深思裏去了。回復你們的高尚的本能，到野蠻性和殘暴性中去罷……你們必須為人類創造英雄，把英雄供給人類。」這是說，女性也應該被賦予以力。

人們，無論男女，有了力，然後能在現在的活動中參加。所謂「現在的活動」，就是資本主義的工業擴大和武裝競爭。列入未來派特別計畫裏的「痛苦的意大利氣」，便是鄧南遮（D'Annunzio）以來的帝國主義的苦痛的餘音。挑撥戰爭，為帝國主義政策而努力，這是意大利未來主義者的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在他們的宣言中，這種帝國主義的精神也一貫着。「戰爭——是最好的衛生學。」「民族結合，乃是證明接近於民族的一種疾病的癰疽。」「戰爭，是把現代的種族精神，從過去主義的腐敗的酵素裏，從一切個人的瑣細的歸依裏解放出來的東西。」

他們這種意思，不但表之以言語，且也出之以行動。大戰以前，他們煽動對奧戰爭，憤怒地攻擊三角同盟，這是說明未來派在很大的範圍裏，全修築着走向法西斯的路。加里(Carri)和錫提米利（Settimelli）在雜誌「帝國」(l'Impero)的卷頭語裏說：「只有一個人類與國民，是為發號施令而生的，其餘都是為服從命令而生的。」而「在一切民衆之中，最適合於擔當世界之命令者的任務的，便是意大利人」。

而在事實上，意大利的法西斯，也確是從未來主義運動中產生出來的。當一九一四年未來派在米蘭舉行多次反奧示威的時候，墨索里尼還是一個年青的新聞記者，他參加了未

來派的示威運動，而和未來派一樣要求和奧國宣戰。以後這年青的新聞記者便創造了法西斯。他曾經表示了對於意大利前途的信任，提倡英雄主義和暴力主義，愛好危險，贊美速力與新奇，稱揚獨創與樂觀，主張青年人掌權，反對議會制度，官僚政治，保守主義以及悲觀主義的政治。這便是法西斯綱領的一部分，而這是和未來主義的綱領幾乎完全一樣的。

所以如今未來主義在意大利已成爲官有的藝術了。從一九一九年以來，未來派差不多做了法西斯的吹鼓手，法西斯的機關雜誌「帝國」裏聚集着未來派作家。已經當了意大利國家學會會員的馬里內諦，有一次對一位訪問者說：「墨索里尼使意大利復活。他使意大利到處都有工廠。他使意大利的航空成爲世界第一，而裝飾新的航空署的，便是那些未來主義的藝術家。」這話當然須要打個折扣，因爲依據最近的數字，意大利僅擁有飛機一千五百架，法美蘇聯和英日，比牠都要多一兩倍。然而這不是他的很坦白的供狀嗎？

馬里內諦接着又得意洋洋地說：「我們的新的宗教，是速力。未來主義的教訓，將把人類從那被遲緩，回憶，分析，休息，習慣等所決定的腐敗中解救出來。墨索里尼也相信未來是屬於速力的。他的政府是速力的政府。他不願靠昔日的記憶而生活，願意實現一個強大的意大利，一個不是寄生虫而是生產者的意大利。墨索里尼像我一樣地憎惡過去，我們都是新世界的創造者，我和墨索里尼是一道的。」這話裏雖然難免帶着若干自負，卻確乎說明了未來主義與法西斯之不可分離的關係。「墨索里尼傳」的作者貝爾脫拉米利（Antonia Beltramelli）說：「總之，給人生以速力，加以更生與革新的未來主義哲學家馬里內諦，不是活力的法西斯之父嗎？」這確是一句無法否認的話呀。

七 未來主義的評價

法西斯從未來主義之中產生出來，而當法西斯統治了意大利的時候，未來主義卻較向了法西斯的懷抱。如果意大利也有勞働革命發生，則未來主義也會歸降到牠的旗幟下面去罷？那是當然的，在俄國便有了確鑿的證據。（關於俄國未來主義，當另爲文評論。）因爲未來主義者相信一切動亂都是好的，無論是勞働革命或法西斯的暴動。他們滿心要解決現實的矛盾和苦悶，卻以接受因動亂而獲得政權的較進步的統治階級的意識爲唯一手段的。

原來未來主義雖主張把生活和文藝由過去引到未來，但他們並未能完成自己的任務，因爲他們口頭雖這樣說，實際

上並沒有根本拒絕過去思想的本質，並沒有廓清觀念論的見解，並沒有完全排斥昔日的世界觀。紐波脫 (Henry Newbolt) 說：「與其稱牠爲未來主義，毋寧說牠是現在主義（Presentism）。」這話是不錯的。因爲未來主義反抗過去，承認現在，但牠不肯透過現在真的看向未來，嚴格地說，牠甚至於有點畏懼未來。因爲未來主義乃是現代資本主義的無政府狀態的經濟組織中所產生出來的小布爾喬亞形而上學的世界觀之反映。

未來主義不把運動當作現實，不把運動當作物質力的相互關係所發生的結果，而認牠爲理想，認牠爲美的倫理的原則，於是運動在他們眼裏成了一種抽象的哲學現象。因此他們所表出者只是動力之主觀的反映或個人所體驗的動力。

馬里內諦說：「我們有準備人類與摩託接近的必然的同一性之必要。」他在一首詩裏描寫單葉飛機的飛翔，摩託於不知不覺之間走進了他的胸中，他的心臟便變成了機械的摩託。這是對於動力之象徵的機械之主觀禮讚，是機械文學的浪漫主義。又說：「鐵軌和輪轂是神聖的。爲祈求神的速力，必須跪倒在鐵軌之前。電光與電波，是我們祈禱的聖物。陶醉於汽車的全速力，便是陶醉於唯一的神性與自己意識的結合。」這差不多達到宗教式的激情了。爲什麽會到如此地步，那理由很簡單，因爲他們並不了解機械的目的和合理性，並不認識運動之真正的本質，所以往往表現着盲目的浪漫色彩。

當然，在未來主義之中，有着訴諸我們感情的什麽東西，牠的生活之積極與壯健確是可愛的，牠是世紀末的頹廢青年的一副極有力的興奮劑。但牠終究是資本主義社會所產生出來的，牠是相應着布爾喬亞文化和布爾喬亞本身之變換的東西——當資本主義已經達到爛熟期，布爾喬亞漸漸趨向於沒落的時候，頑强和壯健是必要的，未來主義便是布爾喬亞這種急迫的要求之最確實的表徵。

未來主義本身在文藝上可以說並無多大價值，因爲一個人經驗了一回繁囂的生活，立刻用原型的混沌去刺激他人的神經，這只是無意識的反射，並不是創造。但法西斯由牠產生出來，牠對於意大利的思想影響之大是不言可喻的。而牠對於現代文藝的影響却要更大，二十世紀新興的文藝上的各種流派，幾乎無一不受牠的若干啓示。雖然馬里內諦說：「未來主義根本是意大利的。這是一個地方的藝術。在這藝術上面，是有一個太沉重的過去的。」但牠在文藝思潮上的影響，却四散及於全世界呢。

參考：

1. B Cremieux Panoroma de la litterature italienne Contemporaine chap VI
2. L MacClintock The Contemporary Drama of Italy, chap VIII
3. Henry Newbolt Futurism and Form in Poetry
4. V. M Friche Futurisme
5. 有島生馬：現代伊太利文學概觀
6. 一氏義良：氣分表現的藝術
7. 川路柳虹：未來派立體派及其詩歌

古今公家私家藏書之卷數

曾士莪

西漢三萬三千九十卷。(按劉歆七略總目。舊唐書九十作九百。非據班志。所省十家。又增入五六家。)東漢萬三千二百六十九卷。(按班藝文志原注本七略。增入劉向揚雄等三家。然尚有杜林并蹴踘二三家。省伊尹墨子兵類十家。光武遷都。書籍二千餘輛。諸家以爲三倍於前。固非寔錄。而時少纂輯。范史無志。[illegible]識。)晉二萬九千九百四十五卷。(按荀勗四部目。見隋志序。)東晉三千一十四卷。(按李充校定。)孝武增[illegible]三萬餘卷。(按係徐度校。見崇文目序。)劉宋四千五百八十二卷。(按係謝靈運校。據舊唐書。)隋志以爲六[illegible]。齊萬五千七十二卷。(按係王儉校。)永明增益萬八千一卷。(按係謝朏王亮修。)梁二萬三千百六卷。(按係任昉部集。文裕云梁武時公私七萬餘。)梁晉通增集三萬餘卷。(阮孝緒七目錄。)隋志萬五千。(見牛弘表。)大業中三萬七千。(按柳誓校。總嘉則殿書三十七萬卷。正本止此。隋志作正本八萬九千。陸文裕以爲七萬七千餘。)唐開元中八萬二千三百八十四卷。(新唐書序。)開成中五萬六千四百餘。(舊唐志叙載。)宋慶歷中三[illegible]六百六十九。(按崇文總目太平初正副止六萬。)淳熙中四萬四千八百八十六。(按陳騤四庫目載考諸史藝文志。往往與當時書目相左。或所記之異也。洪容齋謂御覽引用一千六百九十種。與姚鉉所類多不全有。而中興乃多於崇文。[illegible]增新籍也。)桓譚新論言漢梁子初楊子林手錄萬卷。梁任昉四萬。唐蘇弁二萬。李泌三萬。皆存總目。而阮孝緒[illegible]四萬。類例足徵。宋世家藏。各目俱不見。惟尤延之遂初堂目今傳。若說郛節本。則寥寥矣。李淑二萬三千三百[illegible]十。田鎬三萬。晁陳二目最善。見馬氏書。晁氏二萬四千五百。南陽井度傳錄蜀中書甚富。舉以與公武。遂作讀書志。周密謂陳直齋宦中得五姓之書。乃能至五萬一千八十卷。又言前代杜兼萬卷。韋述二萬卷。吳競西齋萬三千四百。周密家亦有四萬。濮安懿王之子宗綽。蓄書七萬卷。南都王仲言四萬三千餘。曾南豐及李氏山房。亦一二萬。葉少蘊之十萬。但多複耳。近來藏書家。大約不過五萬上下。今時刊本甚多。但有其貲。亦易集也。茲撮自古以來。公私各家藏書之數於此。俾世之學者。覽觀而興懷焉。

論黃季剛先生的詩

微生

近人把近代詩分做六大派：（一）湖湘派，（二）閩贛派，（三）河北派，（四）江左派，（五）嶺南派，（六）西蜀派。若依地域而分，季剛先生是湖北蘄春人，當然可入之湖湘派。湖湘派的領袖詩人是湘潭王闓運，王氏文法晉宋，詩追漢魏，與餘杭章炳麟可說是並世同工。我們知道黃氏是章氏的弟子，所以他在文學上所走的路徑和王氏也不謀而合了。壬秋的詩是規撫漢魏，季剛先生初期的詩也是規撫漢魏，壬秋的文章是趨法魏晉，季剛先生的文章也是趨法魏晉，季剛先生嘗說清代的文章只有汪中，王闓運二人，他平素的心儀王氏，就可想見了。湖湘派的詩人除了魁壘王闓運以外，還有楊度，楊叔姬，譚延闓，曾廣鈞，程萬頤，饒智元，陳銳，易鼎順等等，他們有的是王氏的弟子，有的是汪氏的故交，而季剛先生之於王氏，既非弟子，又非故交，而戛戛獨造，迥出他們之上，所以我說湖湘派之有季剛先生，猶桐城派之有曾國藩，錦上添花，實在爲牠生色不少了。

黃氏初期的詩，可以纂䔥秋華室詩第一集爲代表，這是他三十年以前的作品，其自跋云：「右一卷，蓋自丙午至乙卯十年所作，鄙性疏曠，未嘗以文字自矜，游觀娛戲之餘，偶然吟詠，友朋過愛，遽用傳鈔，行年三十，萬事無成，始復追思舊作，則其不足道可想矣。茲卷之錄，半在往年報中，率爾操觚者，猶歸冷汰，僅擇粗當，爰付門人寫之。」其實這集裏的作品，他說是「游觀娛戲之餘，偶然吟詠。」其實都是「雕肝鏤肺」，「傷心愛國」之辭。蓋我國自丙午以後，四海沸騰，列強伺寇，先生東渡日本，覩祖國之衰微，猶愴然而淚下，他集裏第一首詩上留田行的序裏說得很明白，序云：

「余年十四，始讀黃書，由是以[illegible]秋之大義，以爲中夏雖衰，不遂剝絕，猶冀斯作；東游日本，所見[illegible]詩流宕之士，初或昌言衛族，及榮顯在前，又不能終，因執相與，[illegible]我類，假藉新法，以爲[illegible]於國，十餘以還，政令益繁，民生益敝，[illegible]士[illegible]衆，民困益深，夫宗國既已沈淪，民生又復顛頓，是二痛也。雖說者方以救亡爲言，不亦傎乎！自遭名[illegible]，頗思括囊，一念同倫，日在水火，終不能噤而不言，因以幽憂之餘，作爲此曲，不敢比於國史之哀傷，亦庶幾昔賢好吟梁父之意云爾。」

這篇序在集子裏，就像是詩經的大序，把作詩的動機和時代的背景，全盤說出了，又如：「邦家既幅裂，文采復安施。」（秋夜與章先生連句）。「九域方顚蹇，一室何由安。」「蕭條二千載，易水風猶嘯。」（感遇）。「故宇多芳草，何必棲蓬萊。」（向島觀櫻花）。「偶來當此夕，寒意在高枝。」（春夜張園觀梅花）。「層陰散後西風急，獨對斜陽一悵然」。（八月十二日旁晚由斜橋過盧灣有作）。「正是堂深簾密處，可堪春盡日斜時」。（寓意）這些句子眞使人讀了驚心動魄。庾子山云：「傅燮之但悲身世，無處求生；袁安之每念王室，自然流涕」。季剛先生的處境，像傅袁，我們回想到歐戰前後中國所處的環境，再看看目前的情況，邦家幅裂，那能不痛哭流涕呢？

不過這集裏模擬的痕跡，甚爲濃厚，題目上寫明的如：「效庾子山詠懷」，「行路難」，「華山畿」，「學古詩四首」……等等；其他的近體詩多學杜甫，李商隱，元好問諸人的，集中向晚一首完全是襲取李商隱登樂遊原的意思。茲將二詩抄下一比較就知道。

登樂遊原　　李商隱

向晚意不適，驅車登古原；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

向晚　　黃侃

向晚無言自搔首，望林孤鳥亦飛還；多情誰是西墮日，何作餘霞映遠山。

這不是完全一樣嗎？劉知幾把模擬的體裁分爲兩種：一曰貌同而心異，二曰貌異而心同。只有聰明的人，文學手腕高妙的人，纔會模擬，他所成功的，就是「貌異而心同」的模擬。我們知道詩經裏的黍離一詩，產生了後來無數的傑作，楊衒之的洛陽伽藍記，李義山的過華清宮一首，謝皐羽的過杭州故宮二首，以及孔尙任桃花扇的哀江南一闋，同黍離裏的情感是完全相同的。所以先生的這種模擬，就是他的成功，無可誹譏的。我讀了這集子，細細的體會他的神韻與聲韻，除了學選體的以外，都是學杜甫，李商隱，元好問的，蓋先生身丁亂離，有如子美遺山，而定哀之際，又不得不託之以微辭，故多要眇之作，集中無題詩特多，大概也就是這個緣故吧？

到了民國十五六年，先生入京主致中央大學，江南山水，處處移人，所以先生居南京，多登臨之作，這時期可舉石橋集（見中央大學藝林第一期）和遊廬山詩（見中央大學半月刊一卷五期）爲代表。

在石橋集裏附有章太炎先生的一封信，批評他的詩最確切，而奬掖他的也最厲害，茲節錄之：

學謝足下，時會贈詩三首，山水之咏，雖未及謝公，乃於文暉，陋俠義如伯仲，信乎才之絕也。……大抵詩人須兼俠氣，劉越石，李太白皆劉俠之流，謝公雖世爲宰相，觀其平生行事，自謂江海人，亦固不羈，新則旭初所未逮，故當今不得不以此事推袁耳。

這集裏被章先生所最推許的詩爲北湖人家即事一首：

栽樹陰陰水擁洲，蘆苗深處出孤鷗，當門山是忘形客，繞屋花供卒歲謀，城上鼓笳寧自急，湖中漁釣事偏稠，身經治亂無心變，看到曾玄未白頭。

章先生說：「北湖人家即事，最爲澹遠，感寄雖深而辭無噍殺，七言律中難得之作也。」我們知道王壬秋的集中是不收近體詩的，章太炎先生近年雖也做些近體詩，但早年是絕口不談的，而黃先生的集裏却各體詩都有，這是他偉大處。

在遊廬山詩裏，由四言以至七言，短篇鉅製，靡不畢備，不過由這集裏我們可以看得出他已由擬漢魏的五言詩而變爲擬唐代的七言古詩了。如毀牛嶺行云：

高士可望不可親，品題廬阜語最眞，予畏去久太白隕，落落千載無逃人。幽林峭壁因俗駕，雲封霧鎖信難合，峻巘排空五峰明，飛流屬地長河瀉，連峽綴岳控江湖，靈境深藏帝所都，昔時刊啟傾神氣，今日臨眺素實胡，百年遶國諸落薇，祇有和戎爲上計，通都盡已置蕃街，名山何皆容夷商，山靈訝見海人來，嶺鳥驚聞虎豹哀，巖穴幾奸成聚落，峰房盡蟲骨棲臺，究來不惜同顛脫，浸淫直蝕無人過，坐看齊服僞殷間，時有貪盲來木末，儒宮佛寺委荒蕪，世事興衰會可齊，惟有匡君自歡歎，天階已絕誰能躋。

又如後廬山謠云：

吾家南水上，日賦宿擁山，山下水色久相看，白沙碧嶂清心顏。韓蘇謫積不得反，豈有泉石供遊閑，今年賃屋鍾阜下，時復臥枕披新書，遠憶綠筆朱帥頭，盛夏紺侶尋松關，家衙擊汰泝江上，一日賞我湖山間，歎浚原顛南嶽尾，狀育炎精勢雄偉，丹壁蒸霞赤如燒，彭蠡倒沙光瞬暐，殿敞七重施藻彼，石梁名存誰尋幾？但見飛泉懸崖巔，爐中紫烟升壘壘，朝暾照耀金闕開，錦繡疊山巒齊，佳游不與謝公期，絕頂惟吟太白詩，江流浩蕩來三峽，雲氣蒼茫接九疑，願得同周劉結廬依栗里，南山當日對欄楹，素心永夕論文史，春秋上冢載輕船，江北江南住復還。試猜舊斷驪溪水，來飲廬王谷下泉。

這兩首詩氣勢奔放，不讓盛唐之作，他的至友汪旭初先生的題跋云：

今觀其詩，各體皆工，四言五言，傳於漢魏，七言歌行，皆沈浸於唐賢所爲，口誦手鈔，累月不厭，讀之遊行，廬山諸篇，觀太白少陵，誠有弗逮，匪於高，岑，王，李，或庶幾焉。

這集裏除山水之詠外，綺情之作，亦娓娓可誦，如女兒城一首：

鏡與相見上畫閣，纖石當盆似女牆，出鏡川原紛漠漠，陵雲松栝鬱蒼蒼，遠情便欲馳江表，高步翻愁涉澗隍，我有人間佳耦在，塞帷無意訪巖香。

又蓮谷月下有懷：

涼蟾斜出彩雲間，長嘯臨臺獨夜闌，此際江城宜宜者，倚帷人定憶廬山。

這同龔秋華室詩集裏所表現的華山畿的情感完全不同了，華山畿所表現的情感是奔迸的，慘烈的；這裏所表現的情感是溫和的，是蘊藉的，這大概和年齡有關係罷。

他雖是模擬唐詩了，但宋人的集子，他仍舊是不大看的，而近代詩派裏所最佔勢力的江西詩派，他是絕口不談的，

聽說有一次他拿着陳衍編的近代詩鈔來看，他就連罵「不通」，「不通」，馬上把牠丟了。固然陳編的詩鈔，有鄉曲之私，入選的不是同鄉，就是師友，而沒有選到他的詩，也是一個大原因。

民國二十年，東北事變，先生由京避居北平，「目覩時艱」，「傷心家國」，他受了極大的刺激，次年回京後，他一切的言論都變了，他本來是一位絕對的經古文學家，但是現在是說「貫通古今而無所是非」了。他的文章本來是法魏晉的，現在也說「唐宋八家之文，未可厚非」了。他的詩本來是學選體的，現在也提倡汪荊公的詩了，甚至江西社裏「黃山谷」的詩，可也說他是「妙」了。他最所反對的白話文白話詩，也不反對了。他說：「國將覆亡，遑論派別」。其言至爲沉痛。所以先生最近的詩，信手拈來，自成一格，而憤世疾俗之言，溢於紙表，茲舉兩詩爲例：

和行嚴白門感事

蜀鵑啼血闕深冤，江燕操泥壘舊痕，欲謂邦人無父母，空看黨局付兒孫，橘中布奕身何託，網孔逃兵術殺論，知有涉江相續設，青蕪已滿兩京門。

上巳日不出

漸覺人間春可哀，獨居深念罷登臺；衹高風裏遊驄出，「客傳前一日集衹高於雨花臺，集者數百人，觀者數千人」○玄武湖中對鷁開；（有人約予修禊湖畔，未往○）南土芹泥留燕壘，朔方花雪限龍堆；無情合是秦淮水，仍爲羣賢泛酒杯。

和韋行嚴的那首詩，是前年韋氏爲了辯護陳獨秀事過京以詩投先生，故先生和之如此。這兩詩諷論時事，實在是「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誡」，深得風人之旨，現在再舉一首七古：

四月二日謁于皇先生墓，遂詣靈谷寺，遍值牡丹盛開，流連至暮而返。

數年不到鍾山下，顧氏阡成山已[illegible]，載酒誰能酹蔣陵，看花獨距尋蘭若，宋劫將隨佛亦哀，昆陵風起法幢摧，已奪靈場爲下里，倘餘異卉在香臺，老僧護惜溪西蜀，忍見珠英委棒棘，留得一叢深色花，扶持猶藉金王力，今年節候苦常欹，無數芳菲雨霜肯，偶爲蘇晰成散策，忽逢絕艷「一凝闌，實發孫琪塔旁實，金翦玉佩渾無語，曼共倕晏託化城，應以浮雲觀富貴，繡幄薰香夜亦清，[illegible]日曉偏明，孤芳空谷非無實，萬里重陰倍有情，萬花氣勢傳先席，[illegible]翩幾紅暮，眞欲春色倍饒人，繽紛紛能閒作，蓬蒿棲遲白下門，有花無客共芳樽，明朝準擬拗花去，江上還招杜宇魂。

我們讀了這一首，就知道他魄力的偉大，真氣磅礴，直言不諱，近代的詩人，沒有一個能及得到的。世人僅知道他是一個「經學家或一個小學家，不知道他是一個多方面的人，他的詩的成功，在近代詩界裏，自有他的地位，有些人因爲他的衷性古怪，不同流俗，故爲奚落之辭，說他的詩是「學人的詩」，這眞是冤枉啊！章太炎先生題他的夢墳母墳圖記後說：「恐世人忘其閎美，而以繩墨格之，則斯人或無以自解也」。這話眞說得對啊。

一週間國內外大事述要

自二十四年七月廿六日起至二十四年八月一日止

本週國內時局情勢，仍甚沉悶，中央已決議定九月二十日召集六中全會，中樞政局之開展，非俟開會後，不能有所表現也。救災計劃，行政院已通過原則，交關係各機關辦理。治黃大計，經委會決定召集蘇魯兩省主席及黃河導淮兩委員會商議根本辦法。陝西剿匪會議已閉幕，各軍長紛紛返防，張學良亦已回鄂，剿匪方略，當由張向蔣請示後繼續辦理。川匪北退，陝匪緊張，今後剿匪中心，已由西南而移於西北，更不容忽視也。至於國外大事，本週中仍以義亞問題爲最足注意，國聯行政院已開會，但係舉行非公開會議，據聞討論結果，主張繼續調解，由艾頓擬決議案，能否得義亞兩方之同意，須俟下週方能明瞭也。

國內

六中全會定期舉行

中樞政局，自汪病後，雖有孔祥熙負責，終嫌不足以應付目前緊急局勢，且國家要政待商者甚多，故上週中央常務會議決定於九月下旬召集第六次中執委全體會議，以便解決，葉楚傖於二十六日由京到滬，爲六中全會事訪于右任，一日中央常會已議決定九月二十日召集六中全會，是黨政務之開展，須俟開會後，方能有所表現也，

汪病漸減輕

汪精衛納自到青島休養後，已漸減輕，赴青視汪疾之黃紹雄陳公博二十八日返京，據陳公博談，汪病已逐漸減輕，熱度亦較前減退，膽囊經打針調養，亦見平復，再經相當時間療養，當可望恢復健康，黃紹雄到京後，仍乘原機飛滬，稍留即返杭，唐有壬曾仲鳴褚民誼三十一日夜車赴滬，擬於一日乘機飛青，探視汪疾，

中日問題沈靜

本週關於中日問題，表面上比較沈靜，日本外務陸海軍大藏各省於二十六日午後舉行四省會議，外務省方面出席者，爲東亞局長桑島以次各課長，大藏省爲理財局長青木，國庫課長湯本，陸軍省爲軍務局長永田，滿蒙班長大城戶，中國課長楠木，海軍省爲軍務局長吉田，軍令部第三課長高須，就今後一般對華政策問題，以外陸兩省所獲情報爲中心，充分討論，至下午三時始散，外務省方面當即根據四省會議討論結果，趕速起草具體案，一俟脫稿後，即將派遣事務官，携帶該項原案赴華，俾與駐華使臣從事討論，以期確立對華政策，而於九月左右，在上海召集全華總領事會議，傳達其所定方針，並正式進行使館昇格後之中日提携工作，據東京三十一日新聯社電云，乘華北問題解決之機緣，決定日本對華之第二段根本方策，既爲中國方面所期待，且更廣爲日本對華關係方面所希望，日本政府有鑒於此，已命外務，陸軍，海軍，大藏，四關係省事務當局，趕辦具體策之樹立。日本之對華第二段工作之根幹，在確立東亞之安定，其要點如次，（一）爲確立東亞安定，應與舉凡阻害中日關係之對外的對內的勢力抗爭，爲此，要求中國全土之排日抗「滿」運動之絕對禁止，俾嚴防第三國對此之無責任的策動。（二）華北問題解決，同時日本所期待之對華第二段工作，實向增進東亞之安定一途而前進，至增進東亞安定之具體方策，第一中日「滿」三國之積極的相互扶助，華北之產業開發，文化扶助，已成當面之問題。依華「滿」間相互依存關係，結局中國之承認「滿洲國」，中日「滿」三國相互協力之具體化，乃爲關係四省事務當局協議之中心問題，而極爲一般所注目，

北平日大使館武官高橋談最近中日局勢，（一）察東保安隊事，已交涉完全解決，人數亦已決定，（二）中日經濟提携，尚未正式交換意見，至日方各次考察團來華調查，係準備將考察所得及意見，供日本資方之參考與採納，總之，中日經濟提携，須兩國雙方合作進行，始可成功，若一方單獨行之，殊不易實現也，（三）至中日文化合作問題，前由日本文化事業部長岡田來平，赴各關係方面參觀，並與各教育當局交換意見，返國後，已將華方意見轉告日各關係方面，以便促其實現，至將來合作之方法，本人現尚未聞悉云，

松岡任滿鐵總裁

當此日方以滿鐵爲中心開發華北經濟計劃之際，滿鐵總裁忽改由松岡洋右繼任，原任總裁林博太郎因與關東軍意見不合而去，一日日本閣議以松岡洋右繼任，據聞係關東軍司令官南次郎保舉，由軍部推薦，松岡曾任滿鐵總裁，並代表日本出席國聯會議，聲明日本退出國聯，主張毀黨造黨，日方之急進人物也。

川陝共匪近勢

四川共匪自分股北竄後，一股已過邛崍山北，丹巴匪曾反攻，已被川康軍擊退，匪佔各地，匪退後陸續由官軍收復，但不時仍有小股殘匪出沒於茂縣北，其主力在大黑河右岸一帶，至陝北匪勢，延長延川保安安塞安定五縣，已完全爲匪佔領，厲施吃緊，而四鄉匪化甚深，陝南方面之徐海東一股自七月中旬由商雒鎮柞等縣突圍而出，曾竄至距陝西省城四五十里之引駕迴鎮，經官軍追剿後，已潛伏於佛坪華陽等地山中，西安剿匪會議已畢，張學良三十一日飛回武昌，孫楚李生達等均回太原，各將領即督隊前往句剿，今後剿匪重心，又由川西移至川陝矣，茲述其概要如次，

川匪竄至邛崍山北

川剿匪軍自攻克茂縣後，茂北要隘仍有匪，新克之地，碉堡亦未完全完成，大軍不便進攻，徐匪戰略，恐係收縮後再澎漲，故此時之防禦尤重要，中央軍爲準備進剿，特令成都等十五縣徵鐵肩隊八百名，須能担六十斤，日行十里，月餉十元，並給實服毛毯，六月後退役，第五路軍及川康軍，連日均對匪攻擊，六路軍已佔領洞門關，匪有向壤口行進之模樣，蘆花以北，沿黑水河西岸，有匪二千餘人，第四路楊森部李旅，二十六日晨攻克喇嘛寺，匪陷後續向懋功城猛攻，匪附城頑抗，激戰至午，該匪不支，退過小金川，當即進佔懋功城，丹巴之匪，連日反攻，迭經我川康軍擊退，當乘勝佔領拿鼎上之鶴鷲寺，我軍由長將沙垻渡河，將棱坡大寨之匪擊退，已佔領大寨中路梁又丹城，對岸之匪，退入小金河後，我已佔領甲楚橋，大股匪衆會合後，分股北竄，已到邛崍以北，現出沒於松理茂間之匪衆，均有作北竄模樣，雅屬各地之中央軍均北調追匪，大部已到安縣，綿陽，飛機已數度飛往懋功一帶偵察，邛崍山雖高，但不足阻礙飛機活動，故此後匪之蹤跡，仍隨時由飛機監視，匪主力在大黑河右岸七布七寨及上中下讓口一帶，黑河下游戲江與兩河口各村，均被匪焚燬，甘青邊界迄今尚未發現匪蹤，參謀團徵募之鐵肩隊二萬八千名，催指定之三十五縣於短期募集，以便運輸追擊軍需，

西安剿匪會議已畢

剿匪會議，自張學良到陝後，召集各軍長開會，於二十七日在西安舉行，計出席者行營主任張學良，各將領如于學忠楊虎城王以哲龐炳勳孫楚李生達高桂滋孫蔚如馮欽哉井岳秀（副師長李蕃侯代）並軍分會派駐陝北參謀團王任毛侃新編第一軍軍長鄧寶珊等均參加，對於今後各軍聯絡進剿之計畫，已有縝密之商討，將積極完成碉堡政策，實行穩紮穩打之辦法，據高桂滋對人談稱，西安會議，無若何具體決定，各將領陳述意見，希望中央從政治方面加緊工作，以補軍事之不足，一切由張王任向蔣委員長報告並請示辦理云云，張學良已於三十一日晨乘飛機飛返武昌，孫楚李生達三十一日同并，孫蔚如同乘張機回南鄭，高桂滋回北平，

陝省匪情不容忽視

關於匪部情形，陝南方面徐匪海東，於七月中旬，率悍匪三千餘衆，由商雒鎮柞等縣突圍而出，是役追擊徐匪之警備第一旅唐嗣桐旅，有兩團覆沒，唐旅長被俘，終以身殉，其後匪部即過藍田出終南山口竄長安縣境之引駕迴鎮，盤據二日，燒殺甚慘，另有一股由子午口竄出，兩地距省城均四五十里之譜，以故人心惶惶不安，鄉民來城避難者甚

衆，旋經綏署派得力部隊往援，匪始沿山竄至鄠縣盩厔一帶，又被各部隊跟蹤追剿，匪又由澇峪口同竄入山，最近據前方報告，匪已竄至佛坪，華陽等地，與彼處潛伏土共聯合，駐軍正在防範包剿中，陝北方面刻尚無重大變動，膚施近較吃緊，四鄉匪化甚深，孤軍守城極爲可慮，若再無增援部隊，恐難長此支持，

據八十四師師長高桂滋氏三十一日談稱，（一）匪之組織，盤據陝北者爲紅軍二十六軍，其確實人數究有若干，現無從統計，但知其槍枝不過萬餘，而可用之好槍則僅七千左右，匪軍軍長劉子丹轄三師，其番號完全與我方相同，如本人所部爲八十四師，彼亦號八十四師，其僞師長一職係由劉自衆，井師長岳秀所部爲八十六師，彼亦名八十六師，僞師長爲楊祺，馮師長欽哉所轄四十二師，而彼亦有同樣番號，僞師長爲楊森，此三師爲匪軍主力部隊，其下尚有十四個游擊支隊，此外各種小組如赤衛隊等則甚多，匪軍現完全佔領者有五縣城，爲延川，延長，保安，安塞，安定等，靖邊一度陷落，頃已收復，（二）剿匪情形，所部自去歲開到陝北接防，擔任剿匪後，與匪大小戰不下百餘次，其後因擾亂綏遠之楊猴小匪部竄至陝境，本人抽兵前往堵剿，同時馮欽哉部又調至陝南鎮撫，以防範徐海東匪部，官軍之力量薄弱，匪軍之防地乃愈擴大，當時曾被佔有十縣之地，防線延長，交通不便，如是剿匪更爲不易，現在陝北狀況，正與民國二十年之江西情形相彷彿云云。

閻錫山防共根本策

閻錫山二十九日晨在綏省兩署紀念週報告，謂陝北匪氛若長久不平，山西自身之危險不堪設想，蓋全省國民經濟已成破產之勢，十家九貧，十村九困，在此等情形下，邪術亂言，最易煽惑，此尚爲皮膚之病，非心腹之患，所謂心腹之患者，即私有土地是也，說到此實不能不怨商鞅廢井田，種下莫大禍根，因曾得共匪訓練黨員報告，謂山西可有百二十萬忠實可靠的兵，並有能養百二十萬兵之餉，全省農田有八十餘萬頃，將此農田分給農民，較之普通兵餉優厚甚多，有此優厚兵餉，有此忠實士兵，總有招齊之日，故山陝毗連，甚爲危險，目前防共之法，（一）將全省百二十萬戶之人民，自行武裝起來，在大空隙中大奮鬥，拚命的自衛，（二）實行井田意義之制度，耕者有其田，使佃農層農安定化，以消滅其大空隙，並使社會基幹之農民武裝化，以保衛社會之安寧，此兩條無論走上那一條路，均可澈底防匪云云，

整理水利救濟災民

本週水患，江水日落，不成問題，黃河上游，雖有漲勢，各方防堵甚力，目前可不至出險，惟魯境各河時有潰決，災情愈重，而蘇北築堤問題，引起蘇魯利害之爭，今後關於水利如何整理，災民如何救濟，實爲最切要問題，許世英自視察長江各省水災後，已回京向中央報告，並向中央建議，整理水利與救濟災民辦法，行政院已於三十日會議通過原則，茲分述於下，

許世英建議案通過

許世英二十八日由長江各埠視察災情回京，據談鄂贛湘皖災區景況甚慘，災民約逾千萬，田地被淹達十萬萬平方公里，公私損失不下五萬萬元，其中以湖北爲最重，慘狀遠過民二十年，關於救濟辦法，原則爲急賑農賑，由中央地方分途並進，惟本年水患，較民二十爲甚，望災區以外之同胞，努力相助，爲災民多闢一線生路云云，三十日晨行政院會議，許世英出席，報告沿江勘災經過，當通過許提出之救災辦法之原則，交由內政部財政部賑委會衛生署辦理，並由經委會會同進行，許所擬辦法大致分五項，（一）工賑，以中央統籌辦理爲原則，請召集各當局舉行會議討論辦法，（二）農賑，約需九十餘萬，擬就中央救災準備金項下動支，（三）急賑，以中央輔助地方辦理爲原則，需欵共約九十餘萬，（四）防疫，已由中央指撥四萬元，交衛生署辦理，（五）減免災區田賦，由財部核辦，此外對鄂湘贛皖四省賑欵之分配，亦有相當擬議。

救災準備金保委會

中央救災準備金保管委會，三十一日下午三時在賑委會開成立會，並開首次委員會議，許世英主席，報告組織經過，並稱本年度國庫艱窘，救災準備金，如須全列七百餘萬，自非財力所能勝，現在酌列之二百萬，係於無可設法中格外編列，本會對財政當局，至深銘佩，惟本年江河氾濫，災象畢呈，本會即將依法可以動用之一百萬元，全數分配補充

各省，仍屬杯水車薪，深盼循序漸進，終達儲備五千萬之日，庶以完成實施救災準備金法暫行辦法案之使命，抑依該辦法規定，各省如不依法撥存，遇有災患，不得請求中央補助，業奉政院令知，各省補列預算，組設保委會，切希各省長官迅速依法實施，旋討論通過辦事細則，並決議請內財兩部，賑委會，會銜再咨催各省市，尅日成立救災準備金保委會，至救濟長江各省水災辦法，俟奉政院令交，再行遵辦，報告畢即散會，許世英下午五時至行政院訪孔祥熙，商承救濟水災事宜，據悉許所提辦法，經政院決定，交內財兩部衛生署賑委會審查，已定日內在政院舉行審查會，許談余擬呈政院之救災辦法，爲治標的，治本方針，端在整理水利，刻下余正草擬治本辦法，將江淮河漢全部水利問題之應興修整理者，均包括在內，日內脫稿，即呈中央採擇云云。

黃河如何徹底整理

全國經濟委員會對黃河堵口辦法，曾派鄭肇經隨同李儀祉赴黃河視察，在濟時曾商定堵口辦法，惟日來黃河流量增大，由四千餘立方公尺升達五千餘立方公尺，同時第五六兩口門間之大堤突告潰決一段，面積甚廣，情形頗嚴重，據稱目前水量雖漲，但河底甚淺，水力尚不洶湧，倘秋汛一至，當更危險，擬設法施工維護，又黃水向湖合注，危及蘇北，經委會除令黃水會派員查勘外，定五日召集蘇魯兩主席，導淮會黃水會兩委員長，及工程師開會，討論徹底整理辦法。

又蘇北大堤，自施工以來，引起魯方之不滿，蘇主席陳果夫三十一日電韓解釋，謂蘇北築堤，爲防止災區擴大，不致影響黃水宣洩，請派員詳查，以免誤會云云，至於黃河水道問題，形勢漸趨嚴重，由微入運之湖口閘，及由藺家壩向徐北瀉水之兩大口門，均蘇省府及徐淮人民所最重視者，計徐北故黃河堤，可爲徐州第一道禦黃防線，九里山至琵琶山，爲第二道防黃線，中有車道口，再北則爲張孤山與藺山，均係東西形勢，此爲微湖南岸，爲第三道防黃線，但藺山至張孤山間之藺家壩，年久失修，已難防水，由張孤山向西北沿微湖西岸，正在建立蘇北大堤，該堤與藺壩，均係微山湖南部口門，果黃水匯流此處，極爲重要，勢能牽動一部大溜，倘破藺壩，再荊河至下邳入運， 則邳宿睢及淮揚人民， 將無噍類矣，盼蘇省爲維護蘇北，應將藺壩速行設閘，將此段蘇北堤壩加高築寬，下游屯石，庶可保護荊運兩河，不至挾黃水併流，淮揚災患當能減輕，並可操縱黃水。

蔣之根本治水意見

蔣委員長令沿江各省府，略謂，本年大水成災，業經通電各軍，捐資救濟，根本治理辦法，仍以疏濬各河流，修築堤壩爲急務，際此水災之時，應迅依行營徵工條例，籌備築堤工程，並應召集難民，以工代賑，爲一勞永逸之辦法云，

國府明令施行兒童幸福

教育部內政部於本年三月十五日提出行政院會議規定實施全國兒童年大綱，當經通過，其目的在喚起全國民衆注意兒童教養，保障兒童健康，本定四月十二日起至明年四月三日止，後以籌備不及，改於八月一日開幕，全國各地均遵照中央規定辦法開會辦理，國民政府特於七月三十一晚發表明令，通飭全國，切實施行兒童幸福事項，原令如次：

兒童爲民族生命之始基，値玆兒童年開始，有關兒童幸福事項，自應依照法令，盡力施行，查我國關於兒童幸福事項，學齡兒童應受義務教育，在學兒童應予優良之智識及體格訓練，育兒應以新法助產，嬰兒及一切兒童應爲增進健康，防止傳染病等，現行約法及各種教育法規，衛生方案，體育方案，各有明文規定兒童生命權益之保障，童工學徒雇用年齡工時間之限制，人口等國際公約，並經我國與各國共同簽者，果能依照實行，裨益兒童，當非淺尠，至如兒童食衣住行之改進，孤苦流離之救護，殘廢低能之教養育機關之完備，或尚未定有法令，可資依據，或雖略有規定，而缺漏仍多，玆爲增進兒童幸福，鞏固民族生存基礎起見，凡有法令可資依據，而行之未力者，應由各機關統率所屬，督導全國人民，切實遵辦，其尚未規定，或有所缺漏者，應由各關係機關于兒童年一年間從速擬訂，，呈候核行，義務教育關係兒童福利至巨，應自本年度開始辦理，目前各地方災祲迭見，兒童之流離失所，有待救濟者，爲數當不在少，此二事尤應特別注意，事關兒童幸福，民族前途，合行令仰全國上下，一體知照，努力遵行，是所至要，此令。

國外

國聯討論義亞局勢

國聯行政院上週通知定七月三十一日午後召集開會，討論義亞問題，但係舉行非公開會議，歷半小時即延會，由艾頓起草決議案，主張仍繼續調解，當未開會前，義政府會照會國聯，謂已致亞政府一照會，表示願完成和解與仲裁手續，同時亞國又有一聲明至國聯，請國聯行政院開會討論亞國按盟約第十五條提出之呼籲，英法義三國仍不斷交換意見，但義國態度主張國聯限定審議範圍，否則即將退出國聯，義政府已於二十八日將此意電達國聯秘書處，亞國亦同時致文國聯，聲明願繼續進行調查手續，文中並未堅持援用盟約十五條，亦未要求行政院會應討論爭議全案，英代表艾頓先於二十九日赴法，會與拉佛爾會談一小時，英政府仍主張行政院討論範圍，不僅以維魯亞事件為限，應就義亞關係，作整個探討，據此國聯行政院開會，恐無具體結果也，義國人情甚激昂，羅馬市民會大舉示威，擁護墨索里尼之政策，勢非一戰不可，且看英法如何調解耳，茲將本週所得各情，摘要記述如次：

國聯主張繼續調解

國聯行政院七月三十一日午後舉行非公開會議，討論義亞爭議，歷半小時，延會至明日午後五時，明日大約將舉行公開會議，艾頓拉佛爾與蘇俄外委李維諾夫，會同草擬提交會議之決議案，其中含有下列四點，（一）賡續調解手續，（二）雙方皆不得開始敵對行為，（三）舉派第五仲裁員，而於九月二日提出報告，（四）一九零六年條約簽字國，應出力勸解，今日會議時，亞國雖非該院委員，其國聯代表哈華利亞德，曾被邀列席，助以亞代表團法顧問席士，先由主席李維諾夫宣讀議程，及義相墨索里尼提出關於討論範圍保留之來電，亞代表於是即起立陳述亞國之理由，並堅主應將土地之權問題列入，且保留亞國提出全問題之權，拉佛爾乃提議延會，俾便利非公開之談判，艾頓表示同意，但稱行政院擴張討論範圍之權，無論如何不得加以限制云，本日亞代表所取之態度頗弱，對於議程以討論維魯亞衝突案為限之主要一點，並未提出抗議，人人皆為驚異，當拉佛爾提議延會時，義代表阿洛錫一躍而起，謂渠之出席會議，僅為討論調解問題故也，延會後，李維諾夫，拉佛爾，艾頓，阿洛錫四人，即作非公開之集議，如私人談話能商得同意，則英國將予接受，但若不能成立同意，則艾頓將力謀行政院會議作爭案之全盤討論云，當艾頓與拉佛爾三十日在巴黎談話所商定解決辦法，三十一日已向羅馬提出主張成立英，法，義，亞代表之少數人委員會，根據一九零六年之條約，開會研究全部地位，義國担任在此談話繼續之時，不得採行敵對行為，上述提議，可為國聯會員國所歡迎，因彼等于此可不與聞義亞爭議，而使大國負其全責，查一九零六年條約英法義三國担任，（一）尊重並設法保全亞國之土地完整，（二）任何一方面得之實業讓與權，不得損害他國權利，（三）不干涉亞國內政，（四）共同行動以保障彼此在毗連亞國之領土內利益，（五）彼此協定亞國境內之鐵路建築，及三國人民在貿易與運輸上之同等待遇云，

義電國聯表明態度

義政府二十八日致國聯秘書廳，表明態度，謂七月三十一日行政院會議，須以覓取最佳方法，使調解與仲裁委員會得復進行會務，為其唯一目的云云，義政府並派首相之機要處長阿洛錫代表出席，陳述義國對亞國之意見，墨氏此電，不外對國聯一種表面威脅，使行政院延期，以便進行軍事準備，同時國聯又發表義國致亞國之照會，表示願完成和解與仲裁之手續，其意蓋主張國聯祇以討論邊界問題以及仲裁員之權力為限也，又羅馬市民，於二十五夜在外交部附近，舉行大示威羣情激昂至二十六日拂曉始散，

亞國仍請國聯討論

亞國於二十八日致文國聯，謂願繼續進行調查手續，並稱關於此事之論辯，已由調解仲裁委員會之亞代表提出，亞政府願聽國聯行政院決定關於參照條文之解釋，並承認亞代表所提出關於解釋調解委員會使命之申請公文，又稱亞政府從未允限制仲裁員之權力，行政院宜判決雙方仲裁員之爭議，云云，

英法會前交換意見

義亞兩國態度既如上述，英法兩國仍進行調解，艾頓於赴日內瓦之先，曾到巴黎訪拉佛爾，兩人會談一小時，國聯方面有勸亞國接受調解，一面將研究第五仲裁員，又有人向國聯建議，由國聯代管亞國，藉以解決義亞爭議，並主張以經濟權給與義國，而以保衛亞國免受外國侵略為諒解云云，此項建議，已達諸亞皇，據聞亞皇表示，謂對於歐人勢力之原則，如純為經濟的，則並無異議，亞人寧願在歐人指導之下，而得繁榮，惟不欲獨立而貧苦云，

英美日海軍競爭

關於海軍問題，自英國宣佈廢棄海軍比率主義後，日美兩國均發生反響，英國海軍部且有海軍龐大計劃，日本海軍當局已表示絕對反對，美國除擬在太平洋設空軍根據地外，並籌商維持太平洋海軍優勢之計劃，茲分述如下，

英國七年造艦計劃

英海軍當局之七年造艦計劃，業向日美法義等國通知，二十九日倫敦每日先鋒報已揭載，英海軍當局既不承認，亦不否認，英國「每日先鋒報」二十九日晨登載英海軍部今年計畫，此項計劃之詳則，業已通知其他有關係之政府，此項計劃有伸縮性質，可隨時修改，但據「每日先鋒報」云，將來修改增多之可能性較減少為多，預計在一九三五年至一九四二年之時期中，英國軍艦在華盛頓與倫敦海軍條約下，將有若干艦為廢艦，故英國擬以一萬五千萬鎊增造最新軍艦，以彌補其缺也，其所擬增之各艦，為巡艦五十艘至七十二艘，驅逐艦八十四艘至一百四十二艘，潛艇三十九至五十七艘，飛機母艦八艘至十艘主力艦將由十五艘減至十四艘，但就實際言，在一九三五年至一九四二年之時期中，所需造者將有主力艦十二艘，巡艦三十三艘，驅逐艦六十三艘，潛艇二十艘，飛機母艦三艘云，二十九日掌璽大臣倫敦達雷氏在貴院答覆貴族西錫爾氏之質問時，申述海長孟塞爾放棄海軍比率之宣言，西錫爾質問取消比率制及代以宣布海軍政策之程序，實義何在，倫敦達雷答稱，英政府之政策，迄無改變，對於華盛頓條約中之限制海軍辦法，仍願其繼續有效，但為避免一九三六年海約滿期後發生海軍競築計，故對於意見不同各國之慾望與情感，不得不予顧及，英政府於去年十月間與美日兩國代表談判時，曾經獲得一結論，以為欲按照比率原則以獲得一代替華盛頓與倫敦海軍條約之任何協定，殊不可能，如欲保持量的限制，其唯一希望，即在未來之條約中，刪去足以代表比率的數字，而由各國作一自願的片面宣言，表明其在若干年中（例如一九三七至一九四二年）之建築程序，據當時之建議，此項宣言，將不具有契約義務的力量或方式，惟列強事先對於建築之數字，必須意見一致，且各國必須担保，如欲更改其已宣布之建築程序，至少必須於一年前通知他國，此項建議，曾於日美代表返國前，向彼等通知，且曾轉告其他華盛頓條約國，英政府在近期談判中之目的，即在與他國協商，產生一種限制軍備之制度，而避免用契約方式表示海軍力之確切關係，此項制度對於防止無限制的海軍建築，當能獲得某種之保障也，倫敦達雷氏於結束時稱，英政府除關於量的限制之建議外，以為對於質的限制獲得妥協，亦極關重要云，

日本反對英造艦案

據東京三十日電通社電云，關於英政府決在下屆海軍會議中，放棄比率主義，而行自主的造艦宣言，同時並樹立以現有勢力為基礎之七年造艦計劃，而向關係各國作此項通告說，日海軍當局懷如左之見解，且持絕對反對造艦宣言之態度，㈠刻雖尚未接到任何報告，但英國或係樹立以一九四二年為目標之造艦計劃，而擬向日美法義等國作此項通告，亦未可知，㈡按英國之造艦宣言，當係一九零七年在海牙開第二次和平會議當時，由該國所示龐大的造艦計劃，而非他國所能追隨者為藍本，果爾，則頗有成為軍擴之危險，故斷難同意，㈢造艦宣言之用意，或在防止一九三七年以降之無條約狀態，亦未可知，但日方則認為毋寧在無條約狀態之下，行自主的軍備，為頗有力於國防及財政上，是故最大共通保有量之主張若被採納，則上項造艦宣言，殊非必要，㈣英國雖或意欲在英德協定外，更與各國個別的作成宣言案，亦未可知，但英方所謂自主的宣言案，既係圖行現有勢力以上之造艦，自無異比率主義之延長，故日海軍方面，絕對反對此舉，

美維持太平洋均勢

美國高級海陸軍官與外交官吏二十八日開會，討論現行海軍條約無效時，維持太平洋上海軍優勢之計畫，彼等承認，英國突然放棄海軍比率制度之結果，情勢爲之一變，本日會議情形，絕對秘密，惟聞太平洋上美國各島設軍事設備問題，亦在議程之內，又自海軍條約簽字之後，太平洋上海軍情勢中之要點如下，（一）各國海軍競賽之可能性，（二）菲島政治情況之改變，（三）數國之紙上建造巨大商船隊，（四）美國會反對關於建造巨大商船隊之立法，（五）橫渡太平洋空航線之設立，（六）東京方面盛傳，如一切限制海軍之條約失效，日本將在太平洋島建立潛艇根據地，然主要議題爲美國太平洋各島設防與建造巨大商船隊二事云，又據華盛頓二十九日哈瓦斯電，衆議員威爾哥克斯前會提出議案，要求政府在太平洋及大西洋兩岸，建造陸軍航空根據地數處，該案經衆院陸軍委員會審議結果，決定在太平洋沿岸阿拉斯加，巴拿馬運河區域及西印度羣島各美國邊界地方，建造飛機場六處，衆議院當於六月五日將此案表決通過，旋送交參院討論，頃參院已將此案正式表決，送請羅斯福總統簽字矣，按此項計畫需費一萬一千萬美元，案中對於如何籌措此項款項，並未有所規定，至於六處飛機場之設置地點，則當由陸軍部決定之云，

多腦河公約問題

多腦河公約問題，沉寂已久，近忽重提，緣法義向奧匈及小協約國於本月二十六日提出計劃，各國多表贊同，其要點如下，確認奧國之獨立，確認彼此不干涉內政，宣傳亦包含在內，不許侵略及援助侵略者，如任何簽字國破壞此項公約，應實行協商，新計劃草案會送交德國一份，據悉除非明白排斥雙方協定，德國不致接受此項公約，一般相信，現時未提及雙方協定，但此舉仍屬不能獲得德國之贊同，羅馬方面有意即令德國不參加，亦將照預定方針簽訂多瑙河公約，新計劃亦提交英國及荷蘭，據羅馬二十八日哈瓦斯電，關於多瑙河公約問題，義國人士證實所進行之談判，係以法國建議爲綱領，此項建議係將小協約各國奧匈及波蘭之見解，均予充分顧及，公約內容，具有諮詢性質，不久即將提交關係各國審查云：

奧國取締復辟宣傳

自奧國沃圖大公回國後，復辟聲浪益高，據維也納二十七日哈瓦斯電，聯邦政府頃向各省長發出密令云，復辟之舉尚不成問題，一切煽動均非政府所願聞，關於變更國體一事，政府在未徵求人民意見，並與外國接洽之前，決不貿然將事，復辟派之宣傳運動，能在外交上妨碍政府自由行動，自未便加以容忍，保王黨邇來行動最爲顯著者即請出各地方市參會，以名譽市民權利，畀予哈普斯堡皇室人員，此種地方，若與皇室人員相關連，尙有可說，但如以名譽市民資格，作爲表示政見之工具，則大非所宜，政府茲特要求各地方市參事會，勿再以名譽市民權利畀予皇室承繼人沃圖大公，此外政府又分令各省當局，對於保王黨集會，認眞加以監視，一般人解釋此項通令，以爲復辟之舉，能在歐洲引起糾紛，政府業決定予以制止云，

荷蘭內閣改組

荷蘭本爲黃金集團之一，近來荷幣不安定，經濟界亦甚騷然，內閣總理柯里恩不能應付國家經濟風潮，下院否決其經濟議案，於二十五日提出辭職，荷女王初不允其請，繼命天主教派議員主席阿爾伯斯組織包羅各黨之聯立內閣，各黨不與之合作，不能成功，女王又命柯里恩組織新閣，天主教黨，自由民主黨均加入，其重要特點爲國會天主教黨議員，已允予以贊助，預料今將請下院重行考慮經濟議案，按柯里恩前閣之傾覆，即因下院否決該案故也，新閣以柯里恩爲總揆，兼任殖民大臣與國防大臣，外相一職仍屬格萊夫，新閣所包羅之人物，大爲民衆歡迎，其中僅社會事務大臣爲上院自由民主黨議員，新閣與前閣同會有反革命黨，天主教黨，基督教歷史黨，自由民主黨之人員，衆意國會於通過信任新閣案後即將閉會休夏云。

正誤

本報第十二卷第二十八期張佛泉先生「個人自由與社會統制」一文中第三頁上半欄第十七行「盎格魯薩克遜人的傳統精神，」句下，應爲『到現在也沒有多大的轉變，拉斯基在不久以前，還有文論「服從的危險」。』同頁下半欄第十八行「却是在後的」應作「都是在後的。」第五頁下半欄第三行第二字「講」應作「說」。同頁第十六行末一字「講」應作「譯」。第六頁上半欄第十三行「許多基礎概念多少——」落一「都」字第七頁上半欄第一行「工商部」應作「工商業」。

一週大事日記

自廿四年七月廿六日起至廿四年八月一日止

七月二十六日　星期五

▲葉楚傖到滬爲六中會事訪于右任。

▲許世英抵南昌勘察鄱陽湖災況。

▲魯省府議決設黃河堵口工程處。

▲禁烟總監部接收禁烟會。

▲日開四省會議商對華政策。

▲法義向奧匈及小協約國提出多瑙河公約新計劃。

▲美參院通過銀行案。

七月二十七日　星期六

▲國府命令特任石瑛爲銓敍部長，公佈修正中國紅十字會管理條例。

▲考試院公告文官高等考試定十一月一日在京平粵陝舉行。

▲出版法施行細則全文二十九條由行政院召開審查會通過。

▲韓復榘電中央請制止蘇北築堤堵水。

▲王用賓由京北上考察司法。

▲邵元冲抵太原晤閻。

▲陶尚銘調平政會參議殷汝耕繼任灤榆專員，蘇王琦升薊密專員，

▲滬申新一八兩廠宣告停工。

▲奧國取締復辟宣傳。

七月二十八日　星期日

▲許世英視察沿江水災畢，乘輪抵京。

▲劉湘自渝携眷飛蓉。

▲黃紹雄陳公博自青乘機抵京，黃飛滬。

▲平公安局長余晉龢辭職由祝瑞霖繼任。

▲膠濟車在南流蝦蟆屯兩站之間出軌，因路軌被匪拆毀。

▲義相墨索里尼電國聯反對討論全盤義亞爭端，亞國電國聯願進行調解手續。

七月二十九日　星期一

▲唐有壬自莫干山訪黃畢返京，日領須磨至外部訪唐有所談洽。

▲閻錫山在綏署紀念週報告，防共根本策，爲實行井田制及使農民武裝自衛。

▲商震由平返保。

▲何應欽由滬返京。

▲義首相贈蔣委員長巨型機，由義空軍大隊長史加倫駕駛抵香港。

▲寧案商定由我國再償付賠欵尾數一萬九千七百餘元，完全解決。

▲颶風襲福州翻船倒屋損失達百萬元。

▲西南政務會任李品仙爲四集團軍總參謀長。

▲英報發表英國海軍七年大計劃。

▲美參院通過授權政府在太平洋設空軍根據地。

▲國聯指派討論研究片面否認條約之十三國委員會休會。

▲丹麥農民向國王請願。

七月三十日　星期二

▲行政院通過許世英建議，賑欵由中央統籌。

▲國府命令，印花稅法，自二十四年九月一日起施行。

▲行政院決議改組湘省府，仍任何鍵爲主席，並任命劉峙暫兼豫民政廳長。

▲申新一八兩廠，風潮平息，復工。

▲何應欽在京醫肝疾，北上無期。

▲粵省試行徵兵制自下月一日起。

▲何成濬飛沙市，督剿鄂西殘匪。

▲英德兩記者在察東被匪綁架，德記者募勒已釋放，英記者無消息。

七月三十一日　星期三

▲國府命令(一)陸海空軍勛賞條件及獎勵條例自八月一日起施行(二)合作社法自九月一日起施行(三)任命劉峙暫兼豫民政廳長。

▲國府明令，八月一日爲全國施行兒童年之第一日。

▲張學良自陝返武昌。

▲美政府派布克，考察財政金融狀況。

▲法政府派歌諾西來華考察財政金融情形。

▲中央救災準備金保管委會成立。

▲滬日報公會代表，及各地報紙駐京代表，赴中政會請願修改出版法。

▲黃河上下游均漲洛口水位復達二十九公尺二寸三。

▲國聯行政院開會，討論義亞爭端。

八月一日　星期四

▲中常會決議定九月二十日召集六中全會。

▲全國兒童節各地舉行開幕典禮。

▲滿鐵總裁日閣議決以松岡洋右繼任。

▲日本陸軍異動命令發表。

論評選輯

今後之四川

川省朱毛徐諸匪近已開始竄往西北，茂縣懋功等縣先後爲國軍收復，如無意外變局，四川軍事自是可望告一結束，就地方言，誠堪慶幸也。

川省本天府之國，二十年來，雖軍閥混戰不絕，然因最後解決，多憑政略，少有長期戰事，得免根本破壞，且軍閥剝削所得，仍多留諸本省，散在地方，財富縱有轉移，元氣未盡消失。惟經過近年赤禍，川北川西，重遭蹂躪，生產機能，毀滅過甚，元氣恢復，殆非短期內所可希望，故此際不能不望川省上下各界人士共起努力於復興運動。

夫中國人民，習於勤勞，最能忍耐，川人尤然，但使在上者能爲之察吏清匪，解除苦痛，不加擾害，則幾度豐收，即可自力更生。本此觀點，吾人以爲今後治理四川，不貴有繁重之條數而貴有簡易之目標。約略言之，一爲懲貪污，禁中飽；次爲肅軍紀，辦清鄉。前者重在察吏，後者重在清匪，二事辦到，則民衆生活，自能欣欣向榮，地方元氣，自能逐漸回復，可斷言也。抑中國整個地方政治問題之解決，本皆不出此察吏清匪的兩項前提，而四川需要爲尤切。蓋川省久在大小軍閥封建勢力割據之下，地方等於采邑，牧令直同家臣，軍民混治，公私不分，貪墨之甚，中飽之多，在全國爲首屈一指。今當刷新政治之始，必先改造政界心理，使知親民之官，徵收之吏，乃屬國家公人，非復長官奴僕，應爲民衆服務，勿圖個人私慾，一方養成其服務精神，一方剷除其發財心理，同時愼重其任免，嚴密其料察，明賞罰，有保障，假以時日，必可令政界風氣一變，國省稅收增旺，此其一。四川軍界，久習於無法無天，自蔣委員長入川，風氣丕變，足徵軍人進德之猛，而最近實行裁減軍費至三分之一，人矢服從，各無異言，尤足令全國袍澤爲之致敬，惟川省歷經內戰，槍支遺落民間甚多，年來民生困難，强悍者流爲匪類，地方極不寧靜。自剿匪事告，軍隊集中，各地土匪，益復跳梁，現在各軍厲行縮編，久在行間者習於放縱生活，不願歸耕畎畝，亦不免由兵變匪，潛伏山林，爲害社會，此等隱患，亟應消除。現在赤匪遠逃，軍事略了，應將前方各軍，抽調復員，嚴申軍紀，別行部勒，分區清鄉，必令秩序安定，元氣乃可恢復，此其二。以上兩點，實爲川省起死回生之要劑，亦爲百般建設之前提，吾人切望蔣委員長劉主席等於此壹意進行，不必旁騖，少則半年，多祇一歲，地方必大改觀，亦必如此乃可奠立四川復興之基礎。

然而，以上兩事，乃政府當局之責任，其在川省軍民各界，更有其應盡之責任。夫以川省之財力，川民之聰明，過去二十年川軍所處之地位，對國家大局上儘有大可爲之資格，且亦不少其機會，乃因歷來領袖人物目光短淺，志趣鄙陋，徒知爭强鬥勝於夔門以內，爲禍桑梓，公私兩失，且招空前之匪禍，今日痛定思痛，必須省悟前失，交相規勉，領導民衆，別開機樞，政治上完成川省之統一，精神上改造四川之社會，革奢侈之舊習，成樸實之風尚，袪浮囂之心性，造堅毅之氣質，果使川政入軌，諸事進步，則發揮四川一省之人力財力，不難負起改造全國之責任，以爲復興民

族之先驅，此非冥想之談，實有至理存焉。蓋川人習性，最能接受新事物，新理論，而其地方財力，又足以副之，此爲四川獨有之特點。過去十餘年前，四川嘗有以一縣公費，供給西洋留學生十人以上之學費，其富庶可見，而許多新事業，雖在內戰連綿中，仍能有所建樹，亦不少實例可指，以此推測，則秩序恢復之後，建設事業，斷不難辦。且也，川人因習能接受新事物之故，對於科學，向極信仰，辦事規模，又頗宏大，此於新時代之物質建設，尤最適宜。現在川省歲入已有八千餘萬，軍費當然占用最多，將來民間元氣恢復，官場中飽剔除，收入方面，自將大增，支出方面則軍費祇有日減，建設所需，不患無款，此更爲各省所無之事，尤望川省各界，自今以往，努力復興，勿再辜負此天府之國也。

（錄七月二十六日天津大公報）

◇　◇　◇　◇　◇　◇

國民購買力萎縮之危機

據本月二十五日上海海關發表本年一月至六月全國對外貿易輸入總值，國幣五萬四千五百四十五萬五千二百九十二元，較去年同期減少二千四百三十九萬四千五百四十一元。輸出二萬五千九百三十六萬九千六百七十三元，較去年同期減少九百一十七萬五千零四十一元。入超額爲二萬八千六百零八萬五千六百二十二元。本年貿易情形，愈趨低落，此眞國家社會一大嚴重問題也。查對外貿易數額之增減，足以表示國內經濟情況之盛衰。自民國二十年長江水災，東北淪陷，中國已入經濟恐慌時期，國內農工商各界咸苦不振，國民購買力銳減，洋貨進口，因以減退，土貨出口，亦復減少。尤可注意者，中國本爲農產國，人口百分之八十爲農民，故國民購買力之中堅乃在農村，而近年農業恐慌，竟至與年俱甚。此等經濟恐慌情形，與資本主義國家之由生產過剩而來者不同，實由一般的生產力之減退而起，蓋上之有水旱天災，下之有內戰匪禍，外之有外國農工出產之廉價傾銷，軍需用品之高價輸入，內之則苛捐雜稅之剝削，交通梗阻之障礙，軍費耗去全部財源，公債充斥金融市場，在在皆促社會經濟加緊崩潰。如果中國有完全之獨立主權，或猶可依政治經濟之應急辦法，和緩恐慌，乃因國際壓迫，種種束縛，政治之無力量，經濟之缺組織，貿易管理與匯兌管理皆成爲不可能，於是國民生產力之減退，幾成爲不繫之舟，無從控制，而同時國民購買力之萎縮，亦幾陷於束手莫救之境地。整個中國，到處蕭條，國際貿易情形之低落，特其表現之一端耳。按之現狀，都市農村，殆皆同一破產。試觀上海爲中國第一商埠，近歲經濟恐慌，達於極度。據本年春金融界統計，自去年十二月十一日起至本年二月八日止，滬市大商家停閉者百十七家，小商店在二百四十家左右，平均每日約有六家倒閉。又如廣州爲華南富庶之區，乃據廣州統計局調查，二十二年一月份起至二十三年六月止，十八個月間，停業商店至五千餘家。至於天津爲北方巨埠，近年市場萎敝，直已喘息僅屬，許多商店，終年宣傳減價，時時門可羅雀。最近並報紙廣告費亦不願負擔，乃以微資，利用無線電放送委瑣鄙俗之娛樂品，藉作廣告，雖絞盡腦汁，依然莫挽營業蕭條之刦運。凡此皆可證明社會購買力徹底萎縮，縱有廉價物美之貨，其如根本無人購買何？此種情形，全國各處，久已深刻化，今湘鄂贛豫魯冀，又告水災，西北赤禍，復有惡化朕兆，長此激盪，益以國際貿易，將告絕滅，恐整個中國，皆將陷於地獄生活，此眞民族的大危機也！

吾人以爲中國經濟恐慌之解消，國民購買能力之恢復因有賴於中國本身之努力，其法不外改良政治，施行善政，削減軍費，增加生產，提倡節約，保護工農，整理金融，維持商業等等，然而關於經濟之統制，貿易之調節，動與外人有關，非賴國際協力，甚難運用圓滿，此爲中國半殖民地性質之特殊情形，事實毋庸諱飾；且中國市場，將來終屬有望，各國此時助中國即等於自助，此又吾人所願敘述中國經濟生活之危機，喚起國際注意者也。前月美國經濟考察團游歷中國，多所考察，團長福勒斯歸國後即

有援助中國之議，英法近亦為派專家來華研究，吾人甚望歐洲其他友邦，亦採同樣辦法，更望各國人士悉能認識危機，進行國際合作，援救中國民衆以出經濟破產之域，而漸漸恢復其購買力，則中外互利，寧止中國國民之厚幸？

抑中國國民購買力萎縮之危機，不但歐美各國應當了解，日本尤應認識明白。蓋自冀察外交問題告一段落，日方開發華北經濟之說，盛極一時，考諸實際，各報所傳，多出揣測，殊缺正確，吾人自不能據以為具體之研究，惟有一絕對的前提，亟須日方洞澈者，即開發經濟，首須中國國民有購買力，否則縱令鐵道增築，大沽闢港，日貨源源而來，而中國人窮愁凍餒，無力購買，又將如何？且開發經濟，必需資本，而資本所到，第一須安全，第二須有利。中國經濟恐慌，社會動搖，自無安全可言；人民窮乏，無力消費，則更無利益可圖。如此情形，除非日本政府資力過剩，甘於虛擲，自當別論，否則欲求資本家投資開發，恐無多大希望。吾人以為日本果欲開發華北經濟，首須協助華北當局，先求政治社會之安定，多方設法，恢復民衆消費力，然後進而從事經濟提携，則投資安全，經營有利，此兩國互利共榮之正軌也，望日本有識人士其善圖之。

（錄七月二十七日天津大公報）

◇ ◇ ◇ ◇ ◇ ◇

論陝亂

近時之國家地位，超過於緊張危險等等平常形容國難之一切名詞，而入於一種莫可說明之奇異狀態，然同時嚴重之內亂，猶在進行之中。數月來，全國目光集於黔滇川，今則川境已將肅清，問題漸趨於川甘邊，同時陝北之亂，由地方問題，而演成不可忽視之軍事的及政治的問題。

由一般形勢推之，陝甘日漸成為軍事的中心。日來張主任漢卿，在西安正召集各將領會議，入陝甘軍隊，正絡繹於途。夫就軍事言，江西能了，四川能清，是陝甘之肅清，要不過時日問題，似乎可以不必深論。雖然，陝甘，瘠地也，其人，窮民也。政府當局者，言開發建設西北者若干年矣，口惠而實未來，今一方匪竄川之大股，漸竄西北，一方又久久漠視陝北農村赤化之事，致其成為巨禍。以陝甘地方之困苦，與交通之梗塞，今後苟非從政治上經濟上積極救濟，則不但燎痛之匪禍，恐蔓外延長，且非致民胥同盡之局不止也。

徐向前朱毛之趨向，尚不盡明，今姑暫不論甘，而專就陝事一言。第一：國人應注意者，現在不獨陝北有匪，陝南亦然，徐海東一股，猖獗已久，迄未撲滅，故論陝亂，不能專看北部。第二：過去所謂陝北，係指舊榆林綏德延安屬，近則韓城一帶亦覩匪蹤，是由陝北而闖中矣。又所謂陝南者，過去軍事，在漢中，在興安，在商州，最近則徐海東一小股，曾出現於西安南數十里之鄉間，是今日對陝南之防務，乃從西安近郊起矣。第三：就陝北言，兵隊確不為多，就全陝論，則目下集中之軍隊，殆不下十師以上，而匪方總數，通南北計之，有械者當不過萬餘。由第一二兩點，可知陝亂嚴重之輪廓，由第三點，可知迄今為止，軍事效率之不良，證明此後應努力之點，不僅軍事上之問題而已也。

關於農村赤化問題，陝北確甚於陝南。陝南匪區小，為時亦暫，陝北則有廣大之區域，與較久之根據故也。陝北狀況，上星期一太原閻主任百川，在紀念週有長文報告，此為關於該區域嚴重情況之最初的官方聲明，遠近聞者，頗為震驚。大體言之，陝北二十三縣中，近惟井岳秀師擔任之舊榆林府屬五縣及米脂縣，情形較安。綏德以南，迄延安鄜州一帶，七八百里間，路旱不通，多不可問。近月陷城之縣有六，即延長延川安塞保安安定靖邊。高桂滋師駐綏德，目下可維持兩三縣，餘不可及。近時最危者，為延安城之運命，駐有井高兩師部隊，已月餘不通音耗，延安以南，情況更不可知。要之縱橫數百里間，殆盡成赤化，較之贛事緊急時，其區域之廣大相若，而地方痛苦，民罹荼毒，慘禍之慘，殆尤過之。吾人對此，惟望政府注意安陝之道，在於救民，民獲救則匪自消，故必須由政治上經濟上同時致力。關於政治上：應注重收容匪區逃出之人民，不咎既往，不罪脅從。行軍所至，務辦賑濟，附匪自承者，概加寬免，以仁勝殘，其效必大。其近匪區域之人民，願逃難者，應為謀便利，此事尤望山陝兩省當局速協定辦法，蓋沿河千里逃難最便之法為渡河入晉，但晉境取締甚嚴，且亦無收容之準備。關於經濟上，目下最要者為備巨額賑糧，安置災民。且軍隊既多，尤須嚴禁就地徵發，軍隊所需，概應由政府任之。此外應趁進軍之時，積極建築西安至榆林與綏德至河岸之公路。政府過去在江西費款億兆，數年而後竣事，今誠欲救民安陝，必有賴於相當之財力也。

軍事方面，亦有應改進者，即須明賞罰，嚴紀律，尤要爲統一指揮，此次西安集議當有所決定，故不詳論。默觀大勢，陝甘之安定與進步，甚爲國家立國所需，過去之貽誤已甚，但盼其不至貽誤到底耳。

（錄七月二十九日天津大公報）

新出版法的再檢討

新出版法自經本月十三日立法院三讀通過，本報即於十四日就主要條文，略事評論。邇來上海南京北平天津報界紛持異議，呼籲改訂。吾人願就該法內容，再加檢討，以供公衆參考。

按今日乃全體主義勝過個人主義之時代，事關全體利益者，個人必須犧牲。此不特政治經濟爲然，法律亦復如是，不但公法爲然，私法且亦如是，因是個人的自由主義在昔認爲地義天經者，現代國家，莫不以全體主義之需要而輒加統制。即在自由最稱神聖之英美，近年亦受世界思潮之激刺而有所修正。如美國之自由思想家杜威嘗將個人主義分爲新舊，主張個人主義應採新方式。英國哲學家羅素亦在許多近著中論及相當的統制爲現代社會所必需。由此可見自由與統制，初非絕對不能並存之物，而中國之新聞統制，實係本此世界潮流與時代需要而來，原則上自未可以厚非。所須問者：（一）統制之方法與程度，如何爲合理？（二）統制後之言論自由如何得保障？吾人今請本此主旨，作進一步之商榷。

一，新出版法對於報紙雜誌之社務組織，經費來源，收支預算及編輯發行計劃等等，概在必須呈報登記之列，意在防止濫設報館雜誌社，用心良善，惟效力極爲可疑，蓋經費來源，儘可勾結作僞，縱令實行驗資，終難澈底取締，至於發行計劃，收支預算，姑無論新聞雜誌與其他企業不同，在在須隨市面情況與本身做法爲轉變，即在辦理多年營業良好之報章刊物，亦難必其計劃之成功，預算之準確，新設者更無待論；且縱令憑空計劃，虛擬數字，審核者事先無由判斷其當否，事後甚難檢查其成績，規定看似嚴密，實際仍同虛設，此誠如上海日報公會呈文所謂『在偎佶者飾詞以對，仍可倖逃於取締，而謹愿者錫式是依，終且自陷於桎梏。』是亦不可以已乎？

二，關於新聞刊登之範圍，規定過於廣泛，幾令今後言論界之紀載批評，可以動輒得咎，統制程度太嚴，轉非國家之利。如規定『關於個人或家庭陰私事件，不得登載』毫無伸縮，不設例外，是直等於保護罪惡，良以公私界限，極難分別，試舉最近林主席嗣子林京在美置娼一案，雖屬個人行爲，實質影響殊大，至於以公人地位分應爲民表率，而乃蕩檢踰閑驚駭公衆視聽者，縱涉私德問題，理應接受公評，如竟絕對禁登，於義理實有不合。彼蘇俄報紙係屬國營，自無言論自由可講，然而俄報對於公人之批評糾督，最爲有力，此又世界統制新聞之一種特例，值得吾人注意。抑關於誹謗之事，刑法規定甚明，儘可援以爲據，出版法中殊無規定之必要。彼英美報紙所享言論自由極大，然而私人誹謗，處罰最嚴，故英美記者關於私人紀載，異常愼重。吾國不知在刑法上求正當之處分，而乃於出版法立過度之箝制，以立法技術言，又殊笨拙。

以上兩點，吾人認爲統制之方法與程度，不甚合理。以下請略論言論自由之保障：夫統制與自由有時似相反而實相成，言論尤然，蓋不特防民之口，甚於防川，過事遏抑，徒貫民怨，而言論自由，善用之可以傳達民隱，發洩民情，防弭革命而爲國家之安全瓣，英人於此，最能運用。中國就新聞統制言，實際情形已視新出版法爲甚，如郵電檢查之嚴，新聞禁扣押之細，停郵停電之酷辣，實新聞界所最感苦痛者，新出版法中竟無一言使之合理化合法化，反將許多監督干涉之權，公式地授諸組織欠缺完全之地方官廳，而一切委諸行政處分，更未規定任何救濟辦法，是則事實上政府對於報界，祇有統制而無保護，益令人對言論自由之存在，根本發生懷疑。不特此也，近年內地報紙，已久無言論紀事之自由，新聞記者縱欲對法律與良心爲負責之主張，而形格勢禁，絕對無容許發表意見之餘地，其於新聞紀事，更祇有根據官方發表，敬謹照刊，一字不易，甚至本地發生事件，街談巷議，內外周知，而報紙迄不許有隻字披露，此等現象，言之滋痛。將來如於現行各種取締方法之外，更加以新出版法之束縛，則全國各報紙，將悉如內地報紙之奄奄無生氣，政府之新聞統制政策，誠得之矣，其如國家清議別圖出路則政治社會之事變將愈不可測何？此又吾人心所謂危，不忍不爲當軸痛切陳之，如能乘公佈以前，將出版法量加審核，於統制與自由之間，妥求適當調和之道，則受益者當不僅言論界已也。

（錄七月三十日天津大公報）

全國兒童年今日開幕

今日為中央規定全國兒童年開幕之日，國府鄭重申令，實為歷史未有之盛典。依照本年三月五日行政院通過大綱，此項兒童年施行目的，在於喚起全國民衆注意兒童教養，保障兒童身心康健，圖謀兒童福利，俾使完成兒童之肉體精神，及社會的能力。夫兒童乃中國第二代之主人翁，民族之生命無窮，兒童之前途莫量，實施兒童年，即不啻悠久的策進民族之自強不息，其涵義重大，毋待論也。

按兒童年之規定，起於教育內政兩部在行政院會議提案，因定自本年四月十二日起，至明年四月三日止，後以籌備不及，改期本日開幕。其實施辦法，中央由教育內政實業三部合組委員會主持，更於各省市以官民合組之委員會主辦一切，所有應辦事項，曾經行政院會議通過，分月進行，條列甚詳。惟向來政府通令倡辦之事，最易流於官樣文章，此次之舉，性質殊為特別，利益極其普遍，吾人固甚望全國各省市多能表現實際成績，不以虛應故事終也。夫兒童利害關係最切者，不外養與教。依本年五月二十一日中央全國兒童年實施委員會發表會議紀錄，兒童定義為『自受胎起至十五週歲均為兒童』。本此定義，則兒童之保育應自胎中為始，然則受胎以前，必須父母身心健全，在受胎以後，必須善行胎教，如此乃能貫澈保育胎兒之主旨。將欲達此目的，根本上更須正風俗，重貞操，蓋世間斷無社會淫亂，男女濫交，而可以生育健全兒童之理，此吾人所應特別注意者一。因父母智識有高下，家庭境遇有豐嗇，兒童出生之後，所受教養，相差甚遠。此際一方面宜以政府或社會力量，多設助產機關，托兒場所，廣設學校，普及義教，使無知父母，貧寒家庭，得其助力，減少兒童苦痛，多謀兒童福利；一方面更宜向資產之家，加以指導，使對兒童為合理適宜之保育，不宜過事溺愛放縱，致以愛之者轉以害之，斷送幼事業者，尤不可將貧寒兒童化為少爺，此吾人所應特別注意者二。兒童頭腦，如一張白紙，生活習慣以至思想行動，大都皆以父母兄姊為法，然後模效學校之師友，是以養教兒童，應以淨化家庭，改良一般老年中年人之生活方式為急務，關於此點，舊式之腐敗家庭，固應排除，新式之摩登人物，亦須反省，蓋非有質樸健美之家庭環境，縱令有教育家對兒童耳提面命，總無以戰勝其先入為主之生活觀感，此吾人所應特別注意者三。家庭親族之外，最為兒童模效之標準者，當推學校教員。在今日失學兒童遍於中國之時，義務教育，自為當前急迫之需要，然吾人以為小學教師之養成與其待遇，尤應特別重視，蓋目前小學師資不良，教員待遇太苦，不特教導無方，而本人思想易陷於腐化惡化，更在在可以影響兒童之精神，此吾人所應特別注意者四。人莫不實愛其子女，然而現行教育制度，教授方法，兒童讀物，其不帶戕賊性者幾於絕無而僅有。一方力倡保育政策，一方則臨之以兵刃，投之以毒藥，矛盾撞著，莫可究詰。今日努力研究幼稚園與小學之組織與教材而策其改良，檢查兒童之新舊讀物而加以甄汰，事同慈善，義等救人，此吾人所應特別注意者五。以上五點，殆為兒童教養之根本問題，實與第二代最大多數國民有利害關係，亟須充分注意，切實施行，此外儘可依據政府頒布之兒童年實施辦法，按照財力所許，分別舉辦，縱有闕略，無關宏旨。吾人所望者兒童年一年結束之後，一般家庭生活，有一新之氣象，兒童身體精神，有健美之進步，人人之子女可愛而又能了解所以愛之之道，則政府之提倡為不虛，公衆之努力為有效，如徒留不盡正確之統計，空疏無實之報告，以作宣傳，則非吾人今日屬望之意矣。有識之士，幸共勉之。

（錄八月一日天津大公報）

◇　◇　◇　◇　◇　◇

防共與改造政治

本月二十二日晉綏靖主任閻錫山氏曾在紀念週報告陝北赤禍情形，其言曰：「陝北共二十三縣，幾無一縣不赤化。完全赤化者八縣，半赤化者十餘縣。現陝北共匪，已有不用武力，即能擴大匪區者。雖每赤化一村，村民即須有組織。現人民已被赤化者，已有七十萬人。內赤軍十萬，赤衛

第二十萬，除皆爲婦女隊，老少軍隊等。又經年赤化之村，必殺文武官吏，警教員，及地方士紳富商，並放債人等，迄今被殺者，竟達十萬人之多。」二十九日閻氏復在紀念週上，演講山西防共應有兩途徑，其言曰：「今日中國共產黨有地盤，有組織，有軍隊，故防範之法，亦應不同。中國以農立國，共產黨基礎爲農人。山西國民經濟已至破產，十家九貧，十村九困，以致邪說亂言，易於煽惑。此尙爲皮膚之病非心腹之患。所謂心腹之患爲何？即土地私有是也。此實不能不恨商鞅廢井田，種下莫大禍根。余曾接共產黨訓練共黨員之報告稱：『我們在山西，終必成功，因山西農田有八十萬頃，每一農民分給五十畝，可分一百六十萬人。』此項田地之給與，實較普通兵餉爲優。此一百六十萬兵，總有招齊之一日。現陝省又有赤化武力，若長久不平，山西危險，不堪設想。按山西戶口有四百萬戶，做共黨目標者，以十分之三計，共有一百二十萬戶。防共之法，不出兩途。一此一百二十萬戶之人民，自行武裝起來，在大空隊中，大奮鬪，拚命自衞。二實行井田寓兵之制度，耕者有其田，使佃農雇農安定化，以消滅其大空隊，並使基幹農民武裝化，以保衞社會安寧。能走一條，即可徹底防共。」

閻氏有鑒於陝北匪情之嚴重，故對於山西防共方法，頗費焦思。陝北實況，久爲國人所忽視，非閻氏大聲疾呼，恐未必有知者。今日各省國民經濟，大致相同。「十室九空，十村九困」，此或爲數年前情況，而今則十室十空，十村十困 。閻氏以爲土地私有制度，爲誘致赤禍之最大原因吾人則以爲今日縱使盡將土地平均分配， 而赤禍之不能免，如故也。 大河以北，本無大地主。即有小地主，而其榨取程度，亦不甚辣。吾人並不否認一部分佃農雇農生活不安定，但同時復認識自作農生活亦不安定，是其原因不全在耕者無其田也明甚。吾人相信農村凋敝之最主要原因，第一在政治不良，第二在交通不便。關於第一點，則爲政者宜自行檢討其政治，是否足以解除民困。最低限度，是否不致阻碍民衆自力之發展。就吾人見解而言，則當前農民（其實不僅農民爲然）所耿耿憤慨者，厥爲惡政之壓迫。訴訟不得公正裁斷，捐稅不依能力徵收，馴至農民披星帶月，胼手胝足，所入恒不足供官府之苛求。初則舉債彌縫，終則債台高築，無法解脫，只得棄地爲盜，希圖一逞，人之畏死，皆有同心。苟有必死之勢，安得不求可生之道。坐困愁城，死不可免，則揭竿爲盜，生或有望。彼輩心理，寧非得已！吾人恆聞各地農民常舉家反扃其戶，棄田而逃。彼之所耕者，自己之田也。而田之所產，不足以應賦稅，則棄之之外，尙有求生之道乎？凡此情形，或爲今日爲政者所未曾認識，故對於改造政治問題，不甚留意。即使有七分政治，三分軍事，或九分政治，一分軍事之說，而所謂政治者，未曾涉着痛處，成效必等於零。

吾人相信共黨所以能風靡各地者，非其主義或其政策，足以吸收人心，乃人心本已思亂， 人人皆在死裏求生， 只要有一綫之望，莫不趨之若鶩 。 彼今日所謂幾十萬赤軍及赤衞軍，果能了解馬克思主義乎？果能服膺列寧主義乎？吾人可不稍猶豫而答之曰：絕無是事。徵諸史乘，歷代紛亂，皆有必至之勢與必然之理，決非任何學說或名義，足以煽動人心。而致亂之源，則皆在農民。農民爲我國基礎，農苟不安，亂必發作。今日我國農民狀態，以之與歷代亂世相較，則有過之無不及。數年以來，吾人曾屢提農村問題，忠告當局，不幸現諸文字者，頗覺冠冕堂皇，徵諸實際者，則毫無施設。江西方告肅清，而四川告警，鄂豫稍形安謐，而陝北潰爛。此猶人體中毒，不從內部清毒，則任何部分皆可發作。山西與陝北毗連，設非預有改造政治方法，則赤禍侵入，自在意中。閻氏所提兩項辦法，不妨嘗試，惟吾人以爲非改革縣政，減輕捐稅，救濟農村，利便交通，則防共終難澈底。吾人贊成閻氏九分政治，一分軍事之論，但所謂政治者，決非僅使耕者有其田而已 。 果能做到耕者享其產，則天下太平，又何赤禍之足慮哉？國家，省府，縣府，吏胥，土豪不能奪取農民勞作之成果，縱有千萬冊共產黨書籍流入農村，亦何足以打動農民之心弦哉？此今日爲政者所宜牢記者也。

（錄七月三十一日北平晨報）



國風社選

乙亥上巳南都同人招集烏龍潭修褉未赴分韻得來字　梅泉

褉集例水濱歌吹喧秦淮誰能賞寂寞遠踏荒巖隈盍山如畸士逃名甘自埋烟雲閟隱秀不爲俗眼開壺公題薛廬意頗輕簡齋承平賴點綴未可蔑此才亂世賤文字儒丐同嘲咍春光久無主刲鱄猶肯來諸賢擅還勝嘯侶澄潭涯風漪展十頃波暖堪流桮詩壇侈點將得句堅城摧相期永和人齊共袁薛儔蟄龍呼不起霸氣餘寒灰玉貌果何求魚鳥空疑猜山川有酖毒此語良非諧沓拖吾無譏徒爲江南哀

疑盦屬題樊榭宋詩紀事手寫藁　釋堪

明賢稱詩抑天水峨眉雙井猶遭毀一代作家遂久堙推原咎端鑿王李康乾學者有輯鈔無若太鴻功獨偉三千二百有餘人斷句搜羅到神鬼譚半庵藏舊藁本著者手書尤緻美揮毫韻比林鹿原對字精於顧千里許君閱市偶得之自製鴻篇用志喜我讀疑盦初續集浩無畛畦絕摹擬斯藁屬君得所歸若壁依山珠藏海爲語分唐界宋人劃門戶見師前軌

壽石遺翁八十時有嶺南之行　伯威

說詩鏗鏗石遺叟此語出我同年友（謂楊昀谷）謂古能詩閩有人君詩足抗後村手我時正遊醫無閭不及造門亟東走交臂一失三十年坐閱換世成華顚去秋登高上雞埭始識杖履黃花前先生腰脚健莫及鶴市雞陂日戴笠不須哀郢辭成歌定見僑吳晚添集吾鄉詩老髮鬖鬖二陳聲名扶斗南八十之年古有幾公今始滿渠過三詩人合是金剛質抱膝吟哦養生訣幾見枯楊歷古春猶復生荑產英物（先生去年舉一子）壯心不畏風濤獰挐舟犯海還南征到日洲頭荔枝熟秀句題滿五羊城

坐雨　子威

隔江烟霧辨吾家。欲渡呼舟不可划。積悶連緜三月雨。
峭寒斷送一春花。雲昏壓樹迷山麓。泉急流波溢水涯。
天末故人詩在手。夜深高唱答鳴蛙。

湖南大學即嶽麓書院舊址緩衡有詩紀游讀過
因以長句寄懷　鑄秋

菱湖十里碧離離。觴詠曾留去後思。東海暫安醇酒治。
南翔新作凱風詩。（用子建朔風詩中語）至今弦誦猶遺響。不禁鄉
關望大師。俯仰神州無恨感。章天雲漢果何時。

重午口占　敏生

意行微受曉寒侵。灑灑纔過十日霖。紅吐蓮花初出水。
黃堆梅子自成金。亂離世漸忘佳節。醒醉吾惟作苦吟。
千里江山幽事寂。舊曾遊處懶重尋。

孔肖雲携贈眞如鎭蜀人以糯粉所製桃片糕片
片薄如紙無煩齒嚼宜於老年賦此奉謝　子言

蜀號胡桃片。吳稱玉帶粿。釜蒸還搗杵。刀薄等吹毛。小
食唐時尙。餘甘舌本韜。眞如孔教授。携贈不辭勞。

謁柳子厚祠　石遺

正是黃蕉丹荔時。三人來謁柳侯祠。羅池蒼翠百千樹。
（今爲公園）不種江邊柳一枝。

阻雨不得行再題一絕句　石遺

我似河東似賀皇。登高愁思兩茫茫。千廻百匝無歸路。
難到他鄉況故鄉。（欲回梧州又以兵阻無船）

蝶戀花　圭璋

凄緊西風吹雁斷。一寸柔腸。化作千絲亂。細雨霏霏深
閉院。如何花落人難見。　塵冷湘匳疎寶鈿。鎭鎖眉峯。
無計排幽怨。昔日芳辰遊賞慣。如今事事心情嬾。

聯古歡　鯤翔

爲昃晝。史都稱蕭閒。故鄉信美。何似西谿勝。擅山也高
兮。誰攀水也長兮。空歎松風。松外傳移情。今成連老淚
付啼鵑。暮雲春樹堵遠天。

小重山（贈儀广）　鵾翔

縹緲雲槎路幾重。蠻鄉花似海。記游蹤。星河咫尺昔曾
通。支機石。昃日伴吳春。　閒看月玲瓏。眞珠簾不隔。燭
花紅。鶼鶼原是有情儂。雙飛翼。天與一帆風。

金華蘭溪游記

藏園老人

而志皋自築園後、山居二年、旋出應詔、暮年乞歸不得、眷念幽棲、著懷山八詠以寓意、有棲眞居士、六虛主人、二初牧侶、靈溪漁父、紫霞洞叟、白雲樵客、湧雪寒翁、玉露丹仙、諸題、各爲五言律一章、蓋以選勝之情、寄招隱之志、然其後在告頻年、疏八十上、終未遂還山之願、始知烟雲供養、天所以待清賢、彼軒冕之倫、願欲與江山風月福人、平分一席、宜彼蒼之所吝予也、同時歌詠、載於志乘者 有趙佑卿、張位、喻均、趙邦甯、張元忭、徐秉正、陸可敎、鄭汝璧、章敏學、周應治、趙子元、章雲、葉蘊斗、章贍、諸人之作、名章俊句、騰播當時、雲洞一隅、竟緣勝流而益著、志皋之名、從此附名山而不朽、後人俯仰徘徊、正不必爲之惋歎也、至栖眞敎院、爲宋初僧如契所建、本名靈洞寺、祥符中乃改茲額、乾道丁亥、重加修葺、嘉泰甲子、住持子隆、以東廡傾頹、改建觀音閣、蘇林爲記述其事、言喬松龍蟠、怪石虎踞、古木參天、修竹拂雲、 山勢環抱、奇峯屹然、是其靈奇幽異、夙爲一邑名藍、至萬歷趙氏重繕時、工役又數經矣、余詢之寺僧、知今之所存、又爲咸同以後兵火之遺迹、較往日規模、固已蕭落殆盡、爲嘅喟久之、午膳後偕諸君謀探洞天之異、由寺後登山、約半里許、至呵呵洞、以呼之有聲得名、由右穴入、可通左穴而出、陟上岡頭、折而下、路旁有漏斗洞、取其形似、僅就洞口俯窺、無他靈異、橫度兩嶺、半

里許至白雲洞、飛巖下傾、穹窿閎豁、俯視深窈、石色晶瑩、余輩欲探其異、數人以手相引、扶携而下、深五六丈、左折稍上、有穴如天牕、右側則幽杳不測、舉炬燭之、石乳懸空、備諸儀相、以朱書題名於壁而出、陰闇凛列、不敢久留也、循原徑返寺小憇、於殿壁留字數行、用紀游踪、下山　適孫君祥萌來、停輿溪畔、先步訪紫霞洞、即中洞也、舊本無名、宋于介翁取選詩輕舉乘紫霞語、以紫霞名之、與湧雪作配、洞平而闊、外隘中寬、障以石屏、垂乳亦詭麗、宋景濂稱其戶室虛潔、可吟可弈、余亦喜其軒明、徘徊賞眺、記姓名於洞壁、以告來者、循溪流而下、傍山居民數十家、世以煅灰爲業、火燄薰灼、氛埃漲天、使泉石爲之汚穢、似宜立爲禁限、以保名區、過此一溪橫出、尋源而往、湧雪洞在焉、舊有飛亭跨水上、名曰激湍、淳熙中南城曾槃所立、洞口高曠秪數丈、而巖石乃嵌空靈秀、殊爲偉麗、玉柱中矗、虛窗旁啓、四壁雲飛霞采、露滴珠垂、淸泉噴薄、自洞中滾滾怒湧而出、受以澄潭、鮮碧濃靑、如綠玻瓈、絕可愛玩、閱之心源激澈、塵俗都蠲、余攀登洞壁、剔蘚題名、以雁蕩石梁金華雙龍、皆以水洞稱勝、得此可以鼎峙、余觀金華之山、以三洞擅名、其支絡則蜿蜒北行、重岡疊巘、而達於蘭溪之境、去邑三十里、一山峻拔可百丈、盤亘十餘里、石骨巉削峭露、其下巖穴、多含奇孕異、即所云靈洞山也、環山之洞、可指數者六七、其堙於榛莽間者尙多、惟小三洞在三數里間、相屬如聯珠、特爲傑出、而得名差晚、元之吳正傳、明之宋濂溪、始爲文稱之、余第其甲乙、宜以湧雪爲甲觀、而白雲之幽窈、紫霞之軒麗次之、若漏斗諸洞、則自鄶以下、無可觀覽、惟志乘所稱玉露一洞、瑩

白如玉、滴水霏霏若露屑者、今已蕪塞、莫可探尋、深足惜耳、游興既闌、返城已近六時、包君叔耀、自衢州鐵路工次專車來晤、累世姻好、濶別頻年、今已霜雪滿頭、皤然老翁、重禮昨以電招之、待於客邸、詢以近況、知久任杭江鐵路工師、因玉山通軌、程限嚴急、適主前線工程、勞瘁特甚、至暮結束行李登舟、旋移椗江干、夜過隣舟宴集、孫君梓萌及中行劉趙二君、入席共飮、放棹中流、清歌徐發、佐以管絃、鬢影衣香、燈紅酒綠、恍入少年綺夢、惜無皓月當頭、助我清興耳、十時酒罷、諸客皆散、獨留叔耀、談至子刻啓椗乃別、

二十日、早七時醒、舟子言已泊嚴州東關、重禮登岸買魚肉蔬菜、手自烹調、味殊鮮美、惟江水新漲、求鰣魚銀鯿、皆不可得、未免虛此一行、豈口腹之緣、亦有前定耶、小輪拖行、抵七里瀨、泊舟子陵祠下、同重禮瞻拜祠堂、祠西舊有屋三椽、昨歲燬於兵火、瓦礫滿地、循石磴而上、登峯頂釣臺、山勢嶙峋、臨江千尺、坐石垂綸、徒虛語耳、臺懸九鼎一絲榜、未審何人之筆、西臺近在對峯、以時正亭午、天氣炎歊、宛如盛夏、步上峰頭、已汗出如瀋、不欲扶筇奮展、更弔皋羽慟哭之墟、望隔江鷺鷥門、近若咫尺、此唐詩人方玄英故里、昔歲曾扁舟往游、屛山帶水、清溪環舍、聲若鼙雷、洵嘉遯幽居也、下及山半、坐石亭小憇、此近人新築、結搆未爲雅觀、返祠內、觀所樹石刻、有張魏公詩碣、次章云、中興自是還明主、訪舊胡爲屬老臣、從古風雲由際會、歸歟聊復養吾眞、詞意深微幽約、殆罷相後有感而發耶、其餘有李安溪阮芸台諸作、意志乘載之、不復具錄、祠中配享四主、范文正歐陽文忠方玄英謝皋羽也、小輪復來、牽引下駛、頃

刻已泊桐廬、桐君山巍然在望、限於晷刻、不及登臨、改乘航輪、把卷船頭、看夾岸青山、如在圖畫中行、有目不給賞情不周覽之概、六時抵錢塘、檢閱日報、知燕京戎馬在郊、風雲正急、心如懸旌、汲汲思作歸計矣、

凌霄一士隨筆

先兄穌甫，耽心文史，劬學通識，於駢儷之文，曾重編「四六法海」（附校注），精思孤詣，爲晚年心力所萃，病危時猶耿耿在念也。（前歲在濟南逝世，其壬寅鄉舉同年友孫念希松齡挽以聯云：「再不聞議論風生，可堪臥病連年，老去書籤沈藥裹！」「已共分科名泥辱，豈意通家童稚，便從華屋見山邱！」）以卷帙較繁校印有待，茲錄手書緣起藉質識者：

明崑山王氏所編四六法海，爲初學偶文善本，惜乎碔王並收，艾蘭兼采，清鉛山蔣氏曾擬更爲編撰，而未竟全功，僅存略例，今通行八卷本是也。余不揣鄙陋，取王氏原編，重加甄錄，得文三百二十篇。又依蔣例，錄原編外佳作三十篇，曰「補錄」。明人不工茲體，可勿論；清代名家如林，美不勝收，取其足以啓發性靈者，得六十篇，曰「續錄」。劉舍人云：「博見爲饋貧之糧，貴一乃拯亂之藥。」重編旨趣，如是而已。

書經傳寫，亥豕魯魚，大足爲害，故校勘遂成耑門，研誦須求精刊。四六文以隷事爲主，設有訛字，學者不知，甚且認爲本文如斯，今佚無考，爲累滋大矣。茲編遇有訛字，均據善本校正，各本皆誤者，如按之文理，灼知不誤，則直以己意改之，但每有校改處，必詳綴校語，以明非是肊妄改也。

四六語有來歷，往往徵注不明。夫孝標之注世說，崇賢之注蕭選，皆去作者時代匪遙，且又職典詞林，書窺中秘，然而未詳之事，無卷弗有，況在今日，載籍既苦極博，文獻每患無徵，選四六者，如爲津逮學子計，而不校復不注，直鈔胥耳。以李申耆彭甘亭陳受笙彭芸楣諸先生，皆篤學稽苦，著作等身，而於此昧之焉，吁其怪矣！茲編所錄，爲平日所熟誦覃思者，故凡生事必

求其原，凡奧文必求得解，螢牕雪案，綆汲累年。至於熟事恆言，能讀茲編者，不合不曉，惟運用之妙，隨人而異，智者千慮，或亦偶忘，即不然，而原文亦未必盡記，故此類亦不能過略。其一篇之中，熟事太多，且係屢見他篇，或生事都不能詳，或句奇語險，前無古人，或竟體清暢，有似散文，凡此則擇要約注數事，或全篇不著一字焉。自知缺誤尚多，所望通人是正。釋回增美，豈無毛鄭功臣，而大輅椎輪，不妨先自隗始耳。

凡未詳各條，必於注中表明，更依次摘出，列諸卷首。所謂未詳者，不知所出，且不得其解，或雖得其解，而不知所出，且明係徵引語氣者也。其明白易解之詞句，或人名地名官職事物，隨文附見，雖不加細考亦無碍文義者，凡此雖不知所本，亦不注未詳。其造句奇兀險怪，獨出心裁，如鮑明遠一派，則間為引據字書以訓詁之。

舊注善者，悉為採入，並標注者氏名，示不敢攘善也，然删煩汰複，糾繆補遺，則必詳必審，不敢以因人成事，稍涉疏忽。雖以崇賢選注之精博，茲編所錄三十六篇中，鄙見商榷者且百餘事焉。惟吳注孝穆文集，過於簡略，止供參考。倪注子山集，則堆砌閒文，缺漏要事，肊造典故，擅改古書，又每引絕不相涉之事，武斷強解，可云諸惡畢備，茲故屏斥不用。此書向為藝林所重，以其字多行密，受其欺罔二百餘年，足見不求甚解者之多也。此類妄作，始於唐五臣選注，近代復有程師恭仇兆鰲，豈謂人盡可欺乎？

注四六文，時代愈遠則書佚愈多，雖孝標崇賢無如何也。又有未亡佚而所見不同，亦足為箋注之障。如昭明太子七召「百味開印」一句，顏注漢書，「味」作「末」，注曰：「百華之末也。」若非崇賢選注及陳張正見詩互證，必疑其無考或傳寫之譌矣。又如庾信謝乾魚啓「雷池長」事，各書所引，皆作「雷池」，徵孝標世說注可證，將不知為孟宗事而曰未詳矣。又有誤在出處者，如庾肩吾謝宅啓「里號乘軒」句，徵黃氏戰國策札記及參考史記正義，孰敢決策文之「里」誤為「車」耶？此類甚多，難以徧舉。注近人四六，凡作者所見之書，吾輩皆得見之，似較易矣，然時代愈後，則典冊愈多，余藏書太貧，而四庫總目所載，即有力購置，亦豈能徧讀，況總目未收者尚不可以數計乎？茲編所錄清代各家，多儘有舊注者采之。鄙意閒有補正，不能多也。其無舊注而不忍割愛者，就所知之事擧最要者，熟事（如經書

正史中重而習之者）及已見他篇者略。（並已見某篇字樣省之。）所不知者，必注未詳，必摘列卷首，與他篇同，復各於本篇之末摘出，所以引起讀者之注意，以益綿力所不逮也。

凡事實掌故無法檢查者，曰僻典，曰生事；詞句難解難檢者，曰僻語，曰奧詞：檢查之法不一，能於無法中覓得徑路，斯爲上乘。舍此則涉獵時細加注意，其文中暗用合用者，更須悟性敏捷，不然者，縱令目力所及，亦恐對卷茫然，失之眉睫者多矣。此鄙人甘苦自得之言，因坿記於此。

補錄各篇，依蔣例當從文粹以及英華百三家集諸書中選錄，惟茲編篇數視蔣本已踰半倍有餘，亦祇四百十篇，奚須陟崐采玉入瀵求珠乎？今取清代各家選本，如駢體文抄唐駢體文抄南北朝文抄紀評文心雕龍史通削繁是也。之數編者，皆前人所已選，茲又從而選之，與選諸法海者合而爲一。因思前人如文苑英華南宋文錄唐人萬首絕句，皆有節本，意在由博求約，茲編則於約中求約，亦精益求精也。文心雕龍雖非選本，然紀氏加以評點，則固是讀本，與削繁事異而用意同也。惟蔣例謂雕龍宜入全書，則選家實無此例。且同一四六也，有以理爲貴者，如陸宣公一派，陳受笙所謂內相奏書不與詞華並錄是也，故此類概可勿登；（長沙王氏選清代古文辭類纂，無奏議一門，謂今之奏議，要在明切事理，不尙古義美詞，即此意。）有以詞爲貴者，即雕龍所云負聲有力振采欲鮮，選本之準的也。雕龍史通二書，則詞理並美，第以入茲編，則與耑研本書不同，詞爲主而理爲從矣，故文心所取，王氏止錄外篇，補錄亦然，史通則取其駁辨最多者五篇補之。

清代開創，稽古右文，超登鴻博，以故名儒輩出，即四六一道，亦足方隋唐之駕，而摩魏晉齊梁之壘。茲編所取，限於卷帙，不能多也。袁吳二家，最便初學，所錄比他家爲多。蕃卷堂集稍弱，然不俗不卑，未可輕

視之也。仁和譚復堂以伍廟碑爲甲等，茲錄之。章思綺則卑矣，而與曾賓谷幾如出一手，論者崇曾抑章，不平甚矣。又章氏全集皆出自作，獨具卓見。使古人皆如斯，則讀者不復以僻典爲苦，而五雲大甲不至永遠費解矣。今於章氏亦取一篇，藉存一家面目。

以上所錄，係另紙所書，未知是否先兄最後定稿，俟檢理全稿就緒，或更有寫定之緣起發見也。

× × × × × ×

勘誤

二十九期三頁下九行「未必」誤「本必」

周錞于之發見與鑑定

永綏廉泉　宋運澂

永綏地處蠻荒，舊爲崇山衛，古城遺跡，猶可考也；未置郡縣前，悉溪州刺史彭氏所管領，實則爲土王，雄長一方，宮殿擬于王侯，今永順土司城，尙得而覧焉，永綏山川秀朗，昔爲土王花園所在，故舊名花園，古器流傳，其由是歟。居民恒掘獲古物，余家藏古器以數十，或字跡模糊，驟難鑑定，惟漢雙魚洗二事，日利千金壺一事，周祭器古鼎二事，銅鐸一事，形製款式悉符無疑。有特異之古器一，久無能辨者，器爲銅質，翠綠古色斑然，質厚約五六分重二十有四斤，高二尺有六，如覆甕，腹徑可尺二，無底，底口約八寸餘，頂爲盤，盤上一獸踞焉，狀若獅，又似虎，扣之其音甚宏而淸越，以其無底，不可以盛物也，竟不得其用之所在，近遍搜典籍，始識其爲周代錞于，蓋朝廷重要樂器之一，按周禮「以金錞和鼓」。注「錞，錞于也，圜如碓頭，大上小下，樂作鳴之，與鼓相和」。國語「戰以錞于丁寧，警其民也」。蓋用于軍中，如鉦鐸之類。北史斛斯徵傳，載，「有自蜀得錞于者，人莫之識，徵曰，此錞于也，依干寶周禮注，以芒筒捋之，其聲極淸」。證之博古圖，有周錞十九器，形略相似，茲所藏尤與周錞相合，獸形非獅非虎卬鼻而長尾，殆近于蜼。錞爲周器，厥後不稱，以是鑑定，確爲周代蜼錞不誣。斯器也，數千年而復見于世，且形全而質完，其果爲寶器神物，有以呵護者耶！亟述之以公諸好古博物之君子。

歐陽伯元談曾文正軼事

曾士莪

本報第十期。張蔭麟先生所著跋水窗春囈一文。謂作者歐陽兆熊。爲文正老友。出入軍幕中。書中所記文正事。爲第一手史料。惜此書僕尚未獲與讀。頃據家君言。昔官曹時。在某公座中。曾獲識歐陽伯元先生。關於文正瑣事。歐陽先生最爲熟悉。先生名述。字伯元。子和先生勳之子。而小岑先生兆熊之孫也。小岑與文正同年至好。伯元少時亦即居文正軍幕。於文正軼事。多所目覩。凡爲外人所不得聞。暨各家記載所不能及者。先生言之。輒娓娓不倦。今于讀張蔭麟君跋水窗春囈文後。偶憶及伯元先生。爰於趨庭之暇。叩詢伯元當時談述各節。謹拉雜筆而錄之。未始不可作稗史中之一種好資料也。

文正公困於祁門時。幕府中人多星散。僅有一程尚齋先生。而又遇事毫無辦法。文正乃強請小岑先生至營。商榷要政。先生間道往訪之。適朝旨切責文正勞師糜餉。致休寧久不能下。文正愧憤甚。將自將攻之。而以大營事屬先生管攝。已而文正被圍。形勢危急。募人賫密書乞援。先生乃急鬮鮑超率兵赴救。遂建議移營東流。謂駐東流可遙制安慶。文正從之。自後遂收夾擊之功。小岑先生。以文章幹略聞於當代。此其一斑。先生著述。除水窗春囈外。其究心之作。有兵要輯覽一書。胡文忠最心折。稿即存文忠處。惜其後遺失不可復見矣。

文正幕府人材濟濟。有三聖七賢之目。三聖。謂吳竹如。涂朗軒。諸人。七賢。謂鄭彌之。莫子偲。諸人也。故文正詩句有云。幕府山頭對碧天。英英羣彥滿樽前。而文忠當時有將進酒體古風一什。敘述佐幕人物之盛。尤饒意致。李詩云。南豐老人應壽昌。說經舌粲蓮花香。往往談兵驚四座。却行傴足怨迷陽。吾宗文雅兼武略。浙東爭訟小諸葛。佞佛仍持蘇晉齋。凌雲未解相如渴。詩家許渾殊翩翩。苦吟欲度飯顆前。更有王郎斫劍歌。瀉地湧出百斛泉。滿堂豪翰濟時彥。得上龍門價不賤。牡丹時節金帶圍。定有五色雲中見。短主簿。髯參軍。縱橫筆陣風運斤。爲公折簡訪倪迂。添寫江樓雅集圖。可見文正延攬羅致之殷。而文正對於僚屬。一披

片長。莫不極口稱道。即州縣年節賀稟。亦夥親批閱。擇其佳者。密圈加批。發還其人。以資鼓勵。蓋愛才好善。公之天性然也。

時公幕中。有嘉興金眉生先生。名安清。官湖北督糧道。爲袁午橋督師所忤。因事以神奸巨蠹等字。訂參之。金遂落職。乃往來於諸巨公之間。其人熟於吏案。精習掌故。文正公嘗呼之爲老書辦。各省督撫。有大疑難。率皆諮而後行。蔣果敏公益澧。自開藩浙省。迄晉封圻。歲致數千金以爲壽。金復識交巨賈洋商。呼應靈通。李文忠於辦理直隸賑務時。甚賴其力。爲詩文下筆數千言。倚馬立就。惟使酒嫚罵。常凌侮其同座。有灌夫之風。王壬秋先生。畏其氣燄。莫與之較也。歸廬談往錄。記載眉生先生事。尤爲纖悉。茲不贅錄。

湘軍之興如火如荼。一時忠義節烈之士。前仆後繼。視死如飴。一挽清季委靡之氣。克以削平大難。造成眞正中興之局面者。不得不歸功於講學之力。（歷史上如唐憲宗之中興。雖自淮西平定後。諸藩皆奉正朔。但中央實權。仍不及河北三鎭。不得爲眞正中興）。當時湘軍將帥自文正公。以及羅羅山。江忠源。鄒叔績。諸先生。率皆沉潛經學。提倡節義。故一時之將帥患難相從。皆迫於友生之情誼。非動於人間之利祿也。如彭剛直之芒鞋徒步以赴江西之急。文正稱爲有古烈士之風。而文正對於李文忠。陶鎔備至。期其大成。文正嘗於案頭書數語云。彭雪琴奇男子。可大用。李少荃性情褊急。不可大用。隨書隨棄。堆置案上。彭公不敢以自滿。李公亦不以爲忤。至若江忠烈之攻廬州也。事前本已奉朝旨。令勿拘城亡與亡之例。而忠烈堅持守土之責。省城既陷。即發憤自投於水。蓋江公忠義出于天性。方南昌被圍時。公官廉訪。助守最力。公是時題有感事詩一首云。東望三城久未收。又聞鼙鼓入中州。孤城保障吾何敢。大局艱難劇可憂。前席每思廉李將。中興誰是岳韓儔。時危多病寧天意。差幸甘霖兆有秋。（原注。時方望雨。）昔人評論此詩。謂與張睢陽圍城聞笛之詠。盧建斗軍中七夕之篇。遙遙千古。堪以鼎峙。幕客楊象濟已刻入菰廬筆記中。是時新化鄒叔績先生漢勛。爲湖南漢學大儒。與忠烈同學至好。特往軍中訪之。尙居賓客之位。並未授職。乃見江公殉難。先生亦激于義奮。慷慨投水死。文正公挽之云。聞叔績不生。風雲變色。與岷樵同死。日月增光。蓋紀實也。又三河之役。爲李忠武公續賓殉難處。文正弟溫甫先生。與李公爲兒女親。是時已卸兵柄。在李公軍中觀戰。迄忠武公戰歿。溫甫亦發憤從死。關於是役。文正有詩弔之。最沉痛云。猿鶴沙蟲遺丼消。誰

分蘘壤與芳椒。昨來皖水三河變。堪痛阿房一炬焦。勾踐池邊醞易醉。田橫墓上酒誰澆。同胞才俊彫零盡。苟活人間祗自嘲。又云鴒原横殞第三人。鶴唳華亭不復春。先軫歸元何日是。廣翻相骨本來貧。科名久滯青雲路。身手難扶赤日輪。十二萬年香不滅。從渠搗麝作灰塵。哀音悲響。不堪卒讀。蓋當時文正以忠孝文武爲天下倡。氣機鼓動。輕死重義。有發于不能自已者。鄒叔績于江公。曾温甫于李公。求之晚近將帥中。尙復有此種感化乎。江公曾受業于小岑先生。故伯元先生知之最習。江公有遺腹子。爲蠶生太守。久已下世。後聞其孫亦亡。江氏益式微矣。

文正公嘗撰一聯云。未免有情。憶酒綠燈紅。一則覺傷春去了。似曾相識。悵梁空泥落。幾時重見燕歸來。温温有情。不類公作。殆在克復金陵。巳規復秦淮畫舫後。遊戲之作乎。當時江寧府知府爲涂朗軒。名宗瀛。爲理學名臣。方秦淮畫舫恢復舊觀也。涂進謁文正。力請出示禁止。謂不爾恐將滋事。文正笑曰。待我領略其趣味。然後禁止。未晚也。一夕。公微服遨鍾山書院山長李小湖至。同泛小舟入秦淮。見畫舫蔽河。笙歌盈耳。紅樓走馬。翠黛斂蛾。簾捲珍珠。梁飾玳瑁。文正顧而樂甚。遊至達旦。飲于河干酒遊。天明入署。傳涂至曰。君言開放秦淮。恐滋事端。我昨夕同李小翁遊至通宵。但聞歌舞之聲。初無滋擾之事。且養活細民不少。似可無容禁止矣。涂唯唯而退。後涂官至河南巡撫。李山長小湖者。春湖侍郎之子也。後亦官至大理寺卿。

方文正之敗於靖港也。憤而投水。當爲章价人所救。猶憤憤不欲生。是時李勤恪瀚章。經理糧餉。敗後相失。無所措手。旋勤恪載餉糈銀錢全部而歸。毫無遺損。文正大喜過望。勤恪之特蒙拔識自此始。而塔忠武公齊布，適有湘潭之捷報至。氣爲之壯。忠武至湘潭。即駐軍塔嶺。形勢甚優。洪楊占湘潭僅三日。塔公即進軍驅而去之。蓋談湘軍猛將。塔公居第一位。其次始稱鮑武襄公超也。

湘軍攻克金陵時。徐一士先生談朱洪章一文。發明官書之缺。湘軍志後最有價值之著述也。伯元先生云。周玉山制軍督兩江時。偶詢湘軍宿將。存者尙有幾人。伯元爲言。揚州營參將袁芴庭大升者。曾以功與紫光閣繪像。今年巳老邁。不堪爲世用矣。周公召至。所以慰勞者甚厚。乃專摺保奏。進副將。加總兵銜。大升辭不能履任。不數年卒。蓋大升于克復金陵時。當率五百人死守塲口。奮勇奪城。入天王府。先取國璽。共五百人僅十三人生還而已。

按李文忠公將進酒詩所詠諸人。吾宗。謂李次青元度。許渾。謂許仙屏振褘。王郎。謂王壬秋闓運也。

專載

公務員考績法

（立法院六月二十八日例會通過）

第一條　公務員之考績，除法律另有規定外，依本法行之。

第二條　公務員考績分左列二種，一・年考，就各該公務員一年成績考覈之，二・總考，就各該公務員三年成績考覈之，年考於每年十二月行之，總考於各該公務員第三次年考後行之。

第三條　公務員考績分初覈覆覈，以其直接上級長官執行初覈，再上級長官執行覆覈，主管長官執行最後覆覈，但長官僅有一級時，即由該長官考覈，各機關關於考績事項，得設考績委員會，其組織通則，由考試院定之。

第四條　年考由各該機關依考績表所定，分別考覈，報由銓叙部登記，總考由銓叙部行之，考績之標準及考績表之格式，由考試院定之。

第五條　初覈覆覈長官有徇私舞弊，或經辦文件人員有遺漏舛錯情事時，應依法分別懲戒。

第六條　本法所定之考績，於政務官不適用之。

第七條　公務員考績獎懲條例另定之。

第八條　本法施行細則，由考試院定之。

第九條　本法施行日期，以命令定之。

公務員考績獎懲條例

（立法院六月二十八日例會通過）

第一條　本條例依公務員考績法第七條制定之。

第二條　公務員考績獎勵依左列之規定，升等，晉級，記功。

第三條　公務員考績懲處依左列之規定，解職，降級，記過。

第四條　公務員年考獎懲依左列之規定，一等晉級，二等記功，三等不予獎懲，四等記過，五等降級，六等解職。

第五條　公務員總考獎懲依左列之規定，甲等升等，乙等晉級，丙等記功，丁等不予獎懲，戊等記過，己等降級，庚等解職，前項應行昇等人員，其資格不合公務員任用法之規定時，得改晉二級，但不得超過本職之最高級。

第六條　年考成績特優者，經主管長官認爲有昇等之必要時，得詳叙理由，送經銓叙部核定行之。

第七條　昇等人員在各機關每次不得逾左列額數，一・由應任職昇等者，不

得逾現有薦任人員十分之一，（二）由委任職升等者，不得逾現有委任人員二十分之一。

第八條　成績過劣應行解職人員，年考不得少於各該機關總員額百分之二，總考不得少於各該機關總員額百分之四，前項解職人員所遺之員缺，以考試及格人員遞補。

第九條　薦任職公務員成績特優，應行升等者，在各該機關遇有相當缺額，應即依法升用，若無缺額，得予以簡任待遇，委任職公務員成績特優，應行升等者，在各該機關遇有相當缺額而無考試及格人員時，應即依法升用，若無缺額，得予以薦任待遇。

第十條　薦任或委任職公務員已晉至本職之最高級，因年考或總考應予晉級而無級可晉者，得分別予以簡任或薦任待遇。

第十一條　簡任職或薦任職公務員之獎懲，經核定後，除解職應由銓叙部通知主管機關，並呈請考試院轉呈國民政府免職外，其他獎懲由銓叙部通知各該主管機關，分別辦理，委任職公務員由銓叙部審查核定後，通知各該主管機關，分別辦理。

第十二條　本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職業介紹法（立法院七月五日院會通過）

第一章　總綱

第一條　凡介紹締結勞動契約之行為，依本法之規定，

第二條　市縣政府依法令之規定，掌管關於職業介紹行政事務，

第三條　為圖職業介紹事務之聯絡統一，省市縣得設置職業介紹機關，或附設於他機關，受中央勞動主管機關之監督，

第四條　職業介紹機關，不得附設於旅店，飲食店，娛樂場所，

第五條　中華民國人民，合於左列各款之一者，得向其所在地之職業介紹機關，申請介紹職業，（一）具有職業之知識或技能者，（二）具有相當之體力及經驗，堪任勞動者，

第六條　求職者有左列情形之一時，職業介紹機關或介紹業者，得拒絕之，（一）未達法律所定某種工作之勞動年齡者，（二）吸用鴉片或其代用品者，（三）有惡性傳染病或不良習慣者，

第七條　僱方或傭方，申請介紹時，應依照職業介紹機關章程所定，填具申請書，送請登記，

第八條　職業介紹機關或介紹業者，於求職者關於職業選擇，僱傭條件，及其他與職業有關事項，有所詢問時，應明確答覆，

第九條　職業介紹機關或介紹業者，對於求職之婦女或未成年人，應就職業選擇，僱傭條件，及其他與職業有關事項，詳予指導。

第二章　職業介紹機關

第十條　職業介紹機關，分左列二種，（一）公設職業介紹機關，省市縣或鄉鎮區所設立之職業介紹機關屬之，（二）私設職業介紹所，工會，農會，商會，漁會，海員工會，同業公會，合作社，或其他合法組織之團體設立之職業介紹所屬之，前項職業介紹機關，對於求職者不得收取介紹費，

第十一條　職業介紹機關，對於僱方及傭方，不得以性別地域或信仰等關

保，而爲差別待遇，其介紹並須公開之，

第十二條　職業介紹機關，對於僱方或傭方申請介紹應按其職業種類及請求先後，定介紹之次序，

第十三條　職業介紹機關，除省職業介紹機關外，應備僱傭雙方請求人冊簿，以備公衆閱覽，前項冊簿之記載，應依職業分類，以便檢閱，中央勞動主管機關及省或直隸於行政院之市所設職業介紹機關，爲統計之必要，得令職業介紹機關提出第一項所定冊簿之正本或副本，

第十四條　公設職業介紹機關，對於發生團體糾紛之僱方及傭方，仍得繼續行使其職務，但應先將糾紛事實告知關係人，

第十五條　公設職業介紹機關，得提議並獎勵以書面締結勞動契約，公設職業介紹機關，依當事人之請求，得證明因其介紹而成立之勞動契約之內容，

第十六條　鄉鎮區得設職業介紹所，或職業介紹登記處，其經費由各該自治團體負担，

第十七條　每鄉鎮區設公立職業介紹機關，以一所爲限，

第十八條　鄉鎮區職業介紹所或職業介紹登記處之職務如左，(一)接受及徵集僱方或傭方之請求，並爲分類，(二)其管轄區域內之求職者，有過剩或不足時，通知縣市職業介紹機關，

第十九條　縣職業介紹機關之職務如左，(一)接受及徵集縣內僱方或傭方之請求，及由各鄉鎮區職業介紹機關轉達之請求，並爲分類，(二)勞動需要及供給之調劑，(三)監督及指揮管轄區域內之職業介紹機關，(四)勞動需要及供給狀況之調査，(五)關於勞動供給不足或過剩，預防及救濟方案之作成，(六)縣內求職者有過剩或不足時，通知省職業介紹機關，

第二十條　市職業介紹機關之職務如左，(一)接受及徵集市內僱方或傭方之請求，並爲分類，(二)前條第二欵至第五欵所定之事項，(三)市內求職者有過剩或不足時，分別通知中央勞動主管機關，或省職業介紹機關，

第二十一條　省職業介紹機關之職務如左，(一)接受及徵集由各縣市職業介紹機關轉達之僱方或傭方之請求，並調劑其省內各縣市勞動之供給及需要，(二)第十九條第三欵至第五欵所定之事項，(三)報告其省內職業介紹機關之成績於中央勞動主管機關，並得附加關於職業介紹應興革之意見(四)省內求職者，有過剩或不足時，通知中央勞動主管機關，

第二十二條　鄰近之職業介紹機關，得互相請求，不分地域，調劑其管轄區域內之勞動需要供給，

第二十三條　中央勞動主管機關，爲促進職業介紹事務，應辦左列事項，(一)總集全國職業介紹機關所報告勞動之需要及供給，而研究其調劑方法，(二)考核全國職業介紹機關之成績，調査勞動需要及供給狀況，並提議改良全國職業介紹等事項，

第二十四條　公設職業介紹機關組織方法，由中央勞動主管機關定之，

第二十五條，私設職業介紹所設立時，應先將左列事項呈報該管市縣政府(一)主辦團體之住址，名稱，及該團體設立登記之年月日，(二)主辦團體之代表人之姓名，性別，年齡，籍貫，住址，及經歷，(三)介紹所之所址及名稱，(四)介紹職業之種類，前項各欵有變更時，應於七日內呈報之，

第二十六條　私設職業介紹所，應將其所登記求職者之過剩或不足，及其介紹事業之狀況，向該管市縣政府每月報告一次，

第二十七條　私設職業介紹所，如有對於求職者收受介紹費，或違反法律上其他義務，情節重大者，該管市縣政府得封閉之，對於前項處分不服時，得提起訴願，

第三章　介紹業者

第二十八條　以營利爲目的而經營職業介紹事業者，應具聲請書，載明左列事項，並取具殷實商店保結，向該管市縣政府呈請許可，（一）姓名，性別，年齡，籍貫，住址，及經歷，（二）介紹業者之所址及名稱，（三）介紹職業之種類，前項各款有變更時，應于十五日內呈報該管市縣政府，

第二十九條　申請經營介紹業者，平日職業不正當時，市縣政府不得許可其設立，

第三十條　介紹業者應設有店舖，

第三十一條　介紹酬金率，由市縣政府參酌介紹業者及僱傭雙方代表之意見制定之，介紹業者除前項公定介紹酬金外，不得以任何名義請求報酬，前項介紹酬金，須僱方與傭方由介紹而成立勞動契約時，始得請求，介紹業者對於僱傭雙方於締結勞動契約前，有告知其應適用介紹酬金率之義務，介紹酬金率，應於介紹所易見之處揭示之，

第三十二條　介紹業者與僱方或傭方約定，應經該介紹所或其他一定介紹所之介紹時，其約定無效，

第三十三條　介紹業者對於應介紹而收存之證明書，工作憑證，或其他有關係文件，不得違反所有者之意思留置之，

第三十四條　介紹業者不得有左列行爲，（一）以自己之名義或使他人經營飲食店，娛樂場所，當押放債，或其他類似之營業，或以得利爲目的而與該種營業者聯絡，（二）對於求職者強制或約定在其經營商店或其指定之商店購買物品，（三）與僱方立於僱傭或其他附屬關係，（四）關於介紹爲虛僞之廣告或揭示，（五）關於傭方之品行，技能，健康狀態，僱方之僱傭條件，或其他契約上必要事項，有虛構或隱蔽情事，（六）與因其介紹而成立勞動契約之當事者間爲財物之授受，（七）洩漏因介紹所知他人之秘密，（八）買受或押質求職者之財物，

第三十五條　介紹業者須備置左列冊簿，（一）僱方申請簿，（二）傭方申請簿，（三）介紹日記簿，（四）介紹酬金收受簿，前項各款所定簿　，自最後記載之日起，應保存三年，

第三十六條　介紹業者應備置市縣政府所發給關於職業介紹之法令，以供公衆閱覽，

第三十七條　介紹業者每三個月應將其業務狀況於一個月內填表報告該管市縣政府，市縣政府接收前項報告後，應彙齊分別塡表報告省職業介紹機關，或中央勞動主管機關，第一項及第二項所定之報告表，其格式由中央勞動主管機關定之，

第三十八條　介紹業者歇業時，應於十五日內報告該管市縣政府，介紹業者死亡時，前項報告，由其繼承人爲之，

第三十九條　市縣政府對於介紹業者之業務，得施行檢查，爲監督上必要之指導及糾正，

第四十條　介紹業者違反法律上之義務，情節重大者，市縣政府得停止其營業，或撤銷其營業之許可，介紹業者對於前項停止營業或撤銷營業許可

之處分不服時，得提起訴願。

第四章　罰則

第四十一條　有左列各款情事之一者，處五十元以下罰鍰，(一)違反第四條，第二十八條第二項，第三十條，或第三十四條第一款，第二款，或第三款之規定者，(二)未依第二十八條第一項所定，呈准許可，而為營業，或依第四十條所定受停止營業或撤銷營業許可之處分時，於停止營業中或撤銷許可後仍營業者，

第四十二條　有左列各款情事之一者，處三十元以下罰鍰，(一)違反第十三條第一項，第二十六條，第三十一條第二項或第五項，第三十三條，第三十四條第四款至第八款各款之一，第三十五條，第三十六條，第三十七條第一項，或三十八條之規定者，(二)拒絕第三十九條所定之檢查，或不服從其監督上之指導或糾正者。

第五章　附則

第四十三條　本法施行日期，以命令定之。

修正中華民國紅十字會管理條例

（立法院七月十一日院會通過）

第一條　中華民國紅十字會，依內政部外交部軍政部海軍部之指定，辦理左列事務，一，輔佐陸海空軍戰時衛生勤務，及平時軍事人員之醫療與救護，二，國內外災變之救護振濟及傷病之治療。

第二條　本會應提倡服務精神，普遍徵求會員，並完成婦女及青年組織，實施有效之服務與訓練。

第三條　本會應設立醫院，充實醫藥設備，造就救護人才，並預備各項救護材料。

第四條　本會經費，除會務收入及政府補助金外，每年得募款一次，其日期及辦法，應先呈請內政部核准備案，前項會務收入，於本條例施行細則中定之。

第五條　本會設總會及分會，總會以內政部為主管官署，並依其事務之性質，受外交部軍政部海軍部之監督，分會隸屬於總會，以所在地地方行政官署為主管官署。

第六條　總會置會長一人及副會長二人，由總會全體理事監事推選，呈由內政部轉報行政院轉呈國民政府聘任之，總會置理事監事各若干人，由全國會員代表大會就會員中選舉之，理事互選常務理事五人，監事互選常務監事三人，由本會呈請內政部轉報行政院轉呈國民政府聘任之。

第七條　前條理事監事，於必要時，得逕由國民政府遴選相當人員聘任之，但不得超過全體理事監事人數三分之一。

第八條　分會置理事監事各若干人，由分會會員大會選舉之，分會於理事監事選出後，應陳報總會核准聘任之，並報地方主管官署備案。

第九條　會長副會長之任期及總會分會理事監事之額數及任期，於本條施行細則中定之。

第十條　本會之經理及帳簿，屬於總會者，內政部得隨時派員檢查，並於必要時，會同外交部軍政部海軍部行之，屬於分會者，地方主管官署及總會，得隨時分別派員檢查。

第十一條　總會應於每年年度開始前，將下年度進行計劃，及收支預算，呈請內政部查核，於必要時會同外交部軍政部海軍部行之，分會應於每年度開始前，將下年度進行計劃，及收支預算，陳報總會查核，並報請地方主管官署備案。

第十二條　總會應於每年年度終了後，將上年度收支細數，及事業成績，編具報告，分報內政部外交部軍政部海軍部查核，分會應於每年年度終了後，將上年度收支細數，及事業成績，編具報告，陳報總會查核，並報請地方主管官署備案。

第十三條　本會戰時隨軍救護人員之待遇，與軍屬同，救護隊之編制，及其服裝之定式，由總會呈請軍政部海軍部協商核定。

第十四條　本會戰時隨軍救護人員，及救護材料之載運，准用軍屬及軍用品辦法。

第十五條　本會戰時隨軍救護人員，在戰地應用救護材料，房屋，糧食，舟車，馬匹，航空機，得分別呈請內政部軍政部海軍部轉飭發給。

第十六條　辦理紅十字會，除本條例有規定者外，依其他法律之規定，訂有國際公約者，並准適用，但以經政府批准者為限。

第十七條　本條例施行細則，由內政部外交部軍政部海軍部會同擬訂，呈請行政院核准公布，並轉呈國民政府備案。

第十八條　本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一個女人的死

夏英喆

一

他脹紅了筋，瞪圓了眼睛，像一隻牛似的咆哮着：「那不成！人算我的了！說什麼人也是我的，你這機話，放在十幾年前說成，現在可晚了，晚了！」

「那怎麼辦呢？她抵死不願去；又不是三歲孩子，我可以吓嚇一頓或哄一陣子；她是這麼大人了，我雖是做父親的，關於這種事，也只有勸；此外那能奈何她呢！」

「那末辦吧！她不是要解除婚約嗎？請她担負損害賠償吧！從訂婚到籌備結婚，其間金錢上，時間上，精神上，名譽上一切損失，得讓她負全責補償我；少一文的話，只好不客氣，咱們法庭相見！」

「怎麼？你拿法庭唬我嗎！你這是什末態度？」父親眼裏也冒了火星子。

「您別生氣，我敢唬您嗎？咱們誰也不能唬誰；法庭是講公理，斷不平的地方；我是說請他評這個理。女兒許配給人，經過十幾年，中間沒有半個不字；現在該要了，忽然變卦，請問法律上有沒有這一條？」接着他又鄭重的說：「話說回來，咱們都是舊道德舊禮教下重家風名譽的人，女兒訂了婚，所謂活是人家的人，死是人家的鬼，您還不懂這句老話嗎？在法律上，則沒有理由，更不能無故毀約，剛才我說到法院，就是請他評這個是非。哈哈……我先放個卒砲吧，那時候，賠了夫人又折兵，我還是叫您岳父啊！您明白人，何如殘存委曲求全，落得全始全終——他獰笑了。」

他走後，父親把憂鬱的臉沉着說：「照這樣，無法挽回了。像我們的家庭，不要說，賠償損失，信着他訛錢，是毫無標準；解約涉訟，起碼也得動產業預備着；兩害相權取其輕；我們為婚姻拿家產和他拚嗎？再又說，姑娘家出頭露面到法院去，乃為的自己婚事；這傳出去成什麼體面？我們窮，我們不能不顧全名譽啊？你想替我傾家？還是想替我丟人？我養你這麼大?!」

「孩子！」母親含着淚捉住女兒的手：「在你不會說話時候，爸娘不知操了多少心，才替你張羅好這件事！滿想給你配個十全的女壻，將來享一輩子福；現在你要出花樣；什麼不認識對方啦；沒有了解信任不能結婚啦；沒有愛情不能結婚啦；這不能結婚啦，那不能結婚啦；唉！你們是讀書人了，說起話來

就有包涵；在我們那年頭，只要合好八字，爹媽願意就成。像你們這些話，也不懂，也不能說；就是有什末話要說，也是埋在自個肚子裏，連想一想也面紅耳赤大半天哩！娶的時候，鬼哭狼嚎，塞進轎子，抬着就走；誰也不說什麼不對，婚姻大事理當的呀!!」母親回憶着從前好像自個還戰慄着似的。

「唉！現在呢，雖不像從前那末野蠻，可是像咱們有根有底的人家，怎好拿婚姻當兒戲呢，可是……」母親傷痛的流下淚來。「可是我疼孩子，我不能委曲孩子。」母親沒有力量繼續說下去了。

「唉！好孩子，聽你父親說：他要不就賠償損失，明白的訛詐；要不就打官司；你父親是發壟人力錢力，我不能管那些，我疼孩子，我划出去這條老命不要也得跟他拚！」

母親的淚珠一滴滴落在女兒手臂上，嗚咽着，顫抖着，從深刻的額紋，露出她心的慘痛和憤怒；蒼白的髮像秋風中亂草，說明了母親的衰年。

當前是萬丈深淵，當前是萬難集端，張牙舞爪的魔鬼在迎候人的投撲；惡毒鋒芒的荊棘在等待你舉足。估量着，自己估量着吧！

就這樣，詩人咬緊了牙，揩乾了淚，像一隻被俘的敵虜，馴柔的低下頭去，不再有一些兒躊躇。

二

全般異樣的生活展開，妻的生活展開；公婆把傭僕用人們先後都辭退了。為了妻一方面是丈夫的妻；另一面是家族中的媳婦。這是沒有些少不平，別的做妻的，也同時是媳婦；是一個家族中所有人的公僕，她們誰也和嫁後詩人沒有兩樣。

早晨月色朦朧時候，妻被丈夫叫醒，起來到廚下做早點；然後，打掃屋子，清除院子，揩抹傢俱和料理瑣事，直到一切弄好，內外整潔；公婆起身時候，再是一番忙碌。雖然在紅光滿屋，家人都用過早點後；丈夫還是擁着滿身汗水呼呼的睡，這時候，妻不得不婉轉喚醒了他，因為超過丈夫工作時間已一刻鐘了。

「白菜啊！蘿蔔啊！大的土豆啊……」當青菜販在巷裏吆呼時，妻正是買了菜蔬在廚下料理中飯了。

菜裏無味；湯又太膩；或是磚縫裏烟屑沒有掃凈；或是爐餘的煤核沒有仔細檢出；上帝啊！只要一天有一張日曆可撕，公婆的嘴就有話可說，而不肯空放過去啊！

「想着點！要是你願意怕她或寵她，那是你的德行；可別連老人一起受氣！」中飯時候，父親吃完最後一杯酒，臉像鉛塊似的沉重着對兒子說。

「當然，她有錯，您儘管說。」兒子放下了碗筷，恭敬的回答。「她不受您規矩，我不能饒她！您可別這樣對我，這樣我擔當不起。」

「擔當不起，那叫廢話，眼見你媳婦拿着我傢俱撒氣麼！昨晚她刷洗碗筷那麼響！」母親瞪大了眼睛說：「告訴你！兒子是我十月懷胎養的，媳婦是我賓媒花轎娶的，誰不好好伺候我，給我瞧，淺眞個便宜了你們。」

妻在厨下調湯，傾聽着一席話；她像沒有耳朵似的，一聲不響。只有那鐵鍋沸湯，明白她心的痛楚；而為她不平，為她奔騰。當人們陸續離開食桌，妻照例的開始午餐時，今天她坐在桌邊，眼睛只是模糊。

「阿美！」婆婆喊着小兒子的乳名：「把火腿碟端我屋來，放到櫥櫃裏。」婆婆在房裏呼嚕呼嚕的吸着福建皮絲煙，很自然的想起這件事來。

午後一點鐘時分，洗碗啊，添火啊，掃除啊，斟茶啊……一切瑣碎都完結了。人從火熱的廚房裏走出來了。她熾紅的臉上堆着巨顆的汗珠；柔白的手臂成泥污和粗糙；衣服是掛着油漬和水點；美髮罩上厚的灰塵；她眼睛是那麼憂愁和陰慘，拖着沉重的步子，疲倦得像一個百戰歸來的傷兵一樣。她是誰呢？是一位詩人，一位勇敢熱情的詩人；一位從前被人敬重和愛護的女詩人。而現在是一個人的妻；一個家族的媳婦；一個宗法社會下被壓迫的弱者；一個沒有自由的奴隸；或是一隻成天流着血汗沒有憐憫的牛或馬。

每次從廚房出來，見到大批待洗的衣服，妻就低低的歎出一口氣，而感到週身無力；但是你現在不洗滌，一會子太陽落下去，又要忙晚飯去了；今天不洗，明天就會有兩倍這樣的衣服催逼你了；誰管這些，還是你一個人的事啊。

洗吧，現在洗吧！揩一揩汗珠，掠一掠頭髮，頹然坐下來，忘記疲乏，不顧血汗；洗衣板放好時，洗衣的水聲嗤嗤地響了。

盛暑季節的院裏，即使是沒有太陽的陰涼地，可是中午時分也熱得像蒸籠一樣；這正是無法逃避的自然之虐待。院裏靜，靜得連蒼蠅都懶得飛，兀自在牆上晒太陽；向日葵秩序的俯着頭，像發愁和流淚；朝顏花無力的低垂了枝葉；只有石榴和月季，她們像噴放怒火一樣，鮮紅而熾熱。抬起頭來，也是一幅很好的風景，緋紅色的天邊，流動着鉛色的雲；一羣老鴉叫着飛翔着過去，直到連黑點都模糊而消失，妻才失望的垂下頭；無數的水點隨着迸落了。是汗滴？還是淚珠？這個無人理會也無需理會吧！

人們都睡午覺，但只有丈夫是睡得那麼專貼而有趣，他可以和妻洗衣水聲

相酬答相呼應；聽吧：房裏的酣睡聲呼呼，窗外的洗衣聲嘩嘩；生活是建築在如此諧和的奏樂上啊！讚美自然的安排吧！歌頌人間的慈愛吧！崇信命運之權威並感謝神力之偉大！他們使我們得用驚訝的眼光和不信任的態度，來玩讀這幀奇異的畫圖；而嘗味到生活的藝術與酸辛。

夜晚，直到乘涼的人們散盡，花影從地面爬到牆，妻才無可奈何的走回房去；一進門迎面撲來的是一股汗味和炭氣融會成的一種怪味。但這已不使妻感到如何驚訝了，妻打着哈欠把自己投在一張椅子上。疲倦，煩悶，和惱恨一齊湧上來。她討厭瓶花，討厭書卷，連美麗的金魚缸也想一拳擊碎。運命是如何安排的呢？那山一樣的力量，海一樣的願望，和孩子般的腼靦，而現在都無用。像猛獸，像野鳥，又像高崖瀑布，而現在亦失其效力。這兒要的是洗衣做飯的力量，添火刷碗的才能，和刻板麻木的感情，一個馴柔奴隸的性格。把一隻猛獸或野鳥鎖在不能動轉的牢籠裏，這於她不是比死更痛楚更難堪嗎？在從前為着生命的光榮，她曾怎樣不辭辛苦去努力；去奮鬥；她詛咒黑暗虛偽，她不願自己平庸得像豬玀，更不願人們苟安馴羊的生活。她懷着母親一樣的心情，立下掃除醜惡不潔和樹立人間天堂的宏願，那時候，人們的期許，自己的信賴，簡直像甘露中飽滿碩健的蓓蕾一樣。現在是完了，一切都完了！在幽邃的地窟中咀嚼着木屑，呼吸着塵埃；不分晝夜，沒有變化的每天受着無情的鞭楚；人原不辭體肉辛勞，但心板上縱橫着血的條痕；隨着日子有增無減，這豈是一個有限生命所能堪的呢？當前是黑暗，陰慘，和無望；將來也是悲哀淒涼，伴着一團漆黑，直到死之來臨。啊！這就是上帝生人的目的，上帝生人原為了做會說話的畜牲，而人的使命也就是安分地一個好奴隸啊！沒有愛，沒有熱，更沒有光閃閃的未來，幸福去棄她走遠了，生命的花朵枯萎了。

妻把頭埋在手臂裏，悄悄地哭起來。

丈夫翻身的時候，覺到燈還光亮，驚異的揉着眼睛：「什麼時候了。你還不睡嗎？唉！又想什麼來啦？又是哭！唉！快來睡吧！來！」

…………

丈夫跳下床來，把妻一下抱起，放到床上，為她退了鞋並搖撼着她的肩，「哭什末？哭什末呀？夜靜更深的，你真不怕麻煩，誰個不安靜睡去呢？只有你一個…………」

妻的淚更多了。

「唉！為什末這樣傷心呢？誰得罪了你？我陪個禮吧！」說着把嘴貼近妻的唇，那是一種說不出來的怪氣味，有

酒腥，有烟臭，和着臟火的蒸熱，一古腦兒噴過來，妻嗆咳了。

「轉過臉去吧！我求求你！」妻哀懇的躲閃。

「你還哭嗎？告訴我爲什麼？」丈夫仍把臉貼近妻的頰。

「不爲什麼，偶然感傷；請你轉過去睡罷！」

「又是感傷，唉！感傷眞多；我不明白你們這些有學問的人，怎末有這些心事！明兒別留着那些書本啦，牠不教人學好，光逗着人哭……哼……」丈夫恨恨的說。熱味又撲過來。

「扭過頭去！」——妻推着丈夫的臉要求的說。

「扭過臉，你不再哭？」——丈夫

「嗯！」

於是丈夫放心的翻過身子睡着了。

相當時間，丈夫又醒來；一隻手偶着妻臉上的淚水，丈夫就發急起來。「哦！讓我告訴你，」——丈夫把手撫着妻並爲她拭淚。「一個人總不能太細心了，細心就瑣碎，就煩惱，就和自己過不去；那是何苦呢？庸人自擾呀！在我的家庭裏，沒有人虐待你，我敢這樣說：除去尋常事情，還有額外麻煩和刁難你的嗎？誰打你一下，誰罵你一句；不，是嗎，人總得知足安命，你看隔壁陳家六嫂子，一句話不對，她男人就拳打脚踢，婆婆不給飯吃！」——說着丈夫益發温柔的給妻重新拭淚。

「是的，我很感激你們的恩惠。」

「不是那末說，你又錯了。你不是有學問嗎？你會作詩。你是詩家。可是呢，你愛哭，常常不爲了什麼，我媽責備你一頓，你紅紅臉，一會就忘記了。米飯夾生，爐火不暢，或是螃蟹偷偷地爬走；你自己倒哭個不住。有什麼法子呢？你這人太難待了。你告訴我吧晚又爲什麼？有什麼委曲？」

「沒有人虐待我，也不爲一件什末事，只是自己生活乏味。」

「人就是這樣子。對啦，吃飯睡覺，怎樣才有味呢？跳舞，吃大餐，坐汽車，或是天天去跑馬場才有味，我們成嗎？」丈夫板起臉來了。

「你不能這樣誣賴我！」妻憤然。

「那你爲什麼呢？我們不少吃，不少穿，比上不足，比下有餘；好好過日子，你爲什末說生活乏味？」

妻不說話。

「你嫌我媽太嚕嗦了？那你是不知足了。老人們現在鬆緩多了。從前不爲芝蔴大的事，就躺在床上罵人，一連着罵好幾天；你還得求朋友拜隣居，來講好話賠不是；哼！現在好多了。」

妻不說話。

「哦！你的心事我猜着了！這是你不能說出口，所以老擱在心裏鬱悶着，

是不是？你嫌我差事小，不是局長，不是主席，又不是洋博士。不能每月給你賺千兒八百塊大洋；你也不是富人的太太，是不是？你們學堂出身的女學生，總是歡喜嫁富人，或是做官兒太太，對不對？哼！千眞萬確，千眞萬確。」

「胡說！滾開！你想氣死人嗎？」——妻反身貼近牆邊。

「你聽，打四點了。一會兒天就亮，磕睡都讓你攪跑了。」丈夫勉强的笑着說。「不要生氣吧，我說錯了。轉過臉來，我們談話。我還問你呢！」

這回妻是盡力掙脫的，怎樣她也要逃開丈夫的懷抱，而儘力的躲開——妻很生氣了。

瞬間的沉寂，抽搭的聲音，說明了男人也哭了。做丈夫的，低聲下氣給妻陪一夜小心，說一夜安慰話；這在男人很失威儀了。偏是女人不識抬舉，非但沒有轉好，且出惡聲，强力的不給人下臺；啊！恥辱！啊！儒弱！你兒狠無情的女人啊！女人！爸爸從前打過媽媽；哥哥揍過嫂子；連老祖母還時常挨祖父的脚踢；到了我，在別人面前媳婦不怕我，在自己房裏有時還罵我；眞的，革命就是造反了嗎？革什末命呢，三綱五常都革了，祖宗老子都革了？其實我不能打她一頓，罵她幾句嗎？太陽不是還從東邊出嗎？我不是丈夫她不是妻嗎？哼！我不肯不忍罷了。她就恃寵生驕了，女人都是這樣的，你退一尺，她進一丈。越勸越煩惱，越哄越沒有完。

丈夫太委曲了，哭得很痛。

妻看出丈夫哭，就心軟和不安了，轉過身來；為丈夫拭淚，並撫慰他如像愛護小鳥一樣；丈夫的淚水流進耳朵裏去，妻為他用小指挖拭，鼻涕也親自為他剔拭乾淨，更低聲的安慰他，「不要難過，一切不怨你；我諒解你，同情你。」——妻好像換了一個人了。她是那麽會陪小心。

丈夫很快樂。但想起妻是個無情且又殘忍的女人時，這種逾格愛護就有點受寵若驚了。於是丈夫像個小孩似的希冀而恐懼的笑問道：「你現在哄勸我，是不是玩什末花樣呢？我不敢信。」

妻搖搖頭。

丈夫捉住妻的手，微笑着又問：「你怕我哭急了，起來摟你吧？」

妻搖搖頭。

於是丈夫放心的滿足的，用力緊抱了妻，而熱情的悄悄問道：「那麽你還是眞愛我喲！」

妻的眼昏黑了，頭沉重麻木了，她不忍把笑容滿面的人，一掌打哭了；如像不肯把孩子吹大了的五彩絢爛的肥皂泡碰破了一樣。而那歉意與不忍的心情針對着自己的委曲和感傷，却化為一泓辛酸淚，滾落在自己頰邊，也濕了丈夫的臉。

（未完）

唸佛

羅洪

人們一說起周三太太，便不會忘記一個矮短的身子，和一張骨瘦如柴的臉。那臉孔簡直比手還小，支持在那短小的身軀上面，彷彿還有一點不相配稱。同時，人們也不會忘記那輕輕的，有節奏的笑，那笑聲有七成是從鼻孔裏溜出來的，好像落在空谷裏，使人聽了心上不好過。人們更不會忘記那永遠探露在外面的兩個門齒，從這兩個門齒的縫裏，她永遠說着兩種謊語：一種是甜言密語，一種是杜造的故事。最近，周三太太的兩個永遠露在外面的門齒縫裏，又多着一句話：南無阿彌陀佛。

周三太太這麼虔誠地信着佛，也已經是一年前的事了。

自從娶了媳婦還不滿三個月，周三太太便唸起佛來。她每天起身得十分早，烏鴉們剛離開巢窩的時候，她已經下了床，在一隻小面盆裏仔細地洗過手，從點火柏子的抽屜裏拿起了一串佛珠，坐在椅子裏唸佛了。每天黎明時候，周三太太那重濁的唸佛聲音，透過一層板壁便去到兒子和媳婦的耳朵裏，像小搥子那樣的落在他們的心上，縱然還酣睡在好夢中間，也得被這種單調的聲音所驚醒，於是大家揉揉眼，暗地裏埋怨着老天怎麼會亮得這樣快的。即使是一個溫存的甜蜜的夜，等到給重濁的唸佛聲音驚醒，逗留在心裏的愉快便變爲一陣懊惱了。因爲新婚的緣故，在溫暖的被窩裏貪戀一會兒的事，他們是從不會有過的。在悅耳的音樂聲裏，也許會激動人們愉快的心情，可是這樣單調地唸着佛，不但會把愉快的情緒趕走，也會把一股熱情吹散呢。等到那一對年青人起了身，周三太太的三卷高王經已經唸完，便接連着唸那『南無阿彌陀佛。』這樣機械地唸着，也許因爲單調的原故，倦意從周三太太的眼皮上掛下來，她就把唸佛珠端端正正地放到抽屜裏，一面嘴裏仍輕輕地唸着，兩個門齒抵着下嘴唇，好像要咬穿了似的。周三太太在喉頭咕咕地響着，唸着佛，向床上橫躺下去，隨手拉過一條小被蓋在身上，又咕咕地響了一會，便睡着了。這一睡是沒有一定時候的，一個鐘頭也有，半天也有，她高興怎樣就怎樣。於是張媽和媳婦常常走到她房門口去，看看她有沒有醒來。因爲周三太太的洗臉水和早飯，都要搬到房裏去的。要是她心裏不高興，聽到媳婦或張媽走來，已經醒了的時候，也連忙閤上眼睛，裝做睡熟的

樣子，這麼走了好幾回，她有點生了氣，便一骨碌坐起來，然而媳婦和張媽不知道她是裝假的，以為她睡得很熟，不再來看她，於是周三太太更動了怒，兩個門齒好像又抵出了兩分，一搖一擺的走了出來。每逢這種時候，她的鼻子裏不斷地嘆着氣，像鐵槌子那樣的，重重地落在人家心上，使人不好受。而且她吹毛求疵地批評一切東西：檯子抹得不乾淨，櫈子擺得不整齊，飯菜買得不好，她一邊說着一邊嘆氣。接着又說：張媽真是能幹得過了火，一早起了身就只做得這些事，有那一件入眼的！她說完又嘆氣。雖是說着張媽的話，她却總揀張媽不在的時候，對着媳婦說的。要是媳婦辯白一下，說是她自己親手已經抹過，太太的氣才嘆得更重，表示不能相信，把媳婦的話便全部推翻了。真的，周三太太有這種脾氣，她歡喜一句話斷定別人的好壞，往往把事情扭歪曲起來，她却不許別人辯白一下咧。

如果有人問起她唸佛的事，她那七分鼻音的有節奏的笑聲便響了起來。「我是修修來世的福，今世裏苦得這樣子，老來苦真是苦！」那個滿是稜角的臉搖了幾搖。

「周三太太你說那裏的話！你們錦少爺這麼能幹，這麼孝順，誰及得你的好福氣！現在的年輕人都兩樣了，那裏有幾個像你們錦少爺這樣的孝順。」有些人這樣說。

於是周三太太的氣往往只嘆到一半，換了幾聲笑，才慢慢地說：

「現在是不像從前了，……不像從前了。」周三太太照例又冷笑幾聲，兩個特別長的門齒，便格外伸了出來，好像要把別人吃了似的。「現在是分了心，不把我做娘的放在眼裏了。」

「真的，現在是銀行裏事情忙，不比讀書時候，不必擔什麼肩仔。」別人還沒想到她的意思是指在什麼地方。「你也難得修得這樣個好兒子。」

這句話剛好落在周三太太的心上，她的話匣子便開了。

「現在是人活得老了，兒子也用不到娘了。錦官本來是孝順的，現在也不及從前。分了心，心已經分到別人身上去咧」周三太太的心裏，那別人兩個字便是指着媳婦。「不知怎的會變得這樣子。」

「不見得吧，人家都說媳婦孝順，人又勤儉。」

「我沒有這個福份，前世沒有修德」，那便是稜角的臉皮上，抹上了一層冷澀的笑。「呵呵，兒子，兒子是自己生的，媳婦是外面娶來的，我不敢妄想她怎樣的孝順呢。」

說話的人從周三太太的臉色和聲音中間，明白話已說得太危險，然而也收不過來，周三太太心裏的牢騷不能不趁

此倒着出來了。

「我前次生病，剛剛好起來時候，醫生叮囑着不能吃魚蝦那些發病的東西。記得那時蔬菜正在上市，我說了一句要吃蔬菜，不料那蔬菜湯是把干貝肉絲做成的，直到我吃了才知道。大概是怕我的病好得太快，怕我太修得壽長。」周三太太說到這裏又晃動着她的小腦袋冷笑起來，像輕輕地打着竹梆子似的，可是沒有等到笑聲完結，那臉色又平板如蠟紙一樣了。「就此我吃了長齋，唸了佛，修修來世的福。」

「丈夫手裏享的福，才是真的福，」周三太太看見別人不接嘴，便拿起水烟袋什麼的，欵待別人，一面把聲音又變得十分和緩地說。「人一老，什麼都完了，兒子也沒有小時候的可愛了。」她跟着又按了節奏笑幾聲，代替了一口深長的嘆息。

如果周三太太能夠想到媳婦也是像她自己一樣的一個人，也想在丈夫手裏享點兒福，那末周三太太一肚子的煩惱和氣忿，一定會烟消雲散的。何況周三太太的威嚴，使兒子和媳婦都不敢越雷池一步的呢？然而她還是那麼地不滿意，無論兒子像從前一樣的孝順她，她却覺得娶媳婦以後不同得多了。無論媳婦怎樣順從，她總不入眼，總覺得媳婦故意跟她反對，連說話中間都有刺。

「我也幸好只生錦官一個兒子，如果還生幾個小兒女，不知還要還得添多少閒氣！」

「三太太你年紀也老了，何必為這些事生氣，這麼吃素唸佛，菩薩心裏是知道好歹的，別氣壞了身子！天下的人家，有幾個真是和和睦睦的，總有點兒閒氣。」

周三太太這才稍稍寬慰一點。可是她心裏却湧上一團黑影，她仔細看看客人的臉色，有沒有記起了她做媳婦時候的故事。一直等到送走了客人，那一堆黑影還在她心頭慢慢地擴大起來。

於是她坐到一尊釋迦牟尼的佛像前面，接連地唸着「南無阿彌陀佛」了。她這麼唸着，一心想聚精會神地只想到菩薩身上，想到前年往普陀燒香時見過的活佛，想到聽着法師講經時候所謂「涅槃」的境地；然而事實上却不能。嘴裏雖是機械地唸着佛，心裏的雜念却多得可怕，一點都不能清靜下來。她便努力想到自己做媳婦時候，受過婆婆和小姑的許多閒氣，受過許多的不平，她又努力想到現在媳婦的各種壞處：譬如，媳婦常常在兒子面前說她的歹話，雖是兒子沒說過，她從兒子的臉色間可以知道的。譬如，她一說什麼東西好吃，媳婦便賭氣地去買來，買來了只讓她一人吃。她看神氣便知道媳婦是賭着氣，看她一個人吃得夠不夠的。譬如，媳婦常常不說話，生着氣。譬如……周三太太

滿肚子搜羅了媳婦的許多壞處，可是她心裏的黑影仍舊啃着她的良心，使她不能寧靜下來。

那不能寧靜下來的心，被一種不可抵抗的力，拉牠回到十五年以前的生活裏去。這時候她婆婆死得不久，留下一個跛足的小姑；這跛足的小姐生來就有一張沉默的臉和一顆沉默的心，她總是落寞地生活着，所以姑嫂中間的關係，也是那麼淡淡的，沒有發生過一點兒波浪。周三太太却生來就有說謊話的習慣，她能夠用甜言蜜語欺人，她也能够把編造的謊話來騙人的。婆婆活着的時候，她把小姑哄得那麼好，每一句話都是甜的，聽了眞會相信她有一顆善良的心。然而她婆婆一死就變了，把一切譏刺的話都丟到小姑心上，把一切爲難的事也放到小姑身上，可是一有第三個人在面前，她又換上一副臉色了。

於是，那個孤獨的小姑，忍受不住氣忿和憂鬱，在一天黎明時候，一個人偷偷地走了。當時周三太太自然又得到了譏笑的資料。

「看起來是這麼個規矩的小姐呢，却這樣偷偷地跑了」！她佯笑着。

一面她又裝做十分着急地托親戚們一起尋找。可是一個月過後那小姐給族長有了信，她說因爲忍受不了家庭中間抑鬱的生活才走了的；她說她不願意宣佈那些眞實的情形，她願意親族們自己去發覺。她說她這一次出走是下了極大的決心的，她已經皈依了基督教，受過洗禮了。她說她願意寬恕別人的罪過，所以只是偷偷地走了的。

有了這樣個證實以後，親戚們才知道了周三太太是怎樣一個人。周三太太便費了許多心計，去拉攏許多親族，使他們對于她不至有怎樣的惡感。

算起來，周三太太的生平，就是在這種虛僞態度中生活着的。這麼過了十多年，人們對于這件事漸漸地忘了，她自己也漸漸地淡忘了去。等到她娶了媳婦的時候，她又放着同樣的手段，使媳婦沒有一天好日子過活。

這一件隱藏在心底的往事，在這次談話裏勾引了起來，使她的心不禁戰抖了一下，那唸佛的聲音，慢慢地低了下去，聽着就好像是夢囈。等到被窗外一羣雀兒吵醒過來，發現自己坐在佛像面前，嘴裏仍舊唸着「南無阿彌陀佛」的時候，心裏覺得有點歉意了。她以爲在佛像跟前唸着佛，心裏却想到這種事情，菩薩一定會知道，她自己也一定有了「罪過」吧。

她伸出舌尖，舐了舐露在外面的兩個門齒，把身子也坐得更端正些，想鎭靜一下紛擾了的心，好恭恭敬敬地再繼續唸佛。可是古怪得厲害，越是想在菩薩面前放點兒虔誠，一顆心更越難鎭定了，——因爲她一想起菩薩的威靈會

洞燭到一個人隱藏着的罪過時，她的心不能不顫慄起來。

於是周三太太站起那個矮小的身軀，合起手掌向着佛像深深地拜了三次，兩隻眼睛恭正地望着鼻子，也望到露在外面的兩個門齒。她心想這樣虔誠地膜拜，菩薩一定會保佑她的。

膜拜完畢，她心魂不定地不敢再站在菩薩面前，便扭着一雙小脚向自己房裏走去。走過起坐室時，媳婦正為她做鞋子。周三太太把眼皮努力垂下來，遮成一條縫，務使不看見媳婦的一點影子。

「婆婆，你看這雙鞋子放長這麼點兒够不夠呢？」媳婦從椅子裏站起來，擎着兩個鞋樣給她看。

周三太太的眼皮重重地拉起了二三分高，有七成從鼻孔裏溜出來地笑了三聲，很有節奏地，像落在空谷裏邊，然後淡淡地說：

「你是這樣玲瓏乖巧的人，不必問我的。」

這三聲有節奏的笑，和兩句淡淡的話，把媳婦的臉色變成灰白了。

「我只怕做成了又不能穿，不知道前次做的小了多少的」。

「你沒有工夫就不要做吧，我是沒有這種好精神呢」。

她頭也不回地走了，心裏生了好大的氣。媳婦是明明不願意做才故意這樣的，不好意思說不做，便裝做不懂事。周三太太覺得媳婦眞是呆子，要在她面前裝假是不成的，誰都遮不住她周三太太的眼睛。媳婦想裝假，她有對付的方法：再做十雙她都嫌不好，都說不能穿，難道就怕媳婦不做，不做她會叫別人做，只要媳婦好意思給人家恥笑！周三太太自己做媳婦的時候，她也沒有吃過虧。她有一肚子把別人哄糊塗的甜言蜜語，何況現在是她做了婆婆，她是絕不讓媳婦放肆一點的。她周三太太說一句話，有誰敢不相信！她杜造的故事是有地點時刻的，彷彿當時曾經記在小冊子上面，因為她明知別人不敢去當面問媳婦，周三太太的威嚴誰都明白得十分清楚。

周三太太一方面既是得意着自己的手段，一方面又不能不替自己的遭遇悲哀：她想不到自己做了婆婆，也並不增添了多少威風和福份。有時候媳婦也會撅起嘴表示反對她，而且兒子也站在媳婦那邊去了。這種悲哀一陣陣在她心上洶湧起來，眼睛裏的淚水便大顆大顆地往外直流了。

周三太太這麼個矮小的身軀裏邊，好像大半是包着淚水似的，無論什麼時候，一覺得有需要，牠就會直淌出來。往往她跟別人說到媳婦的壞處時候，到末了眼淚總跟着嘆聲一起流下來。別人一看見這些晶瑩的淚水，便幫着她嘆息，好像是親眼看見周三太太受了媳婦的糟蹋。此刻她想起媳婦的許多壞處，眼淚又如斷線的珠子，沒命地往胸前淌去。

「做媳婦時候婆婆倒不敢把我怎樣的，現在自己做了婆婆，媳婦反敢跟我爭論！看着那跟我賭氣的模樣我就生氣！」周三太太在肚子裏想着。一想到這兒更覺得一陣傷心，手帕上給淚水濕着一大塊了。周三太太拉一把鼻涕往地板上一摔，接着拿手帕掩住了鼻子，向牀上倒了下去。

周三太太實在覺得太悲哀了。她一生沒有好日子過活，在婆婆手裏，她用盡心思讓別人說她是一個賢慧的媳婦。那時她雖然得了勝利，可是精神方面却十分苦痛的。應該哭的時候她要笑，應該休息的時候她却獨自去做活。沒有人去勸她，她絕不肯休息的。人家能看到的事情，她不怕煩勞地做，別人不能見到的，她便不去顧問了。所以別人都說她賢慧，說她的婆婆不講理。直到婆婆死後，小姑去皈依了宗教，她給人家的信用動搖了起來，那時候她又多麼痛苦，幾乎用盡了心機，去籠絡許多人，風浪總算幸運地過了。此後，她就巴望在兒子手裏享點福，她的夢又完了，留下的只是悲哀：兒子站到媳婦的一邊去，媳婦是那麼不孝的一個女人。

等到周三太太流完了眼淚，從悲哀裏邊醒來時候，聽得外面有誰說話的聲音，她仔細聽了一聽，正是兒子和媳婦的話。她便輕輕地走出房門，側着頭，連喘氣也是輕輕的，不讓牠把聲音擋住。只聽得兒子着急地說：

「你說啊，到底爲了什麼事呢？」

「誰騙你，我眞的沒有知道……我剛才問了一句……」媳婦的話不大聽得清楚。

「好端端的，又鬧成這樣子總是你的錯，你讓她點，不就沒有事了嗎？」兒子嘆了一口氣。

「你難道不相信？我眞的沒有惹她的氣，我是連出氣也都不敢的了。」

「不是說相信不相信的話，我是知道你的……」

周三太太沒有再聽下去，一股怒火便直從她胸口湧上來。兒子不是明明站

在媳婦的一邊嗎？現在是她親自聽到的。她走進自己房裏，放聲嗚咽了起來。

不一會，她聽得兒子匆促地走到她身邊，焦急地說：

「媽，你爲什麼這樣傷心呢？你說吧，你說吧！」

周三太太更悲哀地嗚咽着，不說話。

兒子更走近一步，垂着頭，那模樣可憐得好像一個罪犯似的，顫着聲音說。

「我一到家裏聽到你一個人在房裏嘆氣，不知道你爲了什麼事情。剛才我去問了問她，又沒有頭緒。媽你到底爲了什麼？一定又是她惹氣了你吧！」

「連得你也在我面前裝起假來了！你要說我的錯你就老實說，你不要裝假！」

這幾句話把兒子說糊塗了。他兩眼瞪了一瞪，摸不着頭腦。

「你是不把我做娘的放在眼裏了！」周三太太嗚咽着說。

「媽，你不要這樣想。我那一個時候忘了你呢？我一看見你不快活，我也就不快活的。我每次總要使你高興我才安心。這個，你大概也看得出來的。」

周三太太的怒火還在心裏湧塞着，悲哀噎着她的心。她覺得兒子這些話都是裝假的，兒子是站在媳婦的一邊，媳婦又是世上最壞的女人，她沒有一點看得入眼。

「你別騙我吧！你去問問媳婦看，她剛才是怎麼對待我的！她不願意替我做鞋子也不要緊，爲什麼要擺出那副樣子，不高不興的。我活這些年紀要受她的氣！」

「好好，我去關照她，下次不許她開口，不許她再不高興，好不好？」兒子還是顫着聲音。

周三太太又覺得兒子的話是故意賭着氣的，她在鼻子裏哼了兩聲，又嗚咽起來了。

一顆晶瑩的淚珠，從兒子的眼角邊掛下來。他的頭更低垂了下去。周三太太的悲哀，從這一天起也更加深重了。



春天

駱方

我們時常穿過深秋的肅殺之氣去山野裏徘徊，
採折在紅葉楓樹下與濃霜奮鬥的野菊，
栽着顫抖的童心，默默地祈禱春天早些歸來。

我們常在漫長的冬夜裏陪伴着黑影，
圍着一堆冒青烟與火焰的白楊，
眼睛閃閃發着光，傾聽遠地的春天底足音。

× × × × ×

現在，樹頭上已長滿鮮艷的花和嫩綠的新葉，
軟和的南風引誘着心兒飛往蒼空，
可是，喲，我們底春上壓着更沉重的憂鬱。

我們不能如像黃鸝似的歌唱，
我們不能聽到友朋底笑聲，
我們不能逃脫和消滅那苦痛的幻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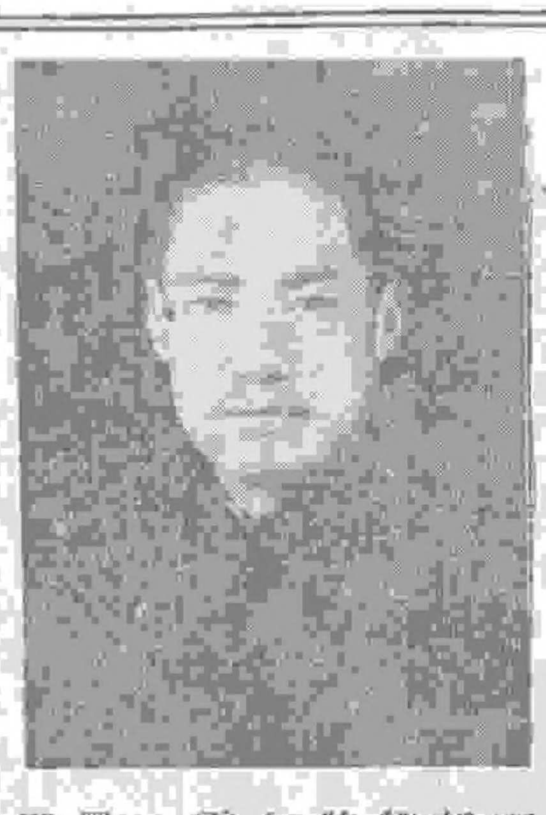
× × × × ×

是的，這也許不是我們底春天，
可是，誰說我們老了？麻木了？
我們尚未掘發那快樂的泉。

告訴你，我們也不頹喪和哭泣，
我們是興奮的，我們心底裏培養着一朵花蕾，
培養着，將在來年的春天開放——合而爲一。

時人彙誌

馬步芳



馬步芳，字子香，甘肅臨夏人，現年三十三歲。幼受家庭嚴格教育及回教之宗教陶冶，精明幹練。民九束髮從戎，討平果洛野番及拉卜塄番匪。民十五河湟土匪蜂起，率部轉戰臨夏化隆西寧循化等處，剿撫兼施，以功升獨立第七十七旅旅長。旋任新編第九師師長。時馬仲英盤踞肅甘，血戰二月，卒能將其驅出嘉峪關外。二十一年藏兵侵攻玉樹，西北國防震動，選調勁旅，星夜應援，冰天雪地，艱困備嘗，苦戰半載，海南奠定。去歲孫殿英圍攻寧夏，率部聲討。治軍嚴明，平日實行兵工政策，修築公路，廣植森林，尤提倡教育，不遺餘力，設有藏蒙學校回教學校百數十處，以期調和種族，統一國家。現任青海省政府委員，陸軍第一百師師長，青海省保安處長。

編輯後記

▼本報承囑托舉行的「如何促進讀書運動」徵文，已於七月底截止。此次承國內外各地各界男女讀者紛紛來稿，至為欣感，一俟評閱竣事，即在第三十一期揭曉。

▼中國舊家庭的黑暗面是太淒慘了。本期選載的兩篇文藝，是兩位女作家關於這一方面的揭示。夏英喆女士的這篇「一個女人的死」，是寫一個智識女子的心理與現實的衝突。這文章裏的女子是犧牲於過渡時代的婚姻問題了，願此文能為一切同環境的女子祝福。羅洪女士描寫的惡姑的情節，刻劃入微，與夏女士一文有異曲同工之妙。